

鄭逸梅著

淞雲間話

夏敬觀署



舊



## 著者大意

一 是書爲著者流寓海上所作，因以爲名，但所紀不專限於海上一隅，與天南遯叟之瀛壖雜誌，藜牀臥讀生之上海雜記之性質不同。

二 是書內容，新舊作雜糅，大概新作佔什之三四，舊作佔什之六七，以時代之相差一二十年，往往所紀人物，極文酒風流者，今日已化爲異物，自行校閱一過，不勝感慨系之；且勝蹟自經戰亂，亦多毀損變遷，無復舊觀，尙祈 讀者諸君，毋膠柱鼓瑟焉。

三 從來筆記，什九取材於怪力亂神，著者平日服膺尼父之垂訓，乃竭力避免之，雖未能悉數擯汰，然總以不昌言四者爲職旨。

四 是書大都偏重於事物之考證，但偏處促居，見聞不廣，貽譏 大雅，愧慙奚如，幸海內 宏達，有以教我。

# 人物品藻錄

吳門鄭逸梅，別署紙帳銅瓶室主，著作等身，先後所刊單行本，共十有餘種，不脛而走海內，是書尤注重於文壇掌故，近三十年來之遺聞軼事，可謂蒐采殆盡，足補史乘之不足，而措辭雋永，耐人玩味，世說新語不啻焉，凡一百篇，由本出版社發行。

# 淞雲閒話目次

春燈謎話	一
黃山之麂	二
伶人與文人之交誼	三
春牛與芒神	三
新年中之玄妙觀	五
明時之虎丘	七
青蓮閣之沿革	八
有明四漢奸	九
新春宜懸鍾馗	一
元宵之種種	二
鬼的問題	三
海上琵琶會	四
釋骨牌之意義	六
花朝韻語	七
西湖蘇小墓之虛偽	八



吳中之狀元

一九

鹿

二〇

廣方言館之組織

二二

談山家十八熟

二三

啖海螵之危險

二四

穿獸皮之殘忍

二四

讀畫一得

二五

花榜始於明季

二六

三笑中華太師之故鄉

二八

紅拂墓

二九

剡谿之鰻魚

三〇

最初之教科書

三一

近來之夢境

三二

從張大帝說到狗肉

三三

六十餘年前之字林滬報

三五

吳中袁氏之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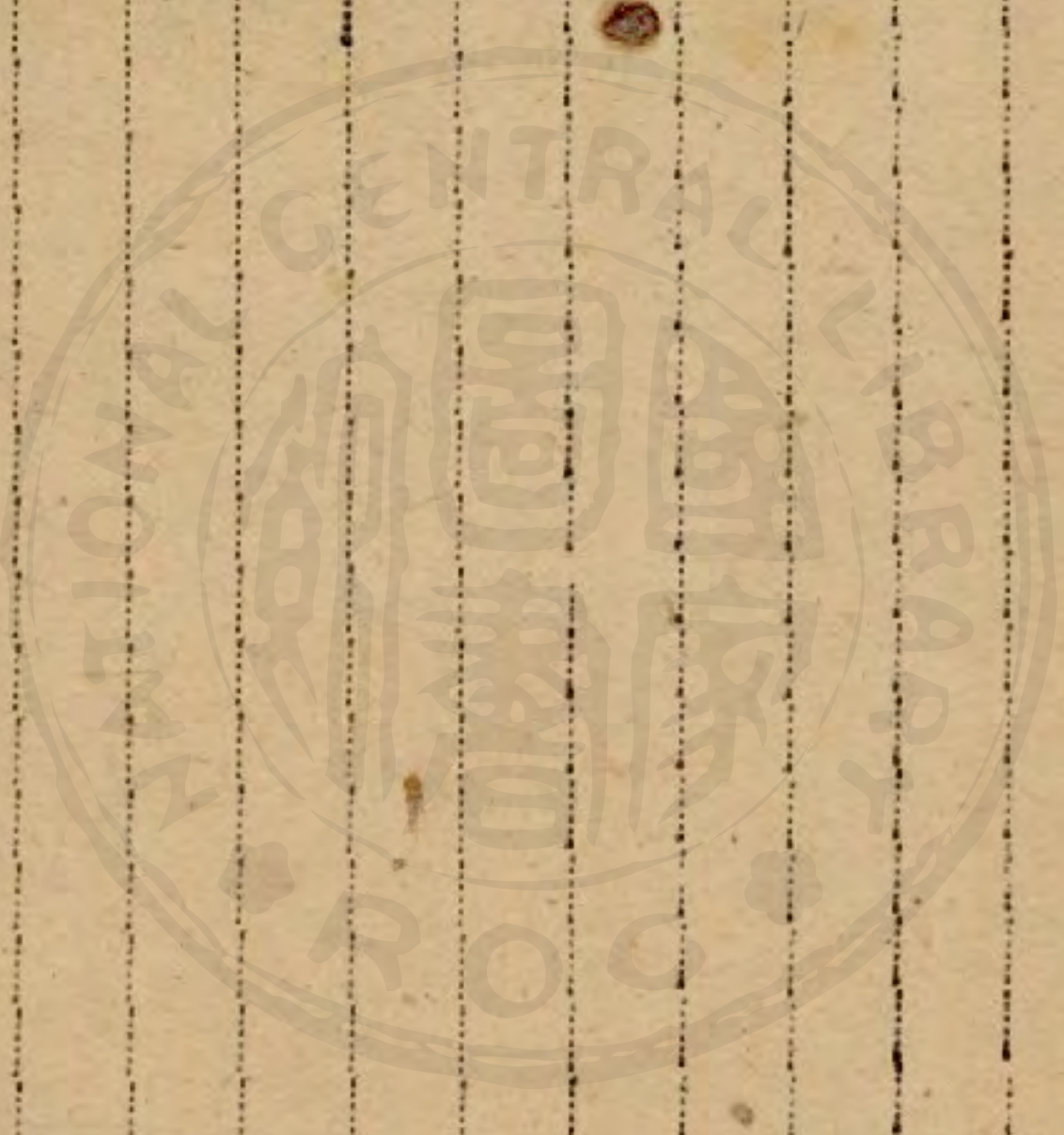
三六

老和尚過江考

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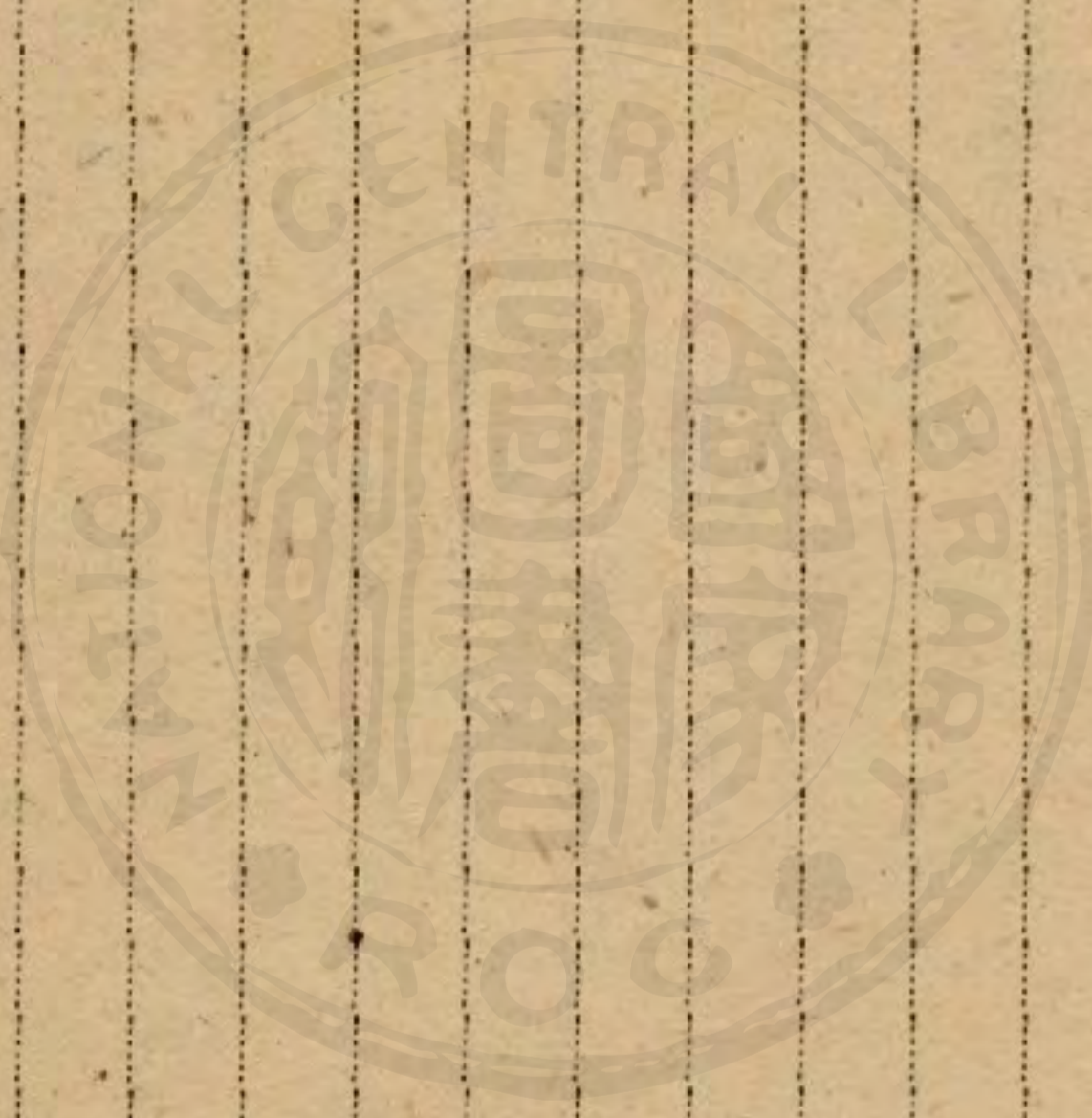
鰻魚

三八




856.9  
8493-3

我所渴想之小王山	三九
舊日花叢之怪現象	四〇
董香光讀書處遺跡有二	四一
香谿之再來人墓	四二
辛亥之同南社	四三
雋雅之遊舫	四四
錫箔除瘴	四五
金鶴望修皖通志	四六
誌東軒吟社之人物	四七
張仙送子考	四八
偽畫	四九
從權之茹素	五〇
吳中滄浪亭之沿革	五二
嶧縣之古佛	五三
滇南之卉木	五四
明人筆記中之鴉片煙	五五
假山	五六
聊齋志異之考證	六〇



1274762

國家圖書館



002568289

目次

三

如何免除蜈蚣毒	六三
滬南先棉祠之滄桑	六四
西人愛好中國物品	六五
妙嚴墓曾一度遭劫	六六
投稿酬金之起始	六七
鵝	六八
捕狼獵象法	七〇
憶語拾遺	七一
蟋蟀	七四
勇姓非中國人	七五
往日之吾園	七六
吳山小記	七七
昭陽趣史	七九
吳中留園之名聯	八〇
記過去之青社	八一
桃花扇作者之歧說	八二
英倫之東方菜	八三
動物之變化	八四



參話	八五
設館教授英文之起始	八七
踔厲風發之民權報	八八
玻盜中蓄金魚法	八九
談鼻烟	九〇
香煙畫片殉葬	九三
橫塘之唐六如墓	九三
吳中可園小考證	九四
巫山奇遇之訟	九五
我國裸體畫之導師	九六
大理石	九七
鹹水妹考	九八
銅圓之珍藏	九九
張南皮之言行	一〇〇
隨園詩話中之紅樓夢	一〇三
從隨園之訟說到袁翔甫	一〇四
既往之江南製造局	一〇五
蘇小妹考	一〇六

着甲	一〇七
籠鈎	一〇八
編影戲劇本之老前輩	一〇九
搏戰起始考	一一〇
麗則社之韻事	一一一
戒食羊肉談	一一二
吳中之漁洋山與白陽山	一一三
剡溪之戴墓	一一四
滬南小掌故	一一五
報紙刊載長篇小說之創始	一一六
雪	一一七
送竈小考證	一一八
龍涎香傳說之紛歧	一二〇

# 淞雲閒話

鄭逸梅撰

## 春燈謎話

承平之世。文人雅士。輒以隱語黏於燈上。名之曰燈謎。此風由來已久。按帝京景物略云。燈市有以詩影物幌於寺觀之壁。名之曰商燈。商燈二字不知作何解。以意度之。殆燈附隱語。須商榷而得之歟。又曰文虎。吳興許德鄰文虎溯源云。虎當作虍。字林。虍。虎文也。六書正譌。虍。象其文章屈曲也。孫可之所謂龍章虎皮。其文炳然者。蓋虎豹之皮。斑斕章采。文虎之作。儲思必深。摛辭必高。趨怪而走奇。道人之所不道。其質粹然。其文絢然。有如虎豹之皮。文章曲屈。令人望色目迷。以虎爲虍。似義有可通也。星社中多射虎健將。如程瞻廬。朱楓隱。陸澹盦。屠守拙。諸子皆是。元旦夜聲同樂會。吳蓮洲君更懸謎條以助興。的是雅人深致。謎語之佳者。就予平日所見。如智能與寶玉談情。射唐詩。君向瀟湘我向秦。元旦。射西廂兩句。一個是文章魁首。一個是士女班頭。掘壁洞。射易經。小人剝廬。死不肯剪辮子。射古人名。毛延壽。臨去秋波那一轉。射書名。離騷。抱牌做親。射四書。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閨女閒看祕戲圖。射左傳。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何仙姑守洞府。射三字經。七雄出。聰明面孔笨肚腸。射三國人名二。顏良。文醜。滿身癬疥。諧聲



格。射四書。無尺寸之膚不養也。黃克強號召羽黨。射四書。興曰。盍歸乎來。雙胞胎。射詩經。有懷二人。程不識。射藥名。生地。三跪九叩首。射時人。陳儀。却說琥珀珍珠。走進賈母套間。正夾蠟花。珍珠道。誰把脚橈擦在這裏。幾乎絆我一交。說著。往上一瞧。嚇的啊啣一聲。身子往後一仰。可巧栽在琥珀身上。琥珀也看見了。便大喊起來。射詩經。鴛鴦在梁。皆靈心四映。妙到毫巔之作。在此春夜張燈之候。殊堪玩索者也。

## 黃山之麂

黃山風景。名重東南。自長車通軌。瞬息千里。於是蠟屐往遊者。絡繹不絕。許子仲椿攬勝歸來。爲談瑣屑。足資述錄。謂黃山有三無。一無蚊。暑日裸露。了不爲患。二無米。食米來自百里外之太平縣。三無酒。耽麴蘖者。乃仰給於焦村雙谿等地。鄉人擔酒求售。每日不斷也。載物悉以驢。夕陽坡樹間。策蹇以行。望之如在畫中。險峻處。土人用竹兜負客。名曰海馬。所以喻其敏捷也。人在竹兜。盈耳皆禽聲。婉轉如弄笙簧。禽名仙樂。匿筱篁深處。不得見其色采之如何。松森然皆是。有迎客。送客。莊嚴。蒲團。鴛鴦。美人。隱士。翔鶴。蒼龍。黑虎。鳳凰。父子。姊妹等稱。什九象形以美其名耳。山中多麂。麂爲麋屬。牡者有短角。目作斜方形。放翁詩短籬圍甃眼。謂編籬之方格似之。毛褐色。脚矮力勁。善跳躍。其革柔軟。可製手套表袋等物。以之拂拭頗黎。可免痕跡。肉可食。與鹿肉無異。鬻值殊賤。較豕肉爲低廉。飼蓄之。性極馴善。月前有獵戶某。清晨携銃出外。一犬隨之。用以捕麂。某忽見崖壑間斑然一物。疑爲

蛇。以銃桿撥視。詎意一豹昂然起立。斑然者。乃其尾也。某驚駭失措。豹直撲而來。正危急間。犬突前噬豹股。豹回頭與鬥。某始得扳銃發彈以殪豹。然犬以力瘁傷重。未幾亦死。某爲之痛悼不置云。

### 伶人與文人之交誼

文人捧角。相習成風。而伶人亦有喜與文人往還。交誼彌厚者。如程硯秋唱詞。什九出羅癭公手。癭公死。身後蕭條。一切斂瘞諸費。均由硯秋任之。一時稱其高誼。又畢倚虹客死滬寓。梅畹華寄數百金以恤其後嗣。又革命先烈凌大同。初爲關外義勇軍軍長。民國後。在漢上任大江報輯務。賈璧雲方演劇漢上。凌賞其藝。因與相識。并介其友何海鳴於賈。未幾。大江報以輿論觸犯袁氏。海鳴子身走滬上。大同遲未行。得賈贈資。始得出險。偵者一再威嚇。賈亦不安於鄂。旋來海上。與海鳴大同時相過從。既而大同返漢上。被執。遇害於武昌。棄尸江水中。賈大爲惋傷。諄勸海鳴勿再蹈險。此後海鳴以癸丑之役。亡命扶桑。歸國後重聞賈歌。紀以詩云。亂餘重見恍疑仙。小步輕妝色更鮮。信有微波傷往事。那無新句上華箋。揚州明月徧天下。鄂渚兵塵勝昔年。郎尙精神我遲暮。相逢避面舞樓前。

### 春牛與芒神

冬令告終。又復春至。當立春之日。舊制有打春之舉。顧鐵卿清嘉錄云。立春日。太守集府堂。鞭牛碎之。謂之打春。農民競以麻麥米豆拋打春牛。里胥以春毬相餽貽。預兆豐稔。百姓買芒神春牛亭子置堂中。云宜田事。蔡雲吳歆云。春恰輪當六九頭。新花巧樣贈春毬。芒神脚色牢牢記。共詣黃堂看打牛。按隋書禮儀志。始有綵杖擊牛之文。卽後世之打春也。漢晉以前。無打春之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立春日。絕早。府僚打春府前。百姓賣小春牛。吳自牧夢梁錄。立春日侵晨。郡守率僚佐。以綵杖鞭春街市。以花裝欄。坐乘小春牛。及春幡春勝。各相獻遺於貴家宅舍。示豐稔之兆。晁冲之詩：自慚白髮嘲吾老。不上譙樓看打春。是事雖始於隋。而儀文實備於宋。迄今沿之。

我友秋水生熟於考據。談芒神云。禮月令言春之神句芒。句芒卽芒神也。元典章稱芒神貌像服色及鞭磨等。就年月幹支爲其設施。清會典又有迎春之禮。順天府預於東直門外。製芒神春牛。視歲建干支。辨其形色。以迎生氣。占歲時之制。故芒神冠履服色。每歲不同。世俗遂有露頂者主春寒。穿服者主大水諸說。由來蓋亦甚舊矣。

海上漱石生前輩於滬壩話舊錄。記迎春事甚詳。謂迎春必在立春之先一日。由縣尊會同典史主簿縣丞及訓導等。自縣署起。至大南門外之迎春廟。恭迎芒神及春牛到署。各官俱用全副儀仗。且頭戴鋪絨朝帽。身穿繡蟒朝衣。足履方頭朝靴。各坐四人顯轎。至廟向芒神行禮後。始互易公服。改坐暖轎返轅。前導有所謂街道司者。披簑戴笠。坐一竹交椅上。由二人舁之。以代表農夫。繼之以鑼鼓一班。及紙糊之春牛。牛身五色咸備。相傳黃色多主年歲豐收。白色多主有水患。青色多主風災。紅色多主火災。黑色多主疫癘。其實糊牛者有書一冊。列六十甲子年。春

牛之渾身顏色。歲歲不同。須於一甲子後。乃周而復始也。芒神俗呼爲強太婆。迎時亦坐顯轎。芒神之後。卽爲典史等諸官之儀從。典史訓導主簿皆雜職。平時出入官署無排衙。惟是日則特盛。除旗纛傘扇紅黑帽等。且各有策印馬二騎。頂馬一騎。訓導雖冷官。是日亦鳴鑼開道。縣尊之好虛榮者。其儀仗甚爲顯赫。銜牌以外。或以德政牌及萬民傘加入。并較各官多對馬四騎。甚或八騎。皆皂快捕快之首領爲之。以不便穿天青緞馬褂。皆反穿黑紫羔皮。箭衣則俱一律藍色。頂馬由縣總書承乏。居然頂戴輝煌也。縣尊於迎春返署之後。升座受胥役參賀。芒神仍以顯轎送回廟中。春牛則置於東廳外之土地堂。翌日。由街道司請縣尊鞭春。口報吉語。凡三請。縣尊乃出。持鞭繞春牛一週。作鞭春之舉。將春牛之紙身鞭碎之。故俗呼爲打春。牛腹旣裂。有紙糊之數小牛。紛紛墮地。一任兒童或觀者搶取。不加禁阻。謂之搶春。蓋寓與民同樂之意也。

### 新年中之玄妙觀

歲聿更新。人添喜氣。我蘇玄妙觀。居城之中心。百業俱輟。得以嬉戲終朝。於是相率作玄妙觀之遊。觀中魚龍曼衍。百技雜陳。而負販者流。麇集於此。爲一年中之惟一利市。而婦女迷信。積習難除。往往雞鳴待旦。鈿車過市。就觀中三清殿燒星宿香。以愈早爲愈誠。例得神佑。甚可笑也。予曩日在蘇。每逢元旦。必邀二三學友。前往閒覽。倦則赴三萬昌茶肆。憑檻品茗。一片承平氣象。思之猶在目前。奈年來棲遲海上。愁緒紛如。人地旣殊。無復此種閒情逸致。而時艱世亂。朋好雲散。恐雖重蒞舊地。亦不禁感喟隨之矣。按新年遊玄妙觀。由來已久。蔡雲吳

歆云。彌羅閣陰花爆稀。長生殿邊絲遙飛。冶容少婦入人海。輕薄兒郎慣打圍。注云。新年遊玩  
玄妙觀。婦人之容飾妖邪者。遊人環集。謂之打圍。固由自取。然亦無人禁止之也。又沈朝初憶  
江南詞云。蘇州好。到處慶新年。北寺笙歌聲似沸。元都士女擁如烟。衣服盡鮮妍。注。北寺玄  
妙觀。爲新歲遊觀地。又顧鐵卿清嘉錄云。諸叢林各建歲醮。士女遊玩。琳宮梵宇。或燒香答  
願。自此翩翩徵逐。無論遠近。隨意所之。城中玄妙觀尤爲遊人所爭集。賣畫張者。聚市於三清  
殿。鄉人爭買芒神春牛圖。觀內無市鬻之舍。支布幕爲廬。晨集暮散。所鬻多糖果小吃。瑣碎玩  
具。間及什物而已。雜耍諸戲。來自四方。各獻所長。以娛遊客之目。如走索。吞劍。弄刀。弄  
鬢。舞盆。踏高躑。撮戲法。飛水。摘豆。大變金錢。猴戲。木人頭戲。隔壁戲。百鳥像聲。西  
洋鏡。太平簫。說因果。灘簧。測字。起課。算命。相面。更有搏粉人。賣地鈴。絲鷓。茶坊酒  
肆。及小食店。門市如雲。窶人裝水烟爲生者。逢人祇應。托盤供買食品者。亦所在成市。可  
知玄妙觀新年狀況之一斑。玄妙觀創自晉咸寧二年。名真慶道院。張霞房紅蘭逸乘云。雲烟過眼  
錄。載宋趙伯驢桃源圖。乃吳中玄妙觀圖也。可想宋時觀中多桃花。亦若唐時長安元都觀矣。玄  
妙觀唐時爲紫極宮。宋稱天慶觀。觀前街舊名碎錦街。有橋對觀者。名碎錦橋。錢補履云。康  
熙年間。居民鮮少。立橋上望見張王府基。一片荒烟蔓草。今則塵閉撲地矣。三清殿有吳道子畫  
老君像碑。龐眉披髮。貌極蒼古。宋寶慶年間道士馬大同立。又有宋嘉定戊寅一碑。在楹垣前。  
新年遊玄妙觀者。不可不知此一段小變遷也。



# 明時之虎丘

吳中多山巒之勝。而虎丘距金昌祇六七里。春秋佳日。彼山塘道上。遊女似雲。尤以綠萼華盛放。登冷香閣而巡簷索笑者。鈿車畫舫。絡繹不絕也。虎丘一名海湧山。闔閭葬此山中。秦始皇巡遊至此。求吳王遺劍。故號劍池。池傍巨石。可坐千人。號千人石。石畔爲生公說法台。下有白蓮池。池旁有點頭石。相傳生公說法時。池茁生千葉蓮花。頑石點頭。若悟理然。陸羽石井在劍池之右。古名鐵在巖。四旁石壁。泉甘冽。石壁上刻第三泉三字。爲陸羽所品定。左有石級五十有三。名曰五十三參。有清聖祖高宗駐蹕處。東南隅築屋石壁之上。曰望蘇台。今日小吳軒。更有平遠堂。仰蘇樓。梅花樓。月駕軒。雪浪軒。玉蘭房。海宴亭等處。均爲名勝。真娘墓下臨憨憨泉。真娘爲一妓。顧守身如玉。從不留髻。一日。有客擬留宿。鴛婦許之。真娘乃自經死。客憐之。爲之埋香。李祖年集夢窗詞句爲聯云。半丘殘日孤雲。寒食相思陌上路。西山橫黛瞰碧。青門頻返月中魂。憨憨泉有梁時憨憨尊者遺像。又有聯云。香草美人心。百代豔名齊小。苑亭花影宿。一泓清味問憨憨。來游者必瞻謁也。南有擁翠山莊。爲洪文卿鄭叔問等所建立。有抱甕軒。問泉亭。不波小艇。靈瀾精舍。至於冷香閣。則爲近年所新闢。費迂瑣吳蔭培及我師汪鼎丞先生之力也。虎丘在明時。山門地位與今日迥異。長洲張霞房之紅蘭逸乘。謂明朝虎丘山門在今後山。文衡山唐六如輩所寫虎丘圖皆畫後山景。可爲明證。而唐六如與祝京兆常讌客於此。極詩酒風流之致。其時有張靈其人者。狂放不羈。嘗鶉衣百結爲乞狀。謳吟而抵虎丘。唐

以悟石軒命之題。張疾書一絕云。勝跡天成說虎丘。可中亭畔足酣遊。吟詩豈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唐大喜。呼之與諸貴游同飲。且卽席寫張靈行乞圖而祝題焉。張慕虎丘舟中女子崔素瓊。崔亦知張之才。願委以終身。奈寧王宸濠以勢劫之去。時宸濠厚幣聘唐。張乃託唐多方訪之。既知崔進獻入宮。不復得出。賦詩以別云。才子風流第一人。願隨行乞樂清貧。入宮祇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真。張爲之痛哭嘔血。縱酒狂呼。或歌或笑。一日走虎丘。見伶人演劇。忽大叫曰。若所演何足觀。吾爲演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控一童子跨其背。攫伶人笙吹之。令作鶴飛。童子怒。掀張於地。張起曰。吾不得爲天仙。當作水仙耳。遂躍入劍池。衆掖之出。傷股不能行。未幾卒。此一段哀感頑豔之故事。以虎丘相終始。世俗以唐祝文周四子並稱。實則周無其人。卽張靈字夢晉者是也。

### 青蓮閣之沿革

滬上四馬路之青蓮閣。雖婦豎莫不能舉其名。蓋青蓮閣爲最老之茶肆。距今已歷數十年。本在四馬路中市。卽現之世界書局故址。樓下百戲雜陳。如西洋鏡小電影打彈子以及角力衡身之器械。無不應有盡有。樓上鬻茶。每當黃昏燈上。粉白黛綠之流。輒麤集其間。藉招遊蜂浪蝶。而茶肆生涯爲之大盛。每逢歲首。一般輕薄少年。更相率憑檻啜茗。以觀曲院姊妹。駕香車寶馬。兜喜神方。周而復始。豔澈通衢。恣意品評。引爲笑樂。吳友如畫寶中曾圖之。蓋亦洋場勝景之一也。一自曩歲房屋期滿。例須拆造。始遷浙江路石路口。雖一仍舊貫。然已不及昔日之熱鬧。

殆市面關係。無可勉強者也。按青蓮閣最初爲華衆會。雲間花也憐儂所著之海上花列傳中頗述及之。我友許君厲父序其卷端云。其所紀悉當時名人事實。夷攷其時。大抵在去今四十年前。以書中無青蓮閣。而有華衆會。查自華衆會改爲青蓮閣以來。已歷四十餘年也。聞諸前輩。華衆會亦備茶座。附售西式食品。四壁張羅動植物以供觀賞。有妓女陸昭容者。芳譽頻噪。天南遁叟淞濱瑣話。亦載其人。云昭容豐碩穠豔。人比之楊玉環。有女小寶。亦以豔名噪一時。諸詞曲無所不工。亦能演劇。裝束登場。如賣胭脂等尤所獨擅。旋有賞識之者。以數千金脫其樂籍。其母亦同時嫁人。初。昭容恆至華衆會憩息。爲延攬遊客之計。果因此而生張熟魏。不暇應接。以後諸雉妓相率效之。遂開青蓮閣爲雉雞窩之先例。而當時雉妓中有周愛卿者。庸中佼佼。能詩。嘗與海上忘機客就青蓮閣賭吟。厥後竟有人爲刊詩集曰綠么韻語。有見之者。謂頗多名句也。

### 有明四漢奸

倭寇之禍我華夏。不自今日始。而我華不肖之徒。動輒爲寇所利用。甘居漢奸之流。認賊作父。爲寇畫策。報紙舉列其名。國人憾之。幾欲食其肉而寢其皮。然不知當有明之世。倭寇犯我江浙。已有漢奸之從中作祟。攷諸稗史野乘。及前人抄本祕記。得四人焉。曰汪直。曰徐海。曰陳東。曰麻葉。爰述其一二醜聞於左。

汪直歟人。嘉靖時據五島。以掠劫爲生。得財則散之羽黨。一時海盜歸附者凡二千餘人。汪

潛勢既厚。益恣肆無忌。常駕一樓船出游。島人呼之爲老船主。老船主至。相率膜拜。蓋憚其戾暴也。性好漁色。島之少女。淫污之殆遍。倭寇來犯。偵知老船主之稱霸於海上。且有登徒之癖也。乃獻倭姝凡十有二人。皆妙齡絕世之姿。倭姝曲意奉承。無微不至。時方天暑。老船主與諸姝裸浴於海濱。以爲樂事。姝既得老船主之歡心。言無不從。遂通於倭寇。假船與倭。四出肆劫。人民被殃者不知凡幾。倭獲金珠玉帛。斬不分畀。老船主大忿。且諸姝久狎而厭。毅然棄絕。與養子激歸胡宗憲麾下。巡按御史王本固疑之。下獄論死。

徐海。劇盜之一也。殘忍惡戾。其劫掠必殺人。且置諸鼎鑊間。煎熬爲油汁。遂以人油爲火炬。執之照夜。并謂人油之炬。可以燭察窖藏。人心貪婪。窖藏所在。油能滴土而燃。隨所滴而發掘。無不獲。其謬妄有如此。倭寇來。餌以爵利。海乃爲倭嚮導。到處淫掠。陳東麻葉二人。爲虎作倀。聲勢愈雄。胡宗憲以計誘徐海縛陳東麻葉來獻。殺之。又激陳東黨攻徐海。徐海投海死。

陳東善泅水。能沒水數晝夜不出。有水鬼之號。徐海聞其人。招而致之。海既爲倭用。陳東固喪心病狂者。遂供倭驅使。倭舟四出擄掠。明之水軍迎擊之。陳東輒潛沒水中。鑿沉我舟。我之水軍。沉舟以數十計。倭於是猖獗登陸。益恣其剽劫。江浙沿海。無不備受其患。陳東真狗彘不食哉。宗憲設計諭徐海。徐海乃召陳東麻葉於私邸夜宴。侑酒者均妙齡女。陳東麻葉不覺酩酊。乃縛而連夜獻於宗憲。宗憲賚徐海以金帛。徐海以爲榮。東之餘黨怒海之無義。羣起而攻。海投水死。

麻葉。不知何許人。葉姓而痘癩滿面。人以麻葉呼之。性嗜飲。飲必醉。醉則恣睢無人狀。

一日於醉中執途婦而加以非禮。婦羞慚。返家自經死。麻葉知不能再留。遂亡命歸附徐海。麻葉有一絕技。善擲青蚨。百步外隳人目。倭寇利用之。以制我軍。我軍因之受創頗巨。宗憲諭徐海。乃與陳東同爲甕中之鼈。棄市之日。萬民騰歡焉。四奸俱死。倭大不利。卽南遁擾閩廣。總兵俞大猷戚繼光討平之。然爲患已二十年。非四奸階之爲厲不至此。四奸殺之不足蔽其辜也。夫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奸人賊子。往往不得善終。觀於汪直。徐海。陳東。麻葉事而愈信。

### 新春宜懸鍾馗

舊曆歲首。家家懸歲朝圖及神軸於堂中。以爲點綴。不知古例却懸鍾馗像。遯齋閒覽云。今人歲首畫鍾馗。辟邪。俗傳起於唐明皇時。七修類稿亦載沈明德元旦詞有云。新袿鍾馗先掛了。大紅春帖銷金好。卽陸放翁除夜詩。椒酒辟瘟傾潑灑。藍袍俘鬼舞跚蹀。所謂藍袍俘鬼。非鍾進士莫屬。但未明言之耳。

我友吳君湖帆。其梅景書屋藏有五代人畫梅花鍾馗立幅一。鍾馗立梅花下。一鬼隨侍。一鬼爲之執扇煮茗。筆墨殊工細。非近人所能企及。鍾馗與綠萼華爲侶。此亦時令在歲首之明證也。端午懸鍾馗。蓋誤以道書之天中節而然。實則道書之天中節。乃指元旦而言。非端午也。世俗有鍾馗嫁妹之說。崑曲中遂有嫁妹雜劇。卽丹青家亦往往作鍾馗嫁妹圖。同社謝閒鷗所輯之長虹畫集中。印有嫁妹一幀。嬋娟六人。一舟共載。或掀箏。或吹笙。或弄琵琶。而鍾進士鬚眉戟張。持杯飲酌。爲狀綦樂。詩人朱大可君題詩云。世人畫鬼魅。面目多猙獰。謝君獨不

然。姣好真傾城。美人與鬼物。作祟都非輕。彼能攝我魄。却笑儂薄子。伯有徒相驚。一朝見粲者。心許便目成。謝君具慧眼。一覷無遁形。抽毫爲此圖。鬼趣誰能名。亦妙筆也。

趙翼陔餘叢考云。宗慤妹名鍾葵。後世因有鍾馗嫁妹圖。可知鍾馗當作鍾葵。又文震亨長物志云。懸畫月令。十二月。宜鍾馗迎福。驅魅嫁魅。更可知嫁妹乃嫁魅之誤。非真鍾馗有女弟。而賦之子于歸之什也。

## 元宵之種種

月光三五夜。燈焰一重春。此元宵之寫實也。元宵爲一年中難得之佳節。舊俗。每逢是夕。例有走三橋之舉。予曾詢熟於掌故之孫漱石前輩。謂須經過三橋。不走原路而返。然橋臨流而建。一去一來。已過二橋。若走三橋。又須復去。何從再覓歸路。故滬上惟喬家浜永興橋。與陳顧同橋。中間沿浜有化龍橋。方可兜一圈子。恰值三橋。其他則走橫亘之穿心湖橋。或紅欄杆橋。亦可勉符三橋之數。今諸橋已一律拆平。邑人此舉久廢矣。明陸伸有走三橋詞云。細娘分付後庭雞。不到天明莫浪啼。走偏三橋燈已落。却嫌羅襪污春泥。可知走三橋之俗尙。已有數百年歷史。值得考證者也。

吳儂元宵必進湯圓。因名湯圓曰元宵。其餡有數種。或百果。或猪油豆沙。均甘腴芳烈。可口異常。蓋取團圓之意，以爲佳兆也。

世俗稱敲鑼擊鼓。曰鬧元宵。鑼鼓亦有譜。如跑馬。雨夾雪。七五三。跳財神。下西風諸名色。均有一定之節奏。奈市廛中人不解此道。徒以喧嚷一片。聒耳欲聾。徒取人厭。真無謂也。小兒女輩。喜於元宵迎紫姑。用淘籬一。插簪戴花以迎之。有就門隙迎之者。則曰門角姑娘。焚香叩拜。虔誠爲之。姑來淘籬自動。予疑爲昇者之作弄。曾親扶之。籬顛播自如。絕非人力。爲之詫異不置。荆人謂曩在家時。各叩門角姑娘以壽數。請以一顛表示一歲。則有六十餘顛者。有七十餘顛者。輪至岳父。祇五十餘顛。岳父果壽至五十餘歲而卒。其靈異真有不可思議者。

清季。梨園中每逢元宵。輒演洛陽橋斗牛宮諸燈綵劇。踵事增華。鈞心鬥角。遂開今日尙佈景綵頭之先聲。其時予年猶幼。隨祖母及母赴梨園觀賞。爲之欣喜欲狂。茲者梨園燈綵。較前更勝。而予童年不再。祖母及母。均已下世。反覺觸景傷情。不能自己矣。

## 鬼的問題

禮云。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論語曰。敬鬼神而遠之。可知聖人不過假定鬼之名稱而絕對否認鬼之能如何如何也。自搜神記。酉陽雜俎。聊齋志異。子不語。閱微草堂筆記諸書出。而鬼之聲。鬼之色。鬼之動作。以及大鬼小鬼。長鬼。短鬼。不一而足。令人閉目冥思。彷彿見鬩鬩齧齧之流。冉冉然出沒於我之左右也。於是鬼之有無。我人不得不加以研究。夫古之達士阮瞻。素執無鬼之論。近今科學昌明。益復無鬼之立場。卽西康喇嘛之送鬼。亦由人戴鬼面具。

出於僞飾。伍廷芳博士有在空中與鬼詬罵之說。人有叩之其子朝樞者。朝樞謂並無此事。可知鬼之故事。什九出於虛構。不足憑信也。頃讀一斑錄。喻人死無鬼。尤爲確切。如云。人之骨節。猶燈台也。人之心肉。猶膏油也。人背脊中一條白髓。猶燈心也。人背脊中白髓上結成腦。猶燈心上結燈花也。人之腦開竅於耳目鼻口。而人靈應萬事。猶燈花上發火焰而光照萬物也。人之有神。猶燈台上之有火也。人至老倦而死。猶膏油既盡而火自滅也。人遭疾病而橫死。猶火遭風雨而滅也。人方死而身體尙溫。猶火方滅而油盤尙溫也。人既死而屍存。猶火既滅而燈台存也。然燈台存者火安在。屍存者神安在。豈復有精靈爲鬼乎。世人不察。往往夜行受驚。歸發寒疾。以爲不幸遇鬼祟。必焚化紙錢。以遣鬼去。及汗發而愈。一若真有鬼物。得紙錢而竟舍此他去者。實則人受驚而毛孔驟開。寒氣得乘隙侵入。此致疾之所由。固與鬼物無絲毫關係也。予友李君小滋。海虞鄉人也。喜樗蒲。歸必深夜。徒步走田陌間。風颼颼然。卉草搖曳。有似鬼物之探頭舒腕欲攫人而噬者。李君必駐足辨之。明其真相而後已。某夕被酒。醉眼模糊。見森然而立。厥狀怪異者。握拳力擊之。塊然而硬。痛不可忍。撫之則殘斷之石柱也。爲之啞然失笑。故李君自言生平未知驚恐。亦從無因驚致疾。若俗之所謂遇鬼等事發生。此亦足爲無鬼之小小證明歟。

海上琵琶會

誦許渾詩。欲寫明妃萬里情。紫槽紅撥夜丁丁。琵琶之爲物。亦超倫神妙之古樂也。一自歐風輸入。趨時之流。相率從事於悲婀娜伐烏林等類。彼鬱輪袍玉連鎖諸曲。有人間難得幾回聞之



慨矣。前輩孫玉聲先生。曾於滬壩話舊錄中。述及琵琶會云。琵琶會肇於江灣陳子敬。舉行於愚園。陳擅文武套琵琶。彈瀟湘夜雨。平沙落雁。夕陽簫歌。霸王卸甲等。指法精密。音韻琤琮。集會日到者雖多。無人得與抗手。僅陳蓉岡彈武套。略可媲美。餘則各彈一曲。相率甘拜下風而已。琵琶經此提倡。一時習者漸多。惟是欲求深造。殊慨憂憂其難。故越數十年來。能以大套著者。祇彈詞家吳人張步雲步蟾昆弟。今步蟾又傳其子少蟾。又妓女閔行人盛月娥。常州人徐琴仙。亦略有小套可彈。適人後。遂成絕響。汪墨蘭。程漁卿。陳雪卿輩。雖亦擅此。然套頭則非所嫻習焉。又我友劉子鐵冷。於綺窗雜識中亦述及琵琶會。但其人爲周永綱。若與陳子敬同時。相遇而一角高下。則未知鹿死誰手也。如云。周永綱。浙寧豪士也。性耿直。無宿諾。愛古玩。擅琵琶。轉軸撥弦。爲霓裳六么等曲。哀悽動人。能使滿座墮淚。彈至軒昂處。則亢爽清脆。能使人發奮起舞。至輕攏慢撚。高下疾徐。無不中節。猶其餘事。清光緒甲申仲秋。平江詩人有蔡牀舊主者。邀永綱至滬。浪遊花叢。藉以物色知己。久之。無所得。遂假海上也是茶樓爲琵琶會。仿說部中打插之意。如有勝者。則以所備紫檀槽作爲贈品。亦示敗北後。不復操弦之決心也。期以三旬。詎月已重圓。竟無敵手。而每晚裂帛一聲。四座常滿。於是永綱之名遂大噪。適最後之一日。爲中秋節。陰雲滿天。廣寒深鎖。往聽者益衆。數以萬計。亦云盛矣。蔡牀舊主爲詩四絕以贈云。香泥滑滑雨濛濛。抱得閒情向碧穹。底事今宵少明月。嫦娥深鎖廣寒宮。銅琶鐵板大江東。一曲登場命世雄。抹軸撥弦音韻活。龜年坡老總情同。慷慨胸襟氣本豪。功夫豈僅鬱輪袍。茶樓四面燈如海。弦索聲中吼怒濤。敵手有誰敢上臺。錦標猶待奪人來。搗弦小技君休笑。渠是申江獨占魁。所謂也是茶樓。今不知遺址何處矣。

### 釋骨牌之意義

骨牌相傳於宋宣和二年。始頒行天下。共三十有二枚。拜經樓詩話且載陳乾初骨牌頌云。千古奇文。河圖洛書。兩儀四象。八卦是殊。因而重之。以成變化。遂申義畫。以教天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先師成訓。疇曰不然。委心任運。四分有截。其成其敗。孰能懸決。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物各有則。安用智巧。禮以制欲。私不勝公。展兮君子。和而不同。不同之同。是爲大同。不成之成。是爲大成。相得而合。無往不利。人和之功。以參天地。可見骨牌雖屬戲具。却有至理寓乎其中。社友許息齋君博學多識。對於骨牌。釋義尤詳。謂天牌二。分之爲數十二。取周天十二辰之義。合之爲數二十有四。蓋取夫十二節十二中氣爲二十四節氣也。地牌分之爲數二。地數二也。合之爲數四。東西南北四方也。人牌分之爲數八。人至八歲而齒齊。爲成童。合之爲數十六。男子十六而精通。爲成人。物牌（俗稱和牌）分之爲一與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合之爲六與二。六爲天之半。二爲地之半。萬物生天地之中。得天之氣半。得地之氣半也。其稱爲至尊者。么二合爲三。乾爲天也。一四合爲六。坤爲地也。不以么五爲之者。一與五皆奇數。二與四爲偶數。二四合爲六亦偶數。陰數當用偶也。陽之數極於九。三自乘爲九也。陰之數極於六。二四合爲六也。么二重疊之。適爲乾卦。二四中分之。適爲坤卦。二四之爲義方。么二之爲義圓。其爲圓也。試以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爲說。么二之列。爲銳三角形。蓋同於算術割圓之三角。以帽之瓜皮形者喻之。瓜皮之帽。爲三角形者六。合之則爲半圓。合兩半

圓則成渾圓。么二之義爲圓。正與此同。么二二四合之爲數九。九爲陽數。陰統於陽也。六自乘爲三十六。再以三乘之。得數一百有八。合天罡地煞之數也。其他各色之牌。亦莫不具奇偶錯綜變化之理。觀此可知在在皆學問。惟嗜賭之徒。初不解此。未免有失創始者之本意耳。

## 花朝韻語

花朝之說不一。提要錄云。唐以二月十五日爲花朝。翰墨記云。洛陽風俗。以二月二日爲花朝節。士庶遊玩。又爲挑菜節。誠齋詩話云。東京以二月十二日爲花朝。爲撲蝶會。今世俗以二月十二爲花朝者。從誠齋詩話也。

崑新合志云。二月十二日爲花朝。花神生日。各花卉俱賞紅。蓋是日閨中女郎。輒喜剪裁紅繪。封諸枝幹間。以爲花壽者。賞紅二字。抑何雋妙。

花生日晴。則百果熟。見吳縣志。如造物有知。而可通奏牘者。當立請花朝永無風雨。以代羣芳介眉壽也。

花是美人小影。美人是花前身。故美人宜以花之誕爲誕日。紅樓夢大觀園中諸女子。生於花朝者。有黛玉。有襲人。而襲人又適姓花。更屬可喜。而予因此深惜古來西子玉環飛燕雙成樊素小蠻桃葉桃根花蕊朝雲綠珠紅拂之流。何不皆生於花朝。以添香國佳話也。

蒲留僊以聊齋志異一書。名傳稗苑。不知蒲亦擅爲韻語也。有花朝詩二絕。殊輕靈可誦。如云。淡雲微雨峭東風。釀得花枝處處紅。報道二分春色到。看花須趁五花驄。舞罷鞦韆鬢欲斜。

欄杆閒倚且看花。攜來小小輕羅扇。撲蝶回時半面遮。

老友俞君天憤。撰有花史輯覽。用編年體。并列綱目。隱附正史之列。洵足爲羣芳生色。奈撰未及半。卽行輟止。否則全書告成。付諸剗劂。則我人得於花朝捧誦之。不亦大快事哉。

春花秋月。均屬不容孤負。在此花朝。宜爲伊人製一新衣。與姹紫嫣紅競其妍冶。宜取花間清露。調黛畫眉。宜作蝶戀花詞若干闋。寫於浣花箋上。宜向杏花村店買醉。宜仿孟蜀花酥之例。一快朵頤。宜坐花裯。聽鶯聲乍囀。宜繪魏夫人弟子花姑像。以爲供祀。凡此種種。可謂雅韻已極。但非所以語一般摩登人士也。

### 西湖蘇小墓之虛僞

昔袁隨園有錢塘蘇小是鄉親印章。蘇小豔名。傳播人口。而遊春之侶。涉足六橋三竺間者。輒喜就其香塚。酌酒憑弔。予曩年作西湖之行。亦嘗一訪蘇小墓之遺蹟。按蘇小小。錢塘名妓。俊麗工詩。其姊盼奴爲太學生趙不敏所眷。不敏命弟娶小小。蘇小死。未曾瘞葬於湖濱。所謂蘇小墓者。乃後之好事者故意裝點之耳。考之湖堦雜記云。杯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小青寄意之言也。遊人至孤山者。必問小青。問小青者。必及蘇小。孰知二美之墓。俱在子虛烏有之間。白門一友求其迹。悵不可得。予曰。詠巫山者。謂朝雲暮雨連天暗。神女知來第幾峯。泛洞庭者謂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引入入勝。正在縹渺之際。予於二美。亦當作如是觀。必欲求之何。又春渚紀聞云。司馬仲才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

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仲才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及仲才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塘幕官。其廨舍後。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爲錢塘尉。爲續其詞後云。斜插羣梳雲半吐。檀板輕籠。唱徹黃金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渚。不踰年而仲才得疾。所乘畫水輿艤泊河塘。柁工遽見仲才攜一麗人登舟。卽前聲喏。繼而火起舟尾。狼忙走報。家人已慟哭矣。觀此。則蘇小墓不在湖濱明矣。或曰。南齊別有名妓蘇小小。樂府有蘇小小歌。西湖之蘇小墓。乃南齊之蘇小小。非宋之蘇小小也。

## 吳中之狀元

科舉取士。以狀元爲之魁。雖范湖居士鄙之。謂狀元狗也。榜眼兔也。探花虱也。進士翰林。偷油老鼠而已。然彼時世俗心理。什九重於科名。廢止科舉迄今已數十年。而市衢間猶往往以狀元樓爲牌號。可見其入人之深之一斑。狀元以我吳出產爲最多。前清一代。二百六十年中。我吳狀元凡十有七人。以順治己亥陸元文始。同治甲戌陸潤庠終。可考證者。如陸肯堂。字邃升。一字澹成。由修撰遷侍讀。才氣磊落。爲文凌厲頓挫。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又王世琛。銓子。字寶傳。授修撰。歷侍講。督山東學政。崇實學。斥浮僞。青齊文體爲一變。工詩文。兼善書畫。又彭定求。字勤止。一字南昀。嘗師事湯斌。爲學以不欺爲本。以踐行爲要。生平服教最切者。尤在明七子。作高望吟七章以見志。又著陽明釋毀錄。儒門法語。南昀文集。又彭啓豐。定

求子。字翰文。號芝庭。自號香山老人。乾隆間官至兵部右侍郎。立朝垂四十年。試士之典。無不在列。工畫山水。詩古文具有家法。碑版文尤推重於世。有芝庭詩文集。至今葑門大街。彭氏府邸猶棋杆高矗。殊顯赫也。又錢棨。字振威。一字湘舫。累官侍讀學士。典試雲南。命提督學政。拔擢公明。士論翕服。又石韞玉。字執如。號琢堂。定川楚教匪之亂。官至山東按察使。有獨學廬詩文稿。又潘世恩。字槐堂。號芝軒。子孫科第踵武。壽八十有六。極人爵之榮。卒謚文恭。有思補堂集。又吳信中。字閱甫。有玉樹樓稿。又吳廷琛。字震南。號棣華。有歸田集。又繆彤。字歌起。立三畏書院。卒年七十一。有雙泉堂集。又洪鈞。字文卿。光緒間出使俄德荷奧。娶傅彩雲。一代紅妝。輜軒同載。樊山彩雲曲及曾孟樸孽海花。卽詠述其事。熟西北輿地。於元史致力尤深。有元史譯文證補。書法秀逸。頗多流傳。其他尙有吳鍾駿。陳初哲。陳成。張書勳皆是。吳中爲人文淵藪。信然。

## 鹿

鹿生於山野間。四肢細長。爲動物中行走迅疾者。性質溫潤。雄者有角。初生如芽。謂之鹿茸。如關東鹿茸。著名世界。毛作茶褐色。有白星斑紋者。俗稱梅花鹿。梅花鹿茸價尤貴。埤雅。鹿者仙獸。今者藥肆殺鹿。以製全鹿丸等劑。必擇一吉日。屆時焚香燃燭。合肆主夥。例必向鹿叩拜。然後縊航以死之。謂不然則有干天怒也。

予爲王葦農輯雲外朱樓集。稿多不克盡行收入。有半齋客談。爲集外遺珠。中有述及捕鹿之

法。謂婺源山中人。每至山中審鹿之足印。能必其某日某時。重過此地。則約其同伴結網爲伏。布網之法。有如諸葛武侯之八陣圖。某處爲生門。某處爲死門。三面皆設阱以待。而僅留其一面爲生門。及期。鹿麋聚而至。伏者大譁。鹿紛然四走。皆遇網前踣。獨馳向生門者。聽其揚長而去。不加躡也。蓋猶有商湯解網之遺意焉。捕鹿不奇。而一觀其足印。卽能知其來歸之期。毫髮不爽。斯真奇矣。又鹿最愛其角。臨流照影。對角低徊。若山雞之舞鏡也者。藥肆之取鹿茸也。預煮沸水以待。捕鹿者追逐既急。鹿懼損其兩角。全身精血。悉運注於角中。捕鹿者乃突前急抱其首。一人逕以巨斧斫之。劃然中分。急持角歸。投沸水中。茸乃宛在。稍一失時。茸卽消滅云。

鹿肉可充肴饌。讀紅樓夢蘆雪亭邊熙鳳湘雲黛玉寶釵輩以鐵爐鐵叉煮鹿肉一段。爲之饑涎欲滴。又鹿筋鹿尾。皆饒美味。金史。大定八年。詔罷復州歲貢鹿筋。西陽雜俎云。鄴中鹿尾。乃酒肴之最。又禮記音義云。益州人取鹿。殺而埋之地中。令臭。乃出食之。名鹿矮。

相傳揚州太守閻丘惠會僚友於轉川亭。集境內漁父令曰。得魚多者賞金帛。有一漁人以肉物作膾。散懸於網上。取魚倍衆。凡十網。得魚三千六百。無甚小者。守詢其故。漁人曰。魚喜鹿胎之香。適散懸者。乃此物也。下網召之。萬魚畢集矣。

鹿類甚多。如麀。麇。麂。麋。麋等皆是。又非洲內地。產長頸鹿。頸與前脚皆極長。頭高於地一丈五尺以上。好食木之嫩芽。或曰。此卽我國古籍所謂之麒麟也。

## 廣方言館之組織

我國人士之從事繙譯。自廣方言館而始大盛。時當清咸同間。曾滌生李少荃輩。以平定洪楊及捻匪。利用西洋槍砲。始講求兵工製造。設江南製造局。用以仿製。俾不致戰鬥利器。仰給西洋。然西人製器。出於算學。其中奧妙。皆有學說可尋。以彼此文義扞格不通。故雖日習其器。然不明用器與製器之所以然。於是開廣方言館。請英國偉烈亞力。美國傅蘭雅瑪高濶三名。專擇有裨製造之書。詳細繙出。並選聰穎子弟。隨同學習。規立課程。先從圖說入手。切實研究。成績殊佳。一時人才濟濟。蜚聲社會。我星社健者嚴獨鶴君。卽曩時廣方言館之高材生也。館初設於上海城內。同治三年。始移入製造局中。課程分國文英文法文算學輿地五門。員役有提調一人。國文教習三人。西文教習四人。稽課委員一人。司事一人。夫役十一人。此其組織之大概也。經費由江海關船鈔項下撥銀六千兩。製造局歲撥津貼銀三千兩。公帑九千兩。故得措置裕如。至於學生。計正課四十名。附課四十名。年歲十五以上二十以下爲合格。四年畢業。既而又別開繙譯館。光緒二十四年更設工藝學堂。燦然大備。成爲學術淵藪焉。繙譯既成。由製造局印行。如金石識別。躔離引蒙。測候叢談。電學綱目。鑄金論略。鍊金新語。造洋漆法。鍊鋼要言。照相鏤板印圖法。四裔編年表。地學淺釋。談天。微精溯原。算式集要。勾股六術。疇人傳。九數外錄。代數術。三角數理。八綫簡表。恆星圖表。器象顯真。繪地法。藝器記珠。西藥大成。保全生命論。濟急法。農學津梁。意大利蠶書。日本學校源流考。鐵路紀要。御風要術。



行船免撞章程。工程致富。物體遇熱改易說。鍊石編。汽機發軔。取瀘火油法。交食引蒙。寶藏興焉。井礦工程等皆是。其他尚有軍事之書多種。識時維新之士。紛紛研讀。又有西國近事彙編。年刊四期。共一百有八冊。尤爲煌煌巨著也。

### 談山家十八熟

我蘇光福多山。如鄧尉。玄墓。青芝。蟠螭。銅井。西玄。米堆。漁洋。法華。竹山。安山。迪山。鐵山。觀山。彈山。龜山皆是。山多產物。居民利賴。故諺有山家十八熟之語。予嘗叩之其地人士。何謂十八熟。始知一爲香雪海之梅。植梅之圃凡數十里。及綠葉成蔭子滿枝。採擷之。以供諸糖果舖蜜餞梅脯之用。代值甚巨也。一爲石壁之桃。春日望之如錦步幃。結實纍纍。售諸鄰邑。三爲窰上枇杷。窰上村名。爲西磧山之北麓。舊有內窰外窰。枇杷名聞遐邇。有小邱曰熨斗柄。唐六如曾繪熨斗柄圖。題有句云。四月清和雨乍晴。楊梅滿樹火珠明。熨斗柄楊梅。則山家之四熟也。五爲藕。六爲菱。六如題光福圖。本有東崦荷花西崦菱之句。蓋卽此。七爲七十二峯閣前之筍。摻摻如美人玉指。啖之清香悅脾。附近更多桂。桂黃白皆有。仲秋時節。滿樹繁茂。撼之紛紛下墜。羅而致之。可製桂花糖。此八熟也。玄墓之谷口。以櫻桃著。釋德元詩所謂谷口櫻桃綴小紅者是也。此爲九熟。十爲桑。十一爲茶。悉產於馬駕山中。汪琬記有云。山中人率樹梅藝茶條桑爲業。梅五之。茶二之。桑視茶而又減其一。又野蕈隨地可摘。以煮羹湯。異常鮮雋。售諸都市。亦小小利藪也。此其十二。十三爲杏。十四爲棗。十五爲柿。則錯落

於銅井鄧尉之間。杏大如兒拳。棗初採色白。俗稱白蒲棗。柿燦然而甘美。蘇人稱之爲金鉢盂。十六爲菘。有春菘晚菘兩種。可鮮煮。可醃食。山氓擔之呼賣。日獲數千文。十七爲玉蜀黍。玉蜀黍曾經進御。故蘇人稱爲御麥。食之易令人飽。貧家以之充飢。十八爲石斛。五月生苗。莖似小竹節。節間茁葉。七月開花。十月結實。其根細長。色黃。以生於石上者佳。食之補臟益胃。藥籠中物也。

### 啖海螵之危險

桃花零亂如紅雨。小巷聲聲賣海螵。此近人之詩什也。海螵軟體動物。與螺螵同類異種。殼較細長。有旋紋。產於淡水者。螺旋尤細。市上所售之海螵。則皆產於南匯浦東一帶海灘。潮退時。村童攜筠籃拾取。甚爲便易。購而煮之。必先鉗去尾尖。否則肉吮吸不出。煮沸後。以醬蔬油灌滲。使之透和。并撮少許糖霜於其上。以增美味。然食海螵有致疾者。頃見鄭梅軒一斑錄云。三十年前珍門廟有小兒。食海螵悞吸其殼入肺管。亦不知治。及後咳出臭痰。如生肺癰。延至四十餘日死。又七八年前有家僕之子十歲。亦吸海螵殼入肺管。亦延至四十餘日死。其不及知者。應不少也。觀此則兒輩吸食海螵。不可不慎矣。

### 穿獸皮之殘忍

人御獸皮。實爲蠻俗。蓋上古時代。人民不知植棉製衣之法。於是獵獸取皮。以爲御寒之具。及螺祖發明蠶絲。黃道婆首創植棉後。衣服乃大備。固無需獸皮以彰身。但習慣已久。未易革除。迄今猶以皮裘爲尙。聞陸士諤君談。剗取獸皮。實爲殘忍手段。而尤以珠皮灰鼠紫貂爲甚。珠皮非天然如此。乃於隆冬日。縛羊而盡去其毛。然後推之冰雪中。羊凍極。身顫不已。遂生短毛作粒狀。卽所謂珠皮也。灰鼠一名青鼠。深灰色。腹白。尾毛鬆而長。性靈敏。善跳躍。吉林諸山有之。旣捕得。以燒紅鐵杆。自鼠之肛門通入。鼠大痛而掙扎。油汁遂透溢皮毛中。望之自有光澤矣。又紫貂性最仁慈。捕之者預服紅砒。裸臥雪中。紫貂知之紛紛來。俛傍以增暖。裸臥者突起搯之。火熔之鉛。強灌貂口中。貂痛極滾地。油亦因以外透。故陸君雖御裘。然絕對不穿珠皮灰鼠紫貂三種云。

### 讀畫一得

予藏一舊畫。絹本。無款識鈐印。然筆墨精絕。見之者無不斷爲明代物。且謂似藍田叔。畫爲四尺中堂。作宮闕臺榭。臺中奇石矗立。嵌空玲瓏。著以青綠。自饒古意。石隙玉蘭秀發。爛漫滿枝。仕女八人。或立或坐。參差其間。有鼓瑟者。有彈琵琶者。有奏雲笙者。有擷玉笛者。有吹洞簫者。有弄箜篌者。紅氍爲簾。風姿娟然。臺四圍有欄。作螭龍之紋。備極工細。臺下累石數起。疏花掩映。二孔雀刷羽樹下。翠色欲滴。其秀雅纖麗處。又彷彿仇實父。惜不能起古人於地下而一問之。果屬阿誰手筆也。

科舉時代。以廷試第一人爲狀元。有尙文藝者。爲文狀元。有崇武功者。爲武狀元。然在昔重文輕武。文狀元之地位。較高於武狀元甚遠。蓋承平之世。偃武修文。勢所必然也。不料此外又有畫狀元之名目。名山藏云。吳偉字次翁。江夏人。畫山水人物。蒼勁入神品。憲宗召授錦衣衛鎮撫。待詔仁智殿。偉好劇飲命妓。人欲得偉畫者。則載酒攜妓往。一日。被詔正醉。申官扶掖入殿中。上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信手塗抹。上歎曰。真神筆也。孝宗命畫稱旨。授錦衣百戶。賜印章曰畫狀元。

畫不宜過於形似。求形似則未免刻畫爲之。韻致盡失。一無是處。且自西人發明攝影術。已盡形似之能事。何必多此丹青技巧。然若過於不似。則亦有背畫之本旨。要之須筆神墨化。在似與不似之間。斯爲得耳。予最歎服倪雲林之論畫。如云。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近迂來城邑。索畫者必欲依其指授。又欲應時而得。鄙辱怒罵。無所不有。冤矣哉。詎可責寺人以不髯也。又云。余之竹。聊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疏。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視以爲麻爲蘆。僕亦不能強辯爲竹。雲林之卓識如此。無怪其克享盛名也。

### 花榜始於明季

騷人好事。往往於迷香訪豔之餘。作判紅評綠之舉。於是有所謂花榜者。揭之報章。芳譽遠播。洵閒情之偶寄。亦昇平之點綴已。花榜之始。或謂在清光緒壬午癸未之間。且引王仲弘滋濱

瑣話以爲證。瑣話有云。朱素貞。吳門人。居西公興。與朱月琴朱竹卿同居。素貞淡妝素面。不事修澤。而獨以幽靜嫺雅勝。文孝廉偕陳氏昆季。自粵來。一見遽垂青眼。屢宴其室中。壬午夏季花榜。獨列三人。一素貞。二竹卿。三月琴。又云。鄭桂卿爲江西班中領袖。復自營香壘。一時名噪北里。結駟其門者。皆名流巨公。癸未秋季。竟魁花榜。厥後李伯元創遊戲報。花榜藝榜文選。益形熱鬧。繼之者如國魂報采風報娛閑日報花天日報等。月旦羣芳。不遺餘力。入民國後。新世界游藝場之花國選舉。尤具絕大規模。同時英商企妹牛奶糖公司。亦假永安公司之天韻樓。組織香國。推舉汕頭路琴寓爲大總統。謔之者有牛奶總統之號。新世界不甘示弱。更有第二次花選之辦理。主持其事者。如姚鶴雛楊了公姚民哀戚飯牛奚燕子范君博周劍雲張桐花等。皆知名之士。曾輯一刊物行世。此花榜之大略也。然據予所知。光緒之前。早有花榜之名。花月痕十七回。翻花案劉梧仙及第。見芳譜杜采秋束裝。已具花榜之名目。花月痕相傳爲魏子安所撰。魏咸豐時人。卽書中序文。篇末亦有咸豐戊午暮春之望云云。固不待言而自明。頃讀曹千里說夢。遂知花榜實始於明季。如云。明季松人沈休文。生性放蕩。恣狎邪游。以邑內無名姝。出游蘇臺。日往來平康。品諸色妓作花案。某爲狀元。某爲榜眼。名羣芳榜。爭前列者。率厚賄之。擇日迎狀元。一郡若狂。巡按李森先。廉得其實。飭差密捕。立斃杖下。沈貌寢。矐一目。而鬚長過腹。受杖時。頭著於階。宛轉支撐。幾致落盡。同一遊戲事。而有幸有不幸。於此可覘今昔之風紀矣。

### 三笑中華太師之故鄉

三笑因緣彈詞。筆墨雖陋劣。然流傳極廣。幾爲家弦戶誦之書。加之操敬亭業者。渲染唐伯虎點秋香一段事蹟。有聲有色。於是名士美人。益形活躍。實則唐伯虎凡二人。一宋人。字長孺。初名瞻。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元符初以弟庚貢舉事繫獄逾年。掠治無完膚。獄久不具。會赦得免。一明人。一字子畏。號六如。弘治中鄉試第一。寧王宸濠以厚幣聘之。唐察其有異志。佯狂使酒。宸濠不能堪。放還。築室吳中桃花塢。日與客般飲其中。畫入神品。有畫譜及詩文集。一同朝書生。卽娶華氏秋香婢者。書中所謂華太師。名察。字子潛。號鴻山。嘉靖進士。選庶吉士。歷兵部郎中翰林修撰。使朝鮮。劾罷。起歷官侍讀學士。掌南院事。丰裁峻厲。不肯詭隨。乞歸。時清丈田畝。以察力得剗邑中虛糧六千石。括諸豪蠹漏科者抵之。性樸素。工詩。有巖居稿。翰苑稿。皇華集。華氏世居距無錫十餘里之東亭鎮。世稱蕩口亦誤。鎮之居民凡六七百家。有人力車可通無錫。本名隆亭。一河蜿蜒作龍形。龍首恰爲一橋。俗人因稱是地必出天子。有奏諸乾隆。謂隆亭隱指龍庭。恐不軌之徒。有僭竊意。乾隆帝大怒。派員赴地查辦。華氏世代閥閱。耳目衆多。亟先通知鄉人。於一夜間將戶籍地冊。以及標牌等等。悉改之爲東亭。始免於罪。鴻山舊宅。曾改爲祠。今由祠而改爲東亭小學。然尙有一部分遺跡保存未毀。華氏凡五大墓。翁仲對立。樹木蒼蔚。洪楊之役。軍人有至墓樵伐者。華氏子孫振臂呼號。來會者數萬人。負鉏執器。出以抗拒。洪楊軍四處焚掠。而東亭得不被蹂躪者。民氣激昂使然也。今華氏仍爲大族。是

地禁止彈唱三笑。雖附近各鄉。說書者亦多所顧忌。不敢胡說三笑故事。蓋深憚華氏之勢也。同事陸君琢人。從事是地民教館有年。爲予述之如此。並謂蕩口與東亭相距約十二里。蕩口亦有華姓。什九富厚。以云貴顯。則非東亭華氏莫屬也。

### 紅拂墓

凡以丹青作人物者。輒圖風塵三俠。虬髯之豪邁。李靖之俊朗。間以嬋娟一人曰紅拂者。光豔流映。頓覺俠士鬚眉。益形生色。然則紅拂真不世出之奇女子哉。考之史冊。紅拂張姓。名出塵。本隋相楊素侍妓。李靖以布衣謁素。姬妾羅列。有執紅拂者。有殊色。獨目靖。其夜靖歸逆旅。紅拂奔之。曰妾楊家紅拂妓也。絲蘿願託喬木。乃與俱適太原。今醴陵縣西二里有西山。一名靖興山。上有李靖遺像。以靖曾駐兵於此。山頂有紅拂墓。古碑已無存。新碑鑿有紅拂之墓四字。蓋湘省陸軍某旅長斥資所修建。有一聯云。紅拂有知應識我。青山何幸此埋香。并有誌云。紅拂之墓。日久傾頽。爰鳩工重修。且築一亭於墓傍。藉資來遊者之休憩。西山土人呼之爲羞山。蓋山有小徑。直插山腰。狀殊穢褻。境內不許舂米。否則淫風扇蕩。邑無貞女。世俗迷信。甚可笑也。曩者革命詞人陳蛻會氏。以紅拂之慧眼識士。有死願葬紅拂墓側之說。嘗自撰紅拂墓幻談。出語奇妙。耐人玩索。其略云。吾魂長與紅拂居矣。吾蛻失紅拂則失魂矣。失魂又焉用蛻。然則謂接吾蛻者皆吾魂。卽皆吾紅拂。則紅拂無蛻也。殆吾瘞者魂。紅拂則并蛻瘞之耶。吾何不亦并蛻瘞之。吾魂不可一日失紅拂。則吾蛻何可一日失紅拂。吾蛻而可失紅拂。則必吾蛻不復覺

有吾魂乃可也。吾蛻猶覺有吾魂。紅拂安能離吾蛻而接吾魂。又有歌曰。世無蛻盪兮。紅拂何生。世無紅拂兮。蛻盪何死。生者死兮死者生。何爲生兮何爲死。問天兮天不語。問人兮人不顧。豈惟天與人。紅拂蛻盪亦將無辭以終古。驅萬塵兮爲邱。顛九靈而作雨。以沃以凝。爲封爲堵。美其謚曰才子佳人。飫其享以蘭風桂露。氣百變而相求。骨萬年而不土。旣兩情之足慰。諒無愁兮待訴。魂其安居。吾將去汝。今蛻盪已作古人。果瘞葬於紅拂墓側與否。容探詢之於三湘七澤間人。

### 剡谿之鱖魚

昔王徽之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勿憶戴逵。時逵在剡谿。便乘小舟訪之。至門而返。

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讀此一段故事。令人神往不置。剡谿在浙省之嵊邑。爲曹娥江之上游。以訪戴故。亦名戴谿。地多崇山峻嶺。環抱左右。林深菁密。剡谿出於其間。紆回曲折。長百餘里。學弟夏乃疇之故鄉在焉。乃疇謂其間有紫石山。或稱指石山。以山麓有石。摻摻若織指然。又名指日石。則石盡東向。故名。山旁谿水。尤爲甘冽。谿產鱖魚。體扁頭小。細鱗排比。腹部作深藍色。厥光炫眸。肉細嫩似脂。味極鮮美。最宜清蒸。魚身覆南腿筍片少許。熟後益芳烈可喜。爲之饒涎欲滴。下酒佐飯。悉爲上品。偶有紅燒者。然味遠不及清蒸之美也。此魚以冬日爲最佳。體長尺餘。肉腴飽溢。且一經冰凍。風味迥異。在此草白經霜。雲黃欲雪之際。彼地人士。紛紛沽梨花春。啖清蒸鱖魚。引爲唯一樂事。而遊曠者亦爭欲一快朵頤也。



鰻魚雖到處皆有。然無特異之形及藍色之鱗者。而味亦遠遜。是猶松江之鱸。以四鰓故。而動張翰之歸思也。且此魚有一小小神話。可爲茶餘酒後之談助。相傳曩有謝閣老者。隱居紫石山畔。性喜食魚。常命僮奴以空炭簍。中置餌物。繫而沉之於水。翌晨起之。必得巨魚一尾。日以爲常。其他漁父。雖張網設罟。未能得也。於是嫉惡殊常。潛曳簍起。足以蹴扁之。以爲巨魚不復得入矣。越宿。僮奴啓簍。則赫然一奇扁之鰻魚。如英雄之入殼。僮奴攜歸。以示閣老。並道簍已被蹴事。閣老莞爾曰。老夫自有口福。豎子其如我何。從此鰻魚遂爲嵯邑之名產。然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而已。不足以爲信史也。

### 最初之教科書

清季廢科舉。興學校。而尤注重於小學。其時尚無幼稚園。以小學爲啓蒙之始基；而小學課程中之國英算三種。尙無完善之教材。國文則用蒙學課本。有光紙鉛字排印。無圖畫。爲上海徐家匯某教會學堂（最初學校均稱學堂）所發行。以其淺顯明白。各小學皆採取之。以授學童。英文則爲華英初階。譯名拍拉買。初階讀畢更有華英進階以爲銜接。其書乃英人所編。爲印度人之讀物。我國加以漢文註釋。而翻印流傳。其銷數之廣。殊不讓於後之周越然林語堂所編之英語讀本下也。算學則有筆算數學上中下三厚冊。聞爲烟台教會中所印行。以加法起。開方止。學者便之。予幼時讀於上海沿城露香園街口之敦仁學堂。是校爲五金公所所辦。由柴先生（名已不憶）主持其事。卽以蒙學課本華英初階筆算數學爲必修之書。距今四十餘年。印象猶留腦幕也。厥後

商務印書館始有國文英文算學教科書之刊布。更輔以修身唱歌理科歷史地理等教科。於是教材始漸完備。書商以教科書銷數之巨。獲利之厚也。相率仿行之。而競爭殊烈。當辛亥年革命起義。而虜燄猶盛。某大書局經理。與發行部長某相討論。謂如革命失敗。則仍印龍旗帝制之教科。若胡運告終。則須取材革命自由之說。此後印書何去何從。願決之於君。部長固譎詐者流。以清祚綿延。革命黨行將掃滅爲對。於是經理仍照舊貫。續印帝制之書。而部長潛印合於革命潮流之書。凡數十萬冊。及白旗飛揚。各省響應。部長立向經理辭職。而自設書局。以革命教科書爲號召。遂大獲利益。經理知受愚而毀書重印。然已望塵莫及矣。且部長對於推銷。用種種方法。甚至派員赴各市鎮。聯絡各校之主要人物。與以若干利潤。所發行之教科書。居然不脛而走萬里。某大書局大受打擊。乃運動當道。加以限制。而某大書局始克維持其原有銷數。此教科書潮。書業中人類能道之者也。

### 近來之夢境

友人餽我鄭板橋所繪竹石立幅一。寥寥數筆。清逸拔俗。爰張之壁間。旦夕對之。令人意遠。

此身忽化爲蝶。芳芳菲菲。盡爲我之世界。正翩翩飛舞間。忽一女郎張扇來撲。我大驚。則蝶又回復我本來面目。

雪地冰天。一白皚皚。御溜滑具。自山坡直瀉而下。其快無比。

中航空券首獎。以半數買書。半數築屋。

囑婦製紅燒雞一簋以餉我母。既而忽悟我母已死。爲之大哭。

傭僕碎我蓄金魚之大玻璃缸。水流魚殭。遂責傭僕。傭僕不服。我怒逐之。

報紙發號外。載中國文學。推行世界。我大喜。購大爆竹在庭中燃放。

鬼物欲攫我。我超躍而遁。

忽爲死囚。行將處決。大驚而醒。

設一肆於市。儼然充肆主。其中所有半爲吉金樂石。半爲姹紫嫣紅。蓋售骨董而兼鬻花木者

也。終日盤桓其間。樂乃無藝。

濯足白石清泉間。涼快無倫。

家中遭火。圖書稿件。付諸祖龍一炬。爲之異常痛惜。

晚飯時。忽來暴徒四五人。予與之格鬥。此時不知力從何來。暴徒一一被擊仆地。叩頭如搗

蒜。予一笑釋之。

年光倒流。此身復爲兒時狀態。移竹椅於庭心。甥大父錦庭公談三國故事。聽至興會淋漓

處。大母製涼粉和糖霜以進。并執蕉扇爲予揮拂。此時身心俱適。陶醉於慈愛氛圍中。覺世間之

樂。無有逾於此者。

### 從張大帝說到狗肉

舊曆二月初八日俗稱爲張大帝誕辰。謂大帝有女兒三。曰雪。曰風。曰火。然獨憎火而愛雪若風。故屆時輒迎之。以叙天倫之樂。風雪二女歸。於是氣候爲之驟寒。大帝喜啖狗肉。狗肉凍結。味乃益美。大帝遂大快朵頤。此種神話。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而已。或曰。二月初八日。實爲牟尼佛誕辰。佛運統紀。稱牟尼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又玄樞經稱牟尼佛生於莊王九年四月八日。雖昭王二十四年與莊王九年。不知究屬誰是。但四月八日則二說固相同也。周曆以子月爲正月。四月八日。非今之二月八日而何。惟佛以慈悲爲旨。素戒殺生。茲乃誣之爲吃狗肉。抑何荒謬之甚耶。夫狗肉自古固與彘肉同屬庖廚中物。典籍中亦往往二物並稱。如荀子云。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又孟子云。狗彘食人食。又新書時變云。黥劓者攘臂而爲祭政。行爲狗彘也。更顯著者。則古有屠狗之業。史記刺客傳云。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又爾雅釋畜疏云。狗犬通名。若對文。則大者名犬。小者名狗。散文。則月令言食犬。燕禮言烹狗。狗亦犬也。又禮記云。凡祭宗廟之禮。犬曰羹獻。又相傳我家板橋翁嗜食狗肉。某鹽商欲得其畫。乃煮狗肉一鉢以給之。藝林傳爲佳話。又湘粵人有冬至魚生夏至狗之俗語。卽滬上各火腿舖。亦有狗肉出售。狗於地支屬戌。所謂戌腿者是也。聞老饕言。煮狗肉須用醬炒。上敷薑蒜。再加水用猛火煮之。將熟。滲少許鹽粒。然後煮以緩火。及肉香四溢。則陳諸盤餐。亦可燉食。用冬筍香菰紅棗黑豆乳腐滷等爲佐味。或云。食狗肉則瘧疾自除。又性熱。隆冬進之。可增加體之抗寒力。然貪口腹而恣殺。爲君子所不取。况其有守夜之能。更何忍加以割烹哉。

# 六十餘年前之字林滬報

予喜收羅舊聞。以爲掌故資料。同事勇君耕昔因以所藏字林滬報一紙見示。視之則清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二日發行。并附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七月十四號。迄今已閱六十年。予生也晚。其時尚未出世也。是報用薄毛邊紙印。祇印一面。展之其篇幅較今日之申報新聞報爲尤大。以便於披覽。故中留空縫。乃摺疊之爲狹長形。館址在上海英租界二馬路。本埠零售每張大錢八文。外埠照遠近酌加寄費。悉爲四號鉛字所排印。廣告則用五號字。直行排列。無錯綜變化之致。標題殊小。毫不醒目。且次序混淆。如恭錄電傳上諭後。則爲署名古之傷心人讀史叢論一篇。次則香港來電。英京電音。法人臆說。津門西牘。再次則爲各地新聞。如兵艦遭險。法甸議約。襄河水漲。江寧官報。奉民攀轅。爵帥過滬。法公堂瑣案。中間又夾雜浣紗溪上看月人。贈劉大將軍一詩。寄菴林典史闔門殉難詩同縷馨仙史作。其後爲京報全錄。則長篇累牘。約一二萬言。讀之興味索然。至於廣告。無非拍賣及呂宋票。又進出口輪船。錢洋絲茶行情。其時戲院見於廣告者。祇老丹桂茶園。天仙茶園。詠霓茶園三家。伶人如小叫天。黃月山。水上飄。周鳳林。萬盞燈。十四旦。滿天星。羅百歲。汪桂芬。龍長勝。草上飛。趙祥玉等。皆用五號小字排列其間。絕無如近今名角之大名幾佔半張報紙之例也。又有萬航渡聖約書院專啓一則。則爲聖約翰大學之先聲。不知其初辦時殊簡陋也。專啓有云。本教會學生。向來僅誦漢文。現今議定兼教西文西學。每日訓誨。力求精深。凡願入塾者。立關約八年爲期。前四年每月貼修洋兩元。後四年一概免

貼。其飯食鋪陳。歸本院置備。此外有西文西學。每月修金洋六元。衣食自備。其來入塾者。須年自十歲以上。此佈。猶憶予嗣父桂林公。幼卽肄業聖約書院。述之不覺起風木之悲矣。報以電傳上諭爲最隆重。蓋由通州而來。載於啓事云。法越和議告成後。本館特託寓京友人繕發緊要上諭。陸續恭錄本報。想久邀閱者洞鑒中。法事中變。戎機日亟。綸音下賁。薄海人士。無不喁喁仰望。是以本館特託中國電報總局。仍舊由通州電傳其全文。加緊遞來。譯登於報。以饜諸君之望。至京華要信。爲邸鈔所未宣者。本館仍託寓京中西各友。連夜繕發。需費雖鉅。本館不敢惜也。是爲啓。當時辦報情形。於此可見一斑。

### 吳中袁氏之文獻

吳中文獻展覽會。以潘博山所藏其先德文勤公之遺物爲最多。實則袁氏世代書香。簪纓不絕。所藏吉金樂石。名畫法書。厥數不在潘氏之下。聞展覽會曾一度與主管遺物之老畫師袁幼辛君商。奈袁君以公家之物。不敢擅自出借爲辭。否則大可爲該會生色。而我人亦得一飽眼福矣。按袁氏之先。仕元有功。賜宅吳中文德坊。遂世居於是。子孫蕃衍。蔚爲大族。明文衡山與袁氏爲葭莩親。故袁氏至今猶多衡山真跡。清初。釋庵工度曲。著有西樓記一書。文采流映。名著藝苑。及傳至綬階。少孤好學。嘗築貞節堂竹柏樓以奉母。後得五研。復題其楓橋舊居曰五研樓。爲藏書之所。先世手澤。及古今載籍。收藏惟謹。并倩奚鐵生作歸研圖以寄意。暇則出宋槧元刻。秘笈精鈔。甲乙校讎。丹黃不去手。錢唐袁簡齋每來吳。輒留宿五研樓。唱酬無虛日。袁氏

多隨園手筆。職是故也。更傳至渭漁。鐫有家住吳中八百年之印章。出仕四方。見先祖之遺物。不惜重值購之以還。茲歸族中長者幼辛君。什襲珍藏。以家住木瀆下沙塘。乃悉輦載赴鄉。明窗淨几。偶出摩挲。足以忘世。學友蓉舫君。亦袁氏後裔也。皮有文待詔所用研。及袁爽秋手札五十通。樸學大師章太炎見之。歎爲瑰寶。序以歸之。又婁東十老圖。有王勝之五十年前之題識。蓉舫以世變滄桑。圖無恙。而題識者亦無恙。洵屬難得。因請勝老再題。時勝老居槎谿。展玩尙未加墨。不料淞滬烽火。卒然而發。勝老倉皇出走。不及攜帶其他物件。以十老圖名貴不可或失。獨挾之至旅邸中。老眼昏花。猶爲之握管作題。雖寥寥數語。然極雋妙得體。蓉舫邀予往觀。稍緩當走訪之也。

### 老和尚過江考

舊俗相傳。頗多神話。而於廢曆之二月廿八日。則稱爲老和尚過江。謂老和尚載樁滿船。渡江而來。故是日必大風雨。所以天覆其載。否則散瘟作疫。歲多死亡也。實則老和尚爲達摩。達摩乃南北朝時之高僧。本南天竺王子。姓刹帝利。泛海達廣州。武帝迎至金陵。與談佛理。不契。折蘆渡江入魏。居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人莫能測。爲禪宗第一祖。大同初示寂。葬熊耳山。昔陳繼儒善畫達摩。頗多題贊。如云。一葦渡江。九年面壁。開甘露門。廣羣生澤。又云。一雙履。一根錫。對面者誰。應聲曰不識。又云。路見不平。把五千四十八卷。一齊束付東洋大海。却向震旦。惠逞口光舌快。早起踏蘆西歸。若遇眉公。斷不許臊胡千奇萬怪。葉畫神龍。見真者

自應膽碎。此何故壓捺這人。只爲後世野禪。卜度思量。偷心猶在。此之謂陰符有云。害生於恩。恩生於害。這老漢九年面守空壁。問渠枯骨頭上。覓什麼計。若遇陳居士熱掌。翻打潑皮。只打他青天白日。如何鬼出。作禪語以諷世。殊可誦也。而是日往往大風且雨。有如應驗不爽者。乃廿四番花信風。適當其會。俗說不足信也。

## 鰕魚

鰕。巨口細鱗。背鰭有刺甚硬。色青微黃。有黑斑。腹淡白。一名桂魚。亦名鱖魚。又日華本草。魚味如豚。故名水豚。又毛勝水族加恩簿。錦袍氏骨疏肉緊。體具文章。宜授蘇腸刺史。仙盤遊奕。謂鰕魚也。又五雜俎云。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鰕魚肥。爾雅翼。謂凡魚無肚。獨鰕魚有肚。能嚼。焦氏筆乘。引此釋肥字。義亦似牽合。凡魚之肥者固多也。至於以鰕魚爲鮓魚又誤矣。二魚余皆見之。大小形質。夙然不同。何得混而爲一耶。

鰕少細刺。煎食之殊快朵頤。或着鹽鎮石。一晝夜即可烹食。或切成薄片炒之。別用葷油醬油熟火腿藕粉白糖等作料。澆於魚片之上。肉味鮮美。爲家肴中之上品。皖之安慶人。喜啖臭鰕魚。將鮮鰕貯諸盎中。略糝鹽粒。若干日後。魚發微臭。遂取以煎煮。視爲美味。嗜好如此。抑何殊異乃爾。又宋嫂魚羹。爲杭人特製饌。法以鰕魚加作料蒸熟。去骨爲羹。加以火腿。香菌。春筍。蛋黃。薑醋食鹽。卽成。粗視之彷彿蟹羹。味極腴美。

趙君眠雲。曾述一鰕魚故事。謂乾隆時某孝廉。性嗜鰕魚。自少至老。幾於每食必需。友



朋戚里之以酒食招者。必備此。某年遊杭之西湖。聞靈隱寺僧號石化老禪者。善相人。決貴賤禍福不爽。因就相焉。老禪謂公家有餘蔭。名登乙榜。終身平善。口福頗優。應食鱸二萬尾。盡此數。則天年告終。因急問僧。今共食幾許。尙餘若干未食乎。僧笑曰。公自食之。乃不記。反問老僧耶。固問之。則曰。觀公氣色。所食已近二萬。餘不及十尾。後宜戒殺耳。孝廉於是不食鱸。居杭十餘日歸。經其門下士李生家。李卽邀之留宿。且曰。聞先生將至。昨已在市中買得肥鱸數尾。殺而醃之在杭逆旅中。尙能飽嘗此風味乎。孝廉急止之曰。今已戒食鱸。述老僧語。李亦不敢強。旣歸忽病。數日不食。自念石化僧謂我尙餘數尾鱸未食。當無恙。旣而病加劇。乃使人走杭問僧。僧曰。病不起矣。一萬鱸已食盡。使者謂自聞師言。卽戒食。何云食盡。石化曰。歸途有人殺而奉之。雖不食。實爲孝廉戕此生命。其數已盈。不可讓也。比使者返。孝廉已作古矣。

### 我所渴想之小王山

星社雅集吳門滄浪亭。瞻先賢之遺跡。賞鐵骨之紅梅。裙屐連翩。觴詠竟日。世亂年荒。得此亦復非易。惜予羈於教務。朝發夕返。不克赴易君左張善孖諸子網師園之宴會。而李印泉先生。特託徐灃秋君。邀星社社友。翌日遊小王山。予更無以擺脫一切。蠟屐以與其盛。彼小王山之名勝。渴想已久。不知何時始得登臨其地。謁闕墓而望松海。一滌塵懷俗慮也。小王山距城西南四十里。爲穹窿之餘脈。印泉先生葬其母闕氏於此。印泉先生事母殊孝。有古老萊子風。定省

之餘。曾撰娛親雅言一卷。爲海內所傳誦。母死於民國十七年。乃卜吉山中。種松以爲點綴。松凡萬株。濤聲雲影。喧眩耳目。因名之曰松海。更披荆剔蘚。闢徑疏泉。有所謂聽泉石。吹綠峯。梨雲澗。湖山堂。孝經台。臥獅窩。萬松亭。西井。寒碧。靈池。石林。可橋。小隆中諸佳地。名人題識。琳瑯滿目。如于右任。陳石遺。陳去病。金鶴望。朱彊村。費迂瑣。譚茶陵。陳弢庵。趙雲壑等悉留墨跡。而樸學大師章太炎題小隆中云。予昔爲印泉作楹語。稱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蓋戲以魏武相擬。以印泉尙在位也。退處十年。築室松泉。自署小隆中。又追慕武侯數人。蓋仕隱不同。故淡泊寧靜。亦山林之趣。予因據其所稱榜之。葉公恭綽題石林云。印泉先生於小王山之陰。種松數十萬。石遺翁爲題曰松海。地多怪石。印泉屬予題識。因名曰石林。取吾祖石林公弁山舊號也。公本籍吳郡。晚乃居吳興。今蘇城古宅遺址猶在。卞山奇石偏岩谷。不減小玉山。予有意茸治。以復兼山碧琳之勝。而力不能及。迄今無成。識此適增愧羨。同社眠雲烟橋均曾往遊。歸而道其勝如此。則彼嗟峨秀矗者。益復縈我夢寐已。

### 舊日花叢之怪現狀

黃昏之候。彼小花園一帶。輒見鈿車載豔。往來如梭。車上裝以小電燈若干盞。掩映之餘。益覺人美於花。肌白侔玉。蓋北里之姝。應徵出局。不論生張熟魏。例須侑酒敷衍者也。氣概豪華之流。亦有不用包車而駕駛摩托卡。疾馳過市者。前此則用轎子。轎邊綴以排鬚。飄逸輕捷。得無倫比。當前清光緒末年。工部局西人忽提議抽取轎捐。北里中人反對無效。不得已。凡可可繼

年之小先生。出局不用轎子。改由龜奴肩之而行。恐傾跌也。纖手乃扶龜奴之頭。滬諺因有小先生夜夜摸龜頭。以爲笑柄。循至以昇轎須兩人。今祇須一人可以勝任。爲節省開支計。雖大先生亦由龜奴肩之。其時花叢在五馬路四馬路一帶。每當華燈初上。笙歌喧闐。而鶯鶯燕燕。俱爲人上之人。致有氣候炎熱。香汗淫淫。袴爲之盡溼者。亦有紅潮泛濫。色澤着於龜奴之頭者。或以代客飲酒過多。嘔吐狼藉。淋漓於龜奴之衣衫者。醜態百出。當時之笑林遊戲寓言消閒諸報紛載之。好事文人。更成打油詩以調謔之。捕房以風化攸關。爲狀又殊不雅觀。出示禁止。然妓院肩送出局如故。捕房遂一一逮捕。判以罰鍰。名之曰捉小囚。時予年尙幼。偶頑劣哭泣。家人咸以捉小囚爲恫嚇。予卽噤不敢聲。今日思之。殊堪失笑也。

### 董香光讀書處遺跡有二

有明末造。以書畫名重南北者。當推董香光爲第一人。書法初宗米南宮。後乃自成一家。其畫集宋元諸家之長。行以己意。論者謂其氣韻秀潤。瀟灑生動。非人力所能及。松江志及畫史會要俱稱道之。甚有謂其用禪理作畫。開釋石濤寫剩水殘山之先例者。其推崇有如此。董畫流傳不多。今人得其數尺小幀。代價輒須數百千金。法書相較。則僅及其畫值之什一。殆以法書易於羅致而輕之歟。董又爲一代大儒。其讀書處遺跡有二。一在滬上董家宅。孫丈漱石退醒廬筆記曾述及之云。董香光之柱頰山房讀書處。在邑城董家宅。人鮮知者。今董家宅已易名倒川弄。其屋爲邑紳姚紫若君所居。已歷數世。廳事前之庭心極廣。壘石成小山。山下有池。頗饒幽致。牆上有

溪山清賞石刻。爲祝枝山所書。皆係昔時建設。未經更易位置。房屋則除廳事。仍爲原址以外。餘已翻改。余與姚紳家有世誼。屢造訪之。每登堂時。殊穆然於文敏公之遺風未泯也。一在南匯城西香光樓。故詞人龐槩子抱香窻隨筆云。南匯城西香光樓。傳爲董文敏公讀書處。舊有文敏手書繡佛前三字。蓋卽畫禪室意也。吾邑孫龍尾景賢。有思佳客一詞記之。詞曰。一角書樓舊有名。寒泉秋菊薦維馨。能令吾輩遊人住。還仗當前繡佛靈。思去日。鬢成星。六橋詩夢隔年醒。東西南北人無恙。那見秋光不淚零。他日有修南匯志者。其可采裁焉。二處遺跡。皆確實有據。他日有暇。擬訪之以發我思古之幽情已。

### 香谿之再來人墓

我蘇香谿多詩人。張永夫錫祚其一也。始居橫山。從葉燮遊。移徙下沙塘。顏其居曰啖蔗軒。食貧礪節。數日不舉火。或采杞菊以食。而吟誦不輟。晏如也。與沈歸愚盛青巖黃野鴻陸槿諸人相友善。然不受人憐。欲潤澤之。輒棄走。生平不戴冠。喜御屐。偶至市。雖婦人孺子。無不知其爲張先生而致敬焉。著有鈕茅集。高澹淳古。雅似陶韋。卒以窮餓死。年五十有二。無子女。友人爲葬於靈巖山麓。陸槿題其碣曰。詩人張永夫之墓。越十數年。盛青巖宦遊歸來。八旬壽宴。嘉賓畢集。忽有東省貴客投刺入。翩翩年少。風度不凡。顧無識面者。合座驚異。客請與主人談。謂曰。君忘之乎。某前生。卽君摯友張永夫也。主人愕然。客曰。某今已春秋十八。夢寐不忘故人。且稔君懸弧令旦。故遠來慶祝。主人猶不信。客曰。無慮也。吾兩人當日詩歌唱和。凡

他人所不知者。試各誦數篇如何。主人頷之。及背誦。果不差一字。主人乃狂喜。遂徧告諸賓。歡殺二日。客出囊金百兩。謝主人舊賻而去。自後不知所終。土人咸稱張墓爲再來人墓。民國七年。集資重修之。周珠生有過詩人張永夫墓詩云。每到硯山下。看碑一惘然。詩題風雅士。情愈子孫賢。獨自燒梨酒。誰曾送楮錢。榮枯一坏土。荒草自年年。又郭紹裘有聞重修張永夫墓詩云。靈巖山下葬吟身。三尺孤墳重見新。前輩共欽真處士。後生猶說再來人。自鋤茅草編詩集。爲種梅花配德鄰。地下倘逢沈文懿。高官反不及清貧。其推重可謂至矣。曩予遊香谿。過靈巖山麓再來人墓。以時晚急欲歸舟。不克瞻謁。殊悵惘也。

### 辛亥之同南社

以文會友。昔人所尚。我友范君烟橋與徐君穉穉。有同南社之結合。其時在辛亥之際。烟橋等輟學歸來。家居多暇。重九佳日。約知己八九人。醵詠於袁氏之復齋。命名曰同南社。蓋復齋在吳江同里鎮之南。而烟橋爲同里人。故有是稱也。社集年刊一冊。分文錄詩錄詞錄。而社友錄感逝錄及社友照相銅版附入焉。及民國十年。刊布社集凡十冊。社友已達三百有餘。予與趙眠雲君同時加入。諸子於社集徵求題詠。如烟橋之迴首烟波第四橋圖。楊佩玉之孤室讀書圖。蕭伯逢之寒宵展卷圖。印水心之史劍塵海棠軒遺詩。唐友儂之三十初度詩。彼此唱和。滿目珠璣。予愧未之能也。其他社友之以著作發表社集者。有孫本文。郭竹書。姚民哀。龐京周。顧悼秋。凌莘子。曹澧蘭。柳炳南。張錫佩。趙雨蘇。許盪孚。江紅蕉。唐忍庵。趙漢威。金孟遠。華吟水。

胡長風等。皆一時之俊。予亦有詞二闕刊布。一菩薩蠻集韓冬郎句云。愁腸殢酒人千里。中庭自摘青梅子。粉淚玉闌珊。幽窗自尠懽。懽顏惟有夢。檯鏡應嫌重。繡被擁嬌寒。那知本未眠。一浣溪紗集薛太拙句云。牀上檣蒲宿未收。七條絲動風修修。未聞詩句解風流。記得玉人初病起。暖梳簪朶事登樓。見吹楊柳便遮羞。拾人成句。聊以塞責而已。既而烟橋移家吳中溫家岸。社集乃告停止。與眠雲明道君博菊高賡夔守拙紀于及予。別結星社。月一雅集。同文紛紛來歸。至今猶未替也。

### 雋雅之遊舫

雙槳來時。有人似桃根桃葉。畫船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此何媛叟題西湖遊舫聯也。西湖遊舫。素以命名雋雅著。朱竹垞既有說舟之遺文。厲樊榭更補之爲湖船錄一卷。其名有詩篷。桂舟。破浪。觀葉。罨畫。相宜。賞心。雪篷。烟艇。荃橈。蘭棹。寶餅。采蓮。烏龍。七寶。瓜皮。遊紅。閒綠。明玉。龍頭。餞金。金勝。聽止。十樣錦。搖碧齋。金獅子。勝金羈。謝家船。汎星槎。凌風舸。采芳艇。水月樓。雪月槎。浮梅檻。讀書舫。蓮葉舟。不繫園。隨喜庵。水團瓢。臨花舫。洗妝臺。望月臺。尋烟語。水一方。星萍社。藕花社。春浮舫。水上園。白鷺浮居。天上行舟。狎鷗行檻。湖山浪跡。烟水浮居等。所謂傍柳邊而泊宅。隔花外以浮驂。鷗狎堪盟。魚聞共樂者也。若干年前。同社范子君博。曾有在蘇創製雋雅游舫之議。蓋我蘇多水道。當未築公路前。春秋佳日。士女出遊。輒雇一葉扁舟。以探幽涉勝。然尋常之游船。制作簡陋。

俗不可耐。君博擬仿古遊舫式。一一錫以雋雅之名稱。先自金閭至虎阜。往來於七里小塘間。俟有成效。再行添製。或由香谿而至靈巖。或從西津而達支硎。甚至鄧尉探梅。石湖串月。迢遞水程。交通普遍。奈以曲高和寡。未成事實。殊可惜也。至於嘉興之南湖。雖有解事船娘之點綴。而船式亦未見佳妙。予意大可從事改革。以雋雅爲歸。則臥遊其中。湖光山色。動搖窗櫺。身心爲之舒適矣。

### 錫箔除瘴

誦紙灰飛作白蝴蝶。血淚染成紅杜鵑句。可知焚化紙錢。以爲冥用。由來已久矣。考之典籍。如鼠璞云。紙錢起於殷長史。南齊東昏侯剪紙爲錢。以代束帛。又封演聞見錄云。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幣帛。事畢則埋之。魏晉以來。始有紙錢。又清異錄云。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雕印文字。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然尙無錫箔之名。錫箔起於何時。雖無可考。以意度之。當在滿清入關之後。頃據我友貴山繩武君言。錫箔實由除瘴而起。蓋雲貴間多崇山峻嶺。瘴氣殊烈。人觸之。往往致死。旣而知焚錫有除瘴之功。奈錫不易着火。不得已。乃鎚錫成薄片。敷於紙上。燃之熊熊然。而瘴氣自解。於是行旅者輒備之。漸至家有死亡。亦焚錫箔。以死亡者疫氣甚盛。錫箔能化除之也。世俗不察。誤爲錫箔白似銀。死者於冥冥中得此。可代銀幣。此俗推行及於各省。舉凡時節祭祀。以及慎終追遠等典禮。必摺疊錫箔爲錠。甚至爭奇鬥巧。有作瓜子形者。有作蓮花形者。或方或圓或六角。無所不有。而因陋就簡者。則有

所謂長錠。紙多空白。敷錫祇及什之四五。每逢舊曆之十四日及三十日。家家購長錠一串。焚化門前。謂可免鬼祟。若統計之。耗費之巨。定必可驚。深願社會人士。明斯原意。打破迷信。值此時窮世艱之時。毋擲金錢於虛牝中也。

### 金鶴望修皖通志

吳江金天羽鶴望先生。居吳中濂溪坊。以著述自娛。付梓行世者甚多。予所見者。如天放樓詩集。天放樓文言。天放樓續集。章炳麟稱其文在季漢三國間。而大園居士譽之尤力。謂其文如深山大澤。陽開陰闔。波譎雲詭。不可方物。又如黃鐘大鏞。韶濩競奏。鈞天廣樂。羣神醉酒。時或沖澹其容。委蛇其辭。如春華怒發。羣鶯亂飛。遠絕塵壒。真靈所嬉。時或整襟談道。登壇講藝。如玄酒太羹。淡而彌旨。醴泉芝草。吉祥止止。蓋擷六經之菁華。升諸子之堂奧。益之以莊屈之詭博。放之以揚馬之恢奇。不事雕剗。自成馨逸。非具絕特之姿。駿雄之材。烏足以語此乎。就皖通志館之聘。主撰皖志列傳。費時三載。成傳百數十篇。刊皖志列傳稿九卷。蒙其哲嗣季鶴君見惠。得窺全豹。快慰不可言喻。所傳如阮大鍼。方文拱。梅文鼎。年羹堯。方苞。戴名世。施閏章。劉大櫟。姚鼐。程嗣立。吳敬梓。鄧石如。金式玉。馬宗璉。胡世琦。呂緝熙。吳廷棟。包世臣。薛時雨。江雲龍。方士庶。李鴻章。劉銘傳。程學啓。李瀚章。李鶴章。孫家泰。苗沛霖。聶士成。丁汝昌。葉志超。衛汝貴。馬玉崑。張文祥。王鐵珊。孫家鼐。吳汝綸。楊士驤。蔣一桂等。凡三百年來。皖人士之具三不朽者。悉備於是。所據之書。雖名人作。必經斧



藻。無一直錄者。然亦未嘗增損事實。是故無一句無來歷。亦無一篇勦襲前人。稍有不愜。卽更易其稿。甚或棄之不存。其跋語有云。衣成缺其裾。屋成缺其隅。殺青重竟。而附編中一傳不當意。汰之。致不足原稿一百四十編之數。短其一。其不苟有如此。洵異日史乘之光也。列傳稿刊印。所費不貲。楊瑀山倪幼丹王宗一潘少侯李伯琦周頌無程穉周張季友李廉若凌喬臣姚俊先諸子力任之。始克竣事。按皖通志凡例目錄。尙有方物考。金石書畫古物攷。黨國名人傳。黨會重要人物傳。二十年來之新舊刊物等。若仍出鶴望先生手筆。定必大有可觀。夫鶴望先生蘇人也。能賈餘勇。修蘇通志。則鄉邦文獻。益復可徵。尤足慰我蘇人士之渴望已。

### 誌東軒吟社之人物

前清當嘉道之際。物力充斥。民生富庶。彼操觚之士。相率結社會友。極盍簪之樂。盡觴詠之歡。東軒吟社其尤著者也。東軒武林汪氏之園。水榭花繁。蕭齋日永。春之朝。夏之夕。盤桓其間。可蠲世慮。主人小米遠孫。有孔北海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之風。月一雅集。擊鉢刻燭。共鬥尖叉。得佳什輒梓以傳誦。並請名畫家費曉樓作東軒吟社圖。蓋曉樓亦社中人也。圖成。薌泉王士珣爲之記。記中敘述人物。殊錯落有致。爰摘存之。以見常時人文之盛。如云。灌木依巖。略約橫水。隨負花童子度而來者。汪劍秋弑也。一童子掃花徑。穿巖背出老樹下。倚石闌執葵扇者。秀水莊芝階仲方。背侍女郎。指池荷與語者。黃薌泉士珣。池旁石壁插天。曲闌盡處。童子滌硯。坐石上填詞者。項蓮生鴻祚。水檻半露。二人對坐其中。女郎執拂侍者。爲餘杭嚴鷗盟杰及

小米。小米執卷若問難狀。小閣相連。據案作吟社者。曉樓自貌也。其侍案觀者。高爽泉塏。以手指圖若有所商榷者。諸秋士嘉樂。閣前柳蔭覆地。置壺焉。坐磐石上觀童子拾矢者。吳仲雲振棧。持扇聯坐者。夏松如之盛。童子捧壺。坐梧桐下浮大白者。汪覺所阜。據石几撚吟髭者。胡書農敬。其弟子鄒粟園志初執詩箋立於後。展牋吟誦者。趙雪門鉞。童子捧杖。坐而聽者。龔閣齋麗正。小童遞詩筒至。二人對展詩卷者。左爲陽湖趙季由學轍。右爲歸安張仲甫應昌。古松蟠拏。下蔭怪石。坐而琴者。武進湯雨生貽汾。並坐者。陳扶雅善。側聽者。錢蕙窗師曾。倚松根撫膝而聽者。汪又村适孫。松旁有石壁焉。童子捧硯。執筆就題者。嘉興張叔未廷濟也。茂林修竹。別成境界。二人自水石間來。持白團扇者。汪少洪邁孫。奚童捧詩卷於旁者。汪小逸秉健。飛流急湍。石梁間之。童子烹茶侍坐而執拂談經者。南屏釋了義。旁坐則子律遺貌也。圖爲一長卷。由汪振綺堂以珂羅版精印。用以饋贈友好。爲非賣品。流傳乃絕少。予曾見之。按圖索驥。嚴鷗盟蒼顏白髮。年事甚高。小米微髭。爲四十許人。曉樓巨目秀眉。神情殊瀟灑。高爽泉鼻似鷹爪。諸秋士則面團團若富家翁。湯雨生厥狀魁梧。汪又村則清癯可喜。張廷濟鬚眉俱白。道貌岸然。汪邁孫年最少。風度翩翩。釋了義別具瑞相。儼然我佛如來。蓋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比諸蘭亭修楔。毋多讓焉。

### 張仙送子考

舊時閨闈。輒懸張仙圖。謂有一索得男之兆。實則生育乃天然之理。與圖絕端無關係者也。圖中張仙。狀若貴公子。張弓挾彈。有一發中的之勢。但圖之者均此中庸手。筆墨粗劣。一無是

處。我蘇之玄妙觀。滬上之城隍廟。此種圖幅。觸目皆是也。張仙之說。屢見於各家筆記。陸文裕金臺紀聞云。張仙像是蜀主孟昶挾彈圖。初花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於壁。謹祀之。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詰焉。花蕊跪答曰。此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於是傳之民間。遂爲祈子之祀云。明高青邱有謝海雪道人贈張仙像詩。謂宋蘇老泉嘗禱之而得軾轍二子。按蘇老泉集有張仙贊。謂張名遠霄。眉山人。五代時遊青城山得道。又續文獻通攷。謂張遠霄。眉山人。有四目老人傳以弓彈。謂能辟疫。並授以度世之法。明一統志則謂張遠霄往來邛州挾仙樓。常挾彈爲人家擊散災難。人呼爲張四郎。然皆與送子無涉。又曝書亭集。謂神姓張名惡子。產於越雋。又太平廣記。梓潼神姓張。名惡子。故詞人况蕙風謂梓潼自有像。縉衣紗帽。與張仙殊不類。又按王長公勘書圖跋云。宋初諸降王中。獨孟昶有天人相。見於花蕊夫人所。供其童子爲玄詰。武士爲趙廷隱。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其實。故目爲文皇耳。觀此則與金臺紀聞所述。又稍有歧異矣。我友張樹中嘗作歐遊。於德之柏林某博物館中。見有絹本張仙送子圖。畫絕工緻。設色又鮮美可喜。蓋庚子之役。聯軍入京所掠得者。可知清宮中亦有所子之舉。此圖定出名手。奈無款識。無從稽攷。爲可憾耳。

## 僞畫

畫多僞作。自古已然。卽清宮所藏。供帝王萬幾之餘。加以宸賞者。亦復贗鼎充斥。混淆難辨。近來人益狡獪。作僞日多。如吳昌碩生前。僞作所在皆是。有購得其立幅。就詢是否真蹟

者。昌頌略一諦視。知非出於己手。乃莞爾曰。此畫筆墨穉弱。大概爲予早年之作。然已不甚記憶矣。事後。有問其何不直率否認者。昌頌曰。作僞者迫於生計。殊爲可憐。好得明眼者自有人在。固不必斥逐之以破其瞰飯術也。人咸服其雅量。

錢化佛之畫佛。亦有聲海上。某次。在某牋扇肆。發現僞作之無量壽佛一幀。化佛故意購買之。并索得發票。證件既全。控之於官。結果以畫之作僞。爲尋常之事。不得直。於是僞畫之風乃益盛。如此判決。殊非公允之道也。

我師胡石予先生畫梅四十年。予得其數幀。珍之如拱璧。聞其掌教吳中草橋學舍時。有溧陽王生在冷攤買得有石予款之墨梅一幅。欣然以示石予先生。石予先生曰。此贗鼎也。且紛亂無序。俗氣熏人。言至此。王生爽然若失。石予先生遂慰之曰。爾無悔。我可爲爾補救之。卽伸毫於左邊空處補寫一枝。綴以數花。題句其上曰。生前已有假名者。死後可知價值高。笑語王生休懊惱。爲君左角一添毫。我畫梅花四十春。冷攤發現已頻頻。不知雅俗難淆亂。婢學夫人惜此人。又跋數語曰。王生在冷攤購得署予名之墨梅一幀示予。予曰。此贗鼎也。王生甚懊喪。因念其擲金可惜。爲補一枝。并題兩絕句。俾稍增酷嗜予畫之興味云。

吳中某名畫家。茲已物故矣。其生前喜爲僞王石谷山水。有叩之。曰。予之畫潤雖昂。然與其爲己畫。毋寧爲王石谷之代價之高。聞者笑頷之。某名畫家晚年作品綦少。職是故也。

從權之茹素

人與萬物。同具生命於天地間。固不當仗智力以殘殺之。此時彥所以有保護動物會之組織也。而殘殺動物。什九用充口腹。實則此爲未開化時代之蠻性。至今未革耳。當蠻荒時。人民不解耕稼。遂獵獸弋禽以爲食。茹毛飲血。所殺不知其數。既進化而爲游牧。再進化而力田藝種。植物乃爲人類食用所必需。此時生活已趨正軌。不料數十年後。我人猶以貪口腹故。而一任其蠻性之發展。揆之於理。殊屬未合。故儒家以仁存心。有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及以羊易牛之說。釋家更以不殺生爲戒。其道固一致也。卽近今科學家言。亦以蔬菜之滋養。勝於肉類。而呂碧城女士又曾發表一談話。謂牛羊宰殺。動輒數十成羣。牲畜亦具感觸之本能。遲殺者目覩解剖。耳聞嘶號。其悚懼惶恐。不堪言狀。如是。則血中自起毒素作用。運化全體。人類食之。於是爲戾氣所結。漸失天和。而殺機自開。此人類好鬥之所由來也。予抱茹素之念已久。然遷延未能實踐。無毅決之心。深引爲愧。無已。乃爲茹素之從權者。平日專食蔬菜。偶逢年節。則稍啖葷腥。而取雞鴨等卵。聊以解饞。俾養成將來茹素之習慣。頃讀前人筆記。頗有與予意相合者。如袁小修珂雪齋近集云。少食葷腥。多食蔬菜。漸習澹泊。以爲將來茹素戒葷之機。居家每日或一食肉。他如難致難死之物。爲鱔鱉牛犬及雀炙等。事屬可已。宜盡斷之。又東坡外紀云。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卽放之。餘者幸作一杯羹。今日我家常膳。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放而救渠命。殪者烹而悅我口。雖腥羶之慾。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耳。願世人取法於此。則雖不能斷殺。然以少殺爲訓。固較愈於恣意口腹。而多殺生命也。

### 吳中滄浪亭之沿革

讀歸震川滄浪亭記。無不企慕蘇舜卿之遺蹟。而發思古之幽情。滄浪亭在吳中盤門內。其勝尤在臨水曲廊。疊石外露。通以小橋。與可園相對。每當夏秋之交。芙蕖出水。亭亭然。有似美女子紅妝翠袖搔首弄姿也。有時着一二紅蜻蜓。因風搖曳。益饒畫意。爲之留戀駐足。曩歲星社雅集。餐飲於此。大風且雨。社友衣衫沾濕。吟最難風雨故人來句。而飛觴行令盡半日之歡焉。是地本爲廣陵王元璩別業。或云其近戚吳軍節度使孫承祐所作。宋蘇子美得之。傍水作亭曰滄浪。紹興時。爲韓蘄王所有。由元至明。廢爲僧舍。嘉靖間。就其址建韓蘄王祠。釋文瑛於大雲庵旁復爲滄浪亭。清康熙間。又建蘇公祠。商邱宋犖尋訪遺跡。復構亭於山巔。得文徵明隸書滄浪亭三字額。咸豐間燬。同治十二年。巡撫張樹聲重建。近年由桃塢居士吳子深修葺。煥然一新矣。內設五百名賢祠。刻遺像於壁。自周至清。凡五百七十餘人。學友顏君文樑。就西廡爲美術專門學校。得地於此。至相當也。中有明道堂。面水軒。仰止亭。東菑。西爽。藕花水榭。聞妙香室。見心書屋。看山樓。印心石屋。陸舟水屋。步碕。翠玲瓏諸勝。題聯均出名手。如張之萬云。短艇得魚撐月去。小軒臨水爲花開。吳履剛云。彷彿煙波中。花天月地小開闢。俎豆竹梧徑。冥交神契偏周遊。薛時雨云。百花潭煙水同情。年來畫本重摹。香火因緣。合以少陵配長史。萬里風流波太險。此處緇塵可濯。林泉自在。從知招隱勝游仙。郭伯蔭云。漁笛好同聽。羨諸君判牘餘閒。清興南廡追庾亮。塵纓聊一濯。擬明日刺船徑去。遙情滄海契成連。洪鈞云。徙倚

水雲鄉。拜長史新祠。猶爲羈臣留勝蹟。品評風月價。吟廬陵舊什。恍聞孺子發清歌。蓋又附有蘇長史祠也。栽竹殊茂。掩映阜石間。吳昌碩題之云。未知明年在何處。不可一日無此君。摘句爲之。天衣無縫也。宋牧仲有滄浪志。社友蔣君吟秋更輯滄浪新志。所以步武昔賢。提倡古蹟。意至善也。

## 嵯縣之古佛

采風問俗。昔人所尙。予喜就各地友好。談遺物古跡。以供操觚資料者。十餘年於茲矣。一昨課餘。學弟夏乃疇。爲述其故鄉嵯縣之形形色色。頗饒趣味。爰記之於下。夏之言曰。嵯縣本漢剡縣地。後改爲瞻縣。宋更名嵯縣。以縣東三十四里有嵯山。山下有嵯亭。張稷爲邑令。至嵯亭生子曰嵯。而嵯之爲名乃益著。明清皆屬浙江紹興府。民國初。屬浙江會稽道。凡遊其地者。莫不願一瞻鐵佛寺大佛寺之古佛以爲快。鐵佛寺在東門。佛爲鐵鑄。高丈許。智度論所謂佛身如金山。演出大光明。惟寺佛有焉。佛背有尉遲敬德監製印。則佛爲隋唐古物可知。佛殿初遭火。後遭水。既而又爲狂飈所傾圮。然鐵佛歷劫不磨。巍然如故。若干年代來。鐵佛固已飽閱興亡矣。邑人以爲瑞迹天中。靈儀象外。協讚無上。弼成元功。於是每逢朔望。香煙繚繞。膜拜祈福者。絡繹不絕也。住持某。風雅好栽卉木。庭除中蔓紅延碧。絢爛盈眼。以紫藤建蘭爲最盛。有墨月季一株。色黝黑似險糜。厥朶豐碩。彷彿肥人之拳。爲遠近數百里所未有。住持寶愛之。春秋佳日。輒以伊蒲饌饗檀越。檀越飫領色香。留以題詠。住持大喜。彙而付諸裝池。用以張壁

也。不料前歲月季被竊。住持出賞格以求之。終不可得。爲之惋惜不置。又距縣治四十里。有地名曰新昌者。以大佛寺聞。佛以巨石鑿成。髻銜龍髮。頂秀螺文。琢製殊精緻。而法身高大。尤勝鐵佛。佛指摻摻。長與人侔。則其他可以想見。附近有千佛巖。大小佛象。凡一千零二十八尊。灼灼金容。妙具狀態。據云。石工計三世。始克竣事。雖無稽之談。不足爲信。然其匠心獨運。蔚爲大觀。以言藝術。固不在角直楊惠之所塑羅漢下也。

### 滇南之卉木

社友陸澹齋君。曾作滇南之遊。攜歸雲南備徵志一書。備徵志爲浪穹王樂山所纂。宣統元年郭子南學使。用集字版重印。以廣流傳者。凡二十一卷。地勢沿革。文物風尚。收羅殆盡。關於卉木。亦間有記載。爰假而摘存之。亦他日新羣芳譜之資料也。

點蒼山麓寫韻樓。爲明末詩人唐大來。薙髮號担当和尚者所寓地。樓前白茶花。高數十丈。大數十圍。花如玉蘭。心殷紅。滇南只此一樹。埋條分種。皆不活也。

蒼山絕頂有高河菜。七八月生。紅莖碧葉。味辛如芥。櫻桃樹極多。大數圍。高數十丈。白多於紅。味酸澀。連翹花遍於籬落。黃色可觀。杜鵑有五色。茶花亦有黃紫紅白四種。其大如盃。夜合樹廣數十畝。枝幹扶疏曲折。開花如小山覆錦被。絕非江浙馬纓之比。草麻數十年不凋。其本可作梁棟。土人以之構堂屋。番瓜如斛大。有重至數百斤者。茄大如斗。瓠匏可盛粟二十斤。片之可爲舟航。梨至有七斤重者。



也。不料前歲月季被竊。住持出賞格以求之。終不可得。爲之惋惜不置。又距縣治四十里。有地名曰新昌者。以大佛寺聞。佛以巨石鑿成。髻銜龍髮。頂秀螺文。琢製殊精緻。而法身高大。尤勝鐵佛。佛指摻摻。長與人侔。則其他可以想見。附近有千佛巖。大小佛象。凡一千零二十八尊。灼灼金容。妙具狀態。據云。石工計三世。始克竣事。雖無稽之談。不足爲信。然其匠心獨運。蔚爲大觀。以言藝術。固不在角直楊惠之所塑羅漢下也。

### 滇南之卉木

社友陸澹齋君。曾作滇南之遊。攜歸雲南備徵志一書。備徵志爲浪穹王樂山所纂。宣統元年郭子南學使。用集字版重印。以廣流傳者。凡二十一卷。地勢沿革。文物風尚。收羅殆盡。關於卉木。亦間有記載。爰假而摘存之。亦他日新羣芳譜之資料也。

點蒼山麓寫韻樓。爲明末詩人唐大來。薙髮號担当和尚者所寓地。樓前白茶花。高數十丈。大數十圍。花如玉蘭。心殷紅。滇南只此一樹。埋條分種。皆不活也。

蒼山絕頂有高河菜。七八月生。紅莖碧葉。味辛如芥。櫻桃樹極多。大數圍。高數十丈。白多於紅。味酸澀。連翹花遍於籬落。黃色可觀。杜鵑有五色。茶花亦有黃紫紅白四種。其大如盃。夜合樹廣數十畝。枝幹扶疏曲折。開花如小山覆錦被。絕非江浙馬纓之比。草麻數十年不凋。其本可作梁棟。土人以之構堂屋。番瓜如斛大。有重至數百斤者。茄大如斗。瓠匏可盛菜二十斤。片之可爲舟航。梨至有七斤重者。

太和縣土橄欖生籬落間。如龍眼。色紅黃。味同閩中青橄欖。黃柑產寶川者。大如盃。胡桃皮薄如紙。山桃皮厚可榨油。榛松皆不下遼東。但味淡少遜耳。花之屬四時不絕。雖大雪。五色爛漫。略不萎謝。刺桐花開於七月。極紅。旁映他樹。山石皆赤。惟蘭不香。梗葉之大。過閩蘭二十倍。鈎藤亦出蒼山。以之釀酒。名稱魯麻。

蒙化府產鷄墘菜。赤白二種。赤色味絕佳。其油甘香。可調五味。椒油色碧如泉。其香如蘭。入蔬中食。則沁肺腑。溲溺皆馥。

永昌郡梧桐木。其華柔如絲。民績以爲布幅。廣五尺以還。潔白不受污。名曰桐華布。

小桃紅葉如海棠。幹如枳棘。花如木瓜。赤色黃蕊。果如龍眼而扁。形如金瓜有楞。香味亦多類木瓜。二月華。十月實。

麗水城出波羅蜜。果大者。若漢城甜瓜。引蔓如蘿蔔。十一月十二月熟。皮如蓮房。割之色微紅。香可食。或云。此卽思難也。南蠻以此果爲珍好。

### 明人筆記中之鴉片煙

鴉片流毒於我中華。直至近今始下嚴厲之禁令。從此除惡務盡。大好青年。無復沉淪黑籍。殊堪慶幸也。猶憶予幼時。鴉片之普遍流行。甚於今日之捲煙。其價值較諸今日捲煙尤爲低廉。吸鴉片者。十人而九。於是銅琢之盤。銀緣之槍。鋼製之籤。牙雕之盒。家家置備以供客享。市廛間煙鋪林立。往煙鋪吸煙。不啻入茶坊品茗。酒肆飲酒。視爲尋常之舉。予嘗隨父執至廣誠

信。廣誠信者。滬上大規模之煙鋪也。密房曲室。煙斜霧橫。侍者靈敏。可頤指。可氣使。而糖果也。什物也。骨董也。販者麇集以求沽。後之所謂燕子窠。具體而微。不能及也。按鴉片之入我國。本爲藥劑之一種。因含嗎啡等質。有定痛安眠之功。人遂吸之而成癮。卒至形銷骨立。事業盡廢。其起始尙在明時。頃讀明人曾羽王日記。有鴉片煙一則云。予幼時。聞有鴉片煙之名。然未見有吸之者。予年三十六而遭鼎革。始於青村王繼維把總衙內。見有人吸此。以爲目所未覩也。自李成棟破郡城。官兵無有不吸之者。由是沿及士民。二十年以來。吸之者十分中幾居六七。青村南門黃君顯之子。吸煙於鹽鍋之左。煙醉後。渾不自主。翻身入鍋。立死。可知鴉片之爲害。已有三百餘年歷史。而鴉片之戰。喪權辱國。爲西人藐視吾華之開端。推原禍首。則芙蓉仙子之罪。擢髮難數。若再遷延不與之絕。則國亡種滅。可立而待。言之猶令人惶悚不置也。

假山

買山有願。歸隱無從。蓋限於境與力。有不易得償者。於是栽卉種樹。累石疏泉。居然城市而山林矣。彼主人者。嘯傲觴詠其間。如此清福。洵非南面王所得而易也。社友范子煙橋謂假山始於李唐。阿房宮賦祇及五步一樓。十步一閣。未曾述及假山。三都賦中亦無假山之證據。祇白居易之廬山草堂記有聚拳石爲山語。則唐時始有假山可知。然據予所考。煙橋云云。似未可信。三輔黃圖載梁孝王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栖龍岫等。又漢舊儀云。茂陵富民袁廣漢。於北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於中。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

里。按此則假山漢已有之。唐皮日休詩云。兒童不許驚幽鳥。藥草須教上假山。至唐已爲習見之物矣。

堆疊假石。非胸具邱壑者不克勝任。往往一拳石之微。左置失諸密。右列失諸疏。高則景爲之礙。低則姿無以見。於是有延至旬日或半月而未成者。則假山之全部工竣。所費時日不言可喻矣。我友鄒君盛文。園藝家也。善疊假山。謂假山惟一之材料爲太湖石。爲太湖附近所產之一種巖石。久經湖水衝激。致巖中質地之鬆軟者。洗刷殆盡。形成七竅八洞。卽質地堅硬者。時受盪滌。亦極爲光潤。精巧無可比擬。當宋元時代。已名滿國內。極盡收羅。遍運各地矣。迄今需用日多。品質佳良者。每石值數千金。極普通者以噸計。亦須十餘金。運輸費用。尙不在內。但產額日漸減少。因此有運用他種蠻石。聊以充當者。然形態遠不及也。假山之堆疊。非普通工匠所能成。普通工匠。僅能任重致遠。別有相工。乃爲專役。相者相石。石形如何。石勢如何。石紋如何。石理如何。各就其宜。然後合於自然。而配搭用鐵鈎。接密用米漿。經百數十年。而不致移動。今者改用水門汀。但遠不及鐵鈎米漿之耐久堅固也。

古無專書談假山者。僅散見一二則於各家筆記。如清錢梅溪藝能編云。堆假山者。國初以張南垣爲最。康熙中。則有石濤和尚。其後則仇好石。董道士。王天於。張國泰。皆爲妙手。近時有戈裕良者。常州人。其堆法尤勝於諸家。如儀徵之樸園。如皋之文園。江寧之五松園。虎邱之一榭園。又孫古雲家書廳前山子一座。皆其手筆。嘗論獅子林石洞。皆界以條石。不算名手。余詰之曰。不用條石。易於傾頽奈何。戈曰。只將大小石。鈎帶聯絡。如造環橋法。可以千年不壞。要如真山洞壑一般。然後方稱能事。余始服其言。至造亭台池館。一切位置裝修。亦其所長。

吳中園林多假山。留園有濟顛石。危立鴛鴦池畔。妙得神態。冠欹側。肋骨袒露。加之黧蘇斑剝。彷彿布衲之破綻然。又冠雲峯。高二丈許。爲宋代花綱石故物。冠雲峯側之岫雲峯。亦明東園所遺。城北獅子林。假山高低迴折。令人迷於往復。相傳爲倪雲林所堆。或似狡狴。或似虬虎。或似丹山鳳。或似巫峽猿。或似朝士執圭。或似老人拄杖。而巍然特兀者。則不啻醉酒之李青蓮。而伸足使高閣宦脫鞵。尤爲傑出。但沈三白之浮生六記。却貶抑之云。獅子林雖曰雲林手筆。且石質玲瓏。中多古木。然以大勢觀之。竟同亂堆煤塊。積以苔蘚穿以蟻穴。全無山林氣勢。以予管窺所及。不知其妙。自園歸巨賈貝氏所有。修葺之餘。補以黃石。斧鑿之痕畢現。益形損色。前晤幽默大師林語堂。謂曾遊獅子林。以累石未免失之於俗。不得不深佩沈三白爲知言。又惠蔭園有小林屋。巖洞窈然。瀦水澶澶。曲折架以石梁。梁殊窄狹。纔可顛步。而奇柱下垂。幾及人肩。拊壁以行。愈深而愈曖昧。其極也則又豁呀豁開而出洞矣。又葑門舊織造署之瑞雲峯。亦宋代物。高一丈五六尺。橫約四尺餘。色殊黝古。而嵌空玲瓏。砒然突出。自遠望之。有若雲氣全溢。縹渺濛濛。此瑞雲峯之所以名歟。又護龍街之怡園。有慈雲洞。洞中一石突出。未加刻削。天然作觀音大士像。髣以金采。其色爛然。又黃鸝坊橋東之環秀山莊。假山亦名著東南。縈旋屈折。巖崑嶽巖。疑續連而中斷。似屹嶠而相轄。將升而突降，欲左而忽右。迷離惝惚。使人莫之適從。

滬上人士。競趨歐化。園林以平曠爲尙。不復注意假山。僅存者爲豫園萃秀堂。每歲重九例必開放一次。以便士女連襪登高。俗稱大假山。予幼時曾隨先大父錦庭公杖履至此。匆匆四十年。今秋星社雅集。假萃秀堂舉行。則假山已非舊觀。黃石修補。圍以鉛索。色調殊不諧和。其

失無異吳中之獅子林也。又內園每星期日開放。假山正對堂宇。極雄奇傑出之致。山有樓。可以眺遠。爲塵囂中之佳地。又哈同路之愛儷園。假山饒有古趣。相傳爲日涉園故物。移徙以往者。日涉園在滬南喬家路附近。今已廢爲市廛。原址無復可尋。園與豫園露香園爲清初三大名園。露香園故址。尙沿稱露香園街。惟假山不知遺落何處矣。

堆疊假山。爲我國固有之藝術。前已述之矣。顧又有未盡者。頃據園藝家鄒君盛文言。此道分南京蘇州金華上海四幫。南京之堆法。未免失之粗率。其中以馬召棠爲能手。蘇州則細緻多。其人王姓某名。尤爲前輩。他如金華之金大鰲。虞金標。上海之沈裕堂。能兼京蘇幫之長。富商巨宦。布置園林者爭聘之。石料大都從宜興湖州等處來。宜興之石在淺灘間。取之較易。湖州之石。掩埋地下。非採掘不爲功。且石殊笨重。加以運費。值乃倍蓰矣。

太湖石著名甚早。白居易有太湖石詩云。尖削琅玕筍。窪剜瑪瑙壘。又云。蒼然玉一堆。劉禹錫和牛相公題太湖石詩云。從風夏雲勢。拂拭魚鱗見。牛僧孺太湖石詩云。念此園林寶。還須別識精。又云。胚渾何時結。嵌空此日成。高啓太湖石詩云。微鑿洗出珠窩圓。昔人詠歎。不克盡舉也。

鈕玉樵觚臙。紀查孝廉伊璜。在吳六奇將軍幕府。見園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縹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旣沒。青娥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峯巋然尙存。此一段佳話。足爲假山生色。

陸羽玩月詩。辟疆舊林園。怪石紛相向。又潘稼堂滄浪亭賦。載稽吳會。夙富園池。若辟疆

之繆松怪石云云。觀此可知辟疆園之假山。定必匠心獨運。足以瞻賞。按辟疆園在吳中府橋西街之北口。今則顧氏子孫分居之。不知所謂怪石者尙存留否。甚可念也。

滄浪志之累石。爲錢氏時廣陵王物。石磴陂陀。欄楯曲折。翼以修廊。顏曰步碕。王式丹有步碕詩云。騎入定不可。搘筇徐步宜。故應幽處好。未許外間知。宛委蘚花路。橫斜梅樹枝。迴廊方寂寂。嘯鳥夕陽時。自予飢驅海壖。不涉其勝者。數年於茲矣。

鄧尉之西南玄墓山。聖恩寺後奇石積累。絕似人爲之假山。俗有真假山之號。曩與眠雲及故許君指巖過此。駐足玩賞者久之。今日回憶。猶在目前也。

### 聊齋志異之考證

聊齋誌異之作者蒲松齡。字留仙。號柳泉。山東淄川人。屢試不利。至康熙辛卯。始成歲貢生。乃肆力於古文。以餘閒搜奇抉怪。著聊齋志異一書。世認爲談狐說鬼之第一著作。王漁洋讀之。且書一絕於書後云。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時。相傳漁洋欲以巨金購之。蒲不許。因加評駭而還之。然冷廬雜識獨以爲不然。如云。相傳漁洋山人愛重此書。欲以五百金購之不能得。此說不足信。蒲氏書固雅令。然其描繪狐鬼。多屬寓言。荒幻浮華。奚裨後學。視漁洋所著香祖筆記。居易錄等書。足以扶翼風雅。增益見聞者。體裁迥殊。而謂漁洋乃欲假以傳耶。

新世說云。蒲留仙居鄉里。落拓無偶。性尤怪誕。爲村中童子師以自給。不求於人。其作聊

齋志異時。每晨攜一大瓷罍。中貯苦茗。又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陳蘆席。坐於上。煙茗置身畔。見行者過。必強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渴則飲以茗。或奉以煙。必令暢談乃已。偶聞一事。歸而潤色之。如是二十餘年。此書方告成。故筆法超絕。

志異共十六卷。四百三十篇。乾隆初。始刊於嚴州。雲湖但明倫加評重刊之。明倫爲當今美術家但杜宇之祖父。據杜宇云。渠家舊藏志異木版凡三付。茲已朽蛀不完。并書亦烏有。日前杜宇曾以五金購得渠家所刻本。先人遺澤。藉此紀念也。有正書局有原本聊齋志異。文字稍有出入。又余歷亭王約軒有聊齋摘鈔本。分十八卷。分類爲二十六。字句微有異同。且有一二條爲今本所無者。又成都劉梨仙所藏寫本聊齋志異。較今本多十八篇。聊齋尙有拾遺一卷。凡二十七篇。魯迅謂其中殊無佳構。疑爲後人擬作。聞道光時榮小圃得自蒲氏裔孫者。都四十二則。如金頭陀。犬姦。螳螂。黃靖南。蠍客。藏蟲等。皆短作。又有志異逸編。爲劉滋桂之尊人黼庭。購得其稿而付梓者。滋桂有一序云。同治己巳。先君需次教職。攜桂至瀋陽讀書。有淄川蒲留仙七世孫。賈人碩菴氏。精日者術。出其家藏聊齋志異全集二十餘冊。先君披閱。有未經鈔梓者五十六條。按條錄竣。重爲裝璜璧還。維時桂甫成童。迄今閱五十餘載矣。宣統二年。兒子登穀充東平警差。與股員周君止敬善。談及聊齋逸編。周君嗜古情殷。來函囑予評註。將付鉛印。予移家肇東縣。甲寅脫稿。惟註多疏漏。評尤粗淺。姑備錄之。俟質高明。既不負周君之囑。而先生滄海遺珠。共獲欣賞。亦藝林之快事也已。所謂拾遺逸編。或爲蒲氏當時之刪稿。未可知也。

對於志異讚美者。如春在堂隨筆云。聊齋藻績。不失爲古豔。三借廬筆談云。用筆精簡。寓



意處全無跡相。蓋脫胎於諸子。非僅抗手於古史龍門也。一斑錄云。具非常之抱負。無可發洩。不自知墨生香。筆生花。風雲歌舞。噓成蜃氣樓台。滿海天半壁。此書並非立德。亦非立功。並不足爲立言。而蒲留仙自不朽。加以指摘者。如蟲鳴漫錄云。其中未及檢點者頗多。最可笑者。賈奉雉一段。賈既坐蒲團百餘年。其妻大睡不醒。迨其歸來。已是曾元之世。又復應試爲官。行部至海濱。見一舟。笙歌騰沸。接引而去。賈之識爲郎生。固宜。何以云僕識其人。蓋郎生也。夫此僕爲賈生歸後所用。不得識郎生。爲賈未遇仙時所用。則早與其子孫淪滅矣。文人逞才。率多漏筆。此類是也。紀昀云。今燕昵之詞。蝶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之。又所未解也。

蒲著述宏富。志異外。尙有省身語錄。懷刑錄。歷字文。日用俗字。農桑經。鶴軒筆札。聊齋文集。聊齋筆記。聊齋詩集。聊齋詞。東郭傳。羣殘鬧瞎傳。醒世曲。逃學傳。磨難曲。磨難曲已在日本東京文求堂出版。有路大荒註。餘如戲三齣。考詞九轉貨郎兒。鍾妹慶壽。鬧館。又俚曲十四種。名不備載。又醒世因緣一書。胡適考證。謂亦蒲筆。

鄒酒丐曾訪蒲墓而祭之以文。附識有云。遜清光緒戊子夏。予慕淄川礦山。離公所居之蒲家莊四里。七月二十五日。與同事孫君逸如。攜隻鷄斗酒山果。往墓上致祭。經躍龍寺北里許。始抵蒲莊。公居已殘毀如牛欄。問聊齋無知者。後訪得一叟年六十三。裸跣出應客。謂是柳泉公八世孫。宅輾轉售人。惟老梧一株。爲公所植。後引至公墓。則老柏成林。冢直長式。前石碣一。上刊墓表。言公聊齋祇八卷。冢東一冢。爲公父敏吾名槩者所葬。附二妻一妾。表爲同邑張元所撰。叟一子作礦工。孫一均不識了。予爲之黯然。墓表載於聊齋文集之卷端。謂蒲性樸厚。篤交

遊。重名義。而孤介峭直。尤不能與時相俯仰。少年時與同邑李希梅及予從伯父歷友親。旋結爲郢中詩社。王司寇素奇蒲才。屢寓書將致於門下。卒以病謝。辭不往。祖生泐。父槃。娶增廣生劉季調女。子四人。孫八人。曾孫四人。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八十有六。蒲之梗概。可以知之矣。

### 如何免除蜈蚣毒

夏日爲蟲世界。有肆毒以害人者。凡卑濕草蔓之處。尤多蜈蚣。蜈蚣一名虻。一名商距。今俗謂之百足。爲節足動物。以扁平之環狀。合成二十有二節。每節有脚一對。頭部有小孔。內通毒腺。注射毒液。人遭之腫痛欲絕。甚爲可畏。且蜈蚣能飛躍。謝在杭之五雜俎有云。蜈蚣長一尺以上則能飛。予親見人懸食器於室中者。去地七尺許。一大蜈蚣盤旋窺伺。無如之何。良久於地下作勢。頭尾相就。如彎弓狀。一奮擲而上。卽入器中矣。夏日居家之無冰箱者。食物剩餘。恐越宿餒敗。故往往露置於風檐疏簾之下。不知最易沾染蟲毒。一經誤食。未免致疾。或有性命之虞。是不可不加以注意者也。若我人在納涼之際。偶被蜈蚣所咬。輕者可磨雄黃蘸水塗之。或取鷄之口涎。塗之亦效。更有以搔下之頭垢及水磨指甲塗患處以止痛者。蜈蚣如入耳。則取大蒜擦於雄貓之鼻端。貓卽遺溺。以盞受之。令患者側臥於榻。入蜈蚣之耳向上。灌貓溺於耳中。不一刻蜈蚣卽蠕蠕而出。屢試不爽。又鶴林玉露。有蜘蛛灑溺以殺蜈蚣之說。初不之信。頃見前輩孫漱石先生貺予之退醒廬筆記。記其哲嗣志超君用蜘蛛吸收蜈蚣毒事。雖非灑溺。亦奏奇功。爰

節錄之如下云。一夕鬱暑。予於夜膳後倚窗小坐。與家人叙語。偶偷片刻之閒。幼子志超。年甫七齡。跣足科頭。依依膝畔。忽狂呼趾痛。神色驟異。予見而大驚。急呼家人脫履視之。則履中有三寸許之蜈蚣一條。揚鬚奮足而出。立翻履撲殺之。而超兒之足拇趾已紅腫如小棒槌。勢且延及足背。其痛不可以須臾忍。欲爲延醫乞治。慮其緩不濟急。予憶及草頭方。有蜘蛛能吮蜈蚣咬之法。不知有驗與否。姑覓一大蜘蛛試之。此蛛果貼伏創口。作吮吸狀。不復他適。越分餘鐘。始蠕蠕而動。超兒痛乃漸止。予卽將蛛釋之窗外。令傭婦以溫水至。爲超兒濯足。移時腫退紅消。跳躍如故。合家爲之大慰。而德草頭方之確有奇效不置。惟後聞人言。蜘蛛於吮毒之餘。宜浸清水中片時。使其將餘毒滌滌。方能復活。以酬厥惠。否則必死。雖蛛亦毒物。然非仁者所宜出此。予當時以不知。未及如法以報。甚覺愆然也。

### 滬南先棉祠之滄桑

木棉一名古貝。後訛古爲吉。於是咸以吉貝稱之。解醒語云。元至元間。馬八兒國入貢。二十二年遣使至其國求奇寶。得吉貝衣十襲。吉貝樹名。其花盛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又相傳爲黃道婆傳來。陶宗儀輟耕錄載。閩廣多種木棉。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五十里許曰烏泥涇。田饒瘠。民食不給。覓種於彼。國初一嫗自崖州來。教以紡績之具。所謂一嫗。卽黃道婆也。予居滬南。嘗出入先棉祠街。是街在蓬萊路之南。西接應公祠街。吾園街。在其東穿越之。天南遜叟瀛壖雜志曾述及之云。先棉祠。亦曰黃道婆祠。相傳木棉

一種。黃嫗得自崖州。從海舶攜歸。始教之藝。被其德者數百年。邑民多私祭之。猶未列於祀典。道光五年。邑侯許榕皋。大闢城西桃林數畝。創建特祠。遵部議從先棉例。春秋崇祀。規制廓增。經畫其事者。徐渭仁紫珊上舍也。按通志及太常寺志。先棉祠初在烏泥涇。天啓間。張所望另建於寧國寺西。今在縣署西南梅溪街者。蓋其別祠。又一則云。木棉本產南番。一名吉貝。利倍絲帛。流入江南。始自宋末。自黃姑歸後。織絀器具大備。機杼之聲。比戶相聞。瀕海百里。數十萬賦稅。實半賴之。完正課之外。尙有餘布。是以人民稱殷實焉。近者俗尙奢華。物力漸耗。生計稍絀。他處種植亦不少。桐鄉沈曉滄司馬炳垣。有謁先棉祠詩。末云。北棉學南工。徐生計一朝奪。蚩蚩抱布氓。將焉贍家室。是宜濟蠶桑。補救萬分一。已爲滬民深慮而預籌之。徐文定公農民全書中。言之亦綦詳。奈滬民不能從也。今之先棉祠街。居戶毗連。間有一二紅木作及骨角作。匠工琢磨雕斲。一片塵囂。至於祠屋。則渺焉無存。事隔數十年。而變遷若此。若再隔數十年。或并此名而湮沒。未可知也。

### 西人愛好中國物品

中國物品。爲西人所愛好者甚多。最初爲畫幅。購得宋元人真跡。攜往彼邦。見題識累累。以爲可憎。乃截去之。然後張掛。而古人之精神寄托。爲之盡失。及十九世紀之末。已知題識之可貴。無復有截幅裂縑之虞。降至近今。雖一尺頁或便面。輒裝之爲帳頂之點綴。愛好之殷。得未曾有。次則爲綵色花鳥瓷器。予嘗見某君譯述法人空德之言曰。十七世紀中。中國瓷器視爲稀

罕之物。故僅於少數宮禁中陳列之。歲月變遷。遂成爲公眾嗜好。凡遇宴飲茶會。別製有柄之茶杯。以趨時尚。有時且販入白地瓷品。臨時在歐陸繪飾花紋。以任買主之選擇。瓷器與用具外。又漸及裝飾。如印度樂宮中之牆壁天花板。胥以瓷飾點綴之。又巴黎摩登女子多用中國銅鏡。反以玻璃鏡爲陳腐。又路易十四十五世紀時代。以刺繡爲特殊嗜好物。又聖羅崙街所設之中國茶館。有種種中國陳設及煙火之類。美國豪家貴族。往往用中國紅木紫檀器具。且作古式。更有用明瓦爲牕以代玻璃者。法國巴黎圖書館藏中國小說。如三國演義。有李笠翁批評本。有李卓吾批評本。以及聊齋志異。今古奇觀。堅瓠集。夜譚隨錄。藻學情林。紅樓夢散套譜等。又舞場舞女用中國摺扇。翩翩作舞。甚至有裸舞藉扇以爲遮掩者。西班牙人宴會。晚間喜用中國紅紗燈。惟以電炬代絳蠟。更愛竹簾。垂垂密室。婦女袒裼其中。以免昭彰。福建漆器。如茗盤等。爲聖誕禮物中之最珍貴者。翡翠環非貴婦人不克御帶。蓋每對動輒數千金也。意大利某公爵家佈置園林。一洗其坦易平曠之習。樓臺亭閣。以曲折幽邃爲勝。特向中國購太湖石及石筍等。堆疊得法。望之似展雲林子久畫幅。靡饒古意。西人之愛好中國物品有如此。而國人平日素不注意。且有鄙之爲腐化者。抑何可笑之甚耶。

妙嚴墓會一度遭劫

吳中多古墓。自吳蔭培李根源輩。披荆斬棘。到處探訪，一一立碣以表揚之。因有保墓會之組織。意至善也。妙嚴墓在閩邱坊巷中。長洲張霞房之紅蘭逸乘會紀述之云。顧氏依園中。有梁

妙嚴公主墓。楓林蕭瑟。池水寒漪。遊其間頗有幽靜之致。墓上爲妙嚴公主臺。前有妙嚴泉。繞以妙嚴池。今售於錢氏。改武肅分祠矣。按妙嚴爲梁武帝女。下嫁郡人孫瑒。瑒死。梁遂亡。陳高祖以先朝公主。賜宮人十。優禮之。年八十餘而卒。卽葬於顧氏依園。後爲錢氏所得。爲息園。今誤息爲薛。稱薛家園。聞因果巷禪興寺內。有妙嚴像。合十端坐。狀貌秀麗。香火供奉不絕也。又蒲林巷西有石馬庵。中有石馬。雕琢極精。亦息園故物。當甲子歲。江浙啓釁。風鶴聲中。忽傳妙嚴靈跡。愚夫婦紛往叩禱。焚香燃燭。日夜不息。且各攜瓶盎。勺池水而盈之。謂爲仙水。飲之可治宿疾。日來數百千人。未幾池水爲涸。後至者拔草以歸。謂爲仙草。草盡而掘墓土。幾無往而不仙視之。亟報之警察局。事爲保墓會會長吳蔭培所知。恐墓之歷劫殆盡也。出示禁止。並遣警士至其地。驅逐叩禱者。然以人多故。無能爲力。不得已立即鳩工築垣。繚繞以護墓。叩禱者遂失望去。茲者事隔數年。垣又頽敗。墓艸離離。幾有穴藏孤貉之概。而吳蔭培亦早捐館。彼縉紳之流。無復有垂青此一坯土者。妙嚴有知。當飲泣於地下矣。蔭培爲清光緒庚寅探花。鼎革後。留髮緘不剪。自署平江遺民。擅書法。墨跡流傳甚多。年八十餘。精神矍鑠。尙徒步往來。不假車輿。時至護龍街骨董鋪及冷攤。摩挲吉金樂石。予曩日在蘇頗見之。至今猶能想像云。

### 投稿酬金之起始

我輩賣文爲活。輒寫小說雜作以博潤資。有高至每千字七八金者。亦有低至千字祇四五角者。

要皆文人末路所爲。一自市况日惡。各刊物之廣告。收入銳減。致心血結晶之文稿。亦有不易脫售之概。言之殊堪歎息也。考投稿之有酬金。自前清宣統二年商務印書館發行之小說月報始。其時主輯者爲王蘊章先生。予尙藏有最初之月報若干冊。錄其稿約如下云。一本報各門皆可投稿。短篇小說尤所歡迎。一來稿務祈繕寫清楚。并乞將姓名住址。詳細開示。以便通訊。一如係譯稿。請將原書一同擲下。以便核對。一中選者分五等酬謝。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四元。丙等每千字三元。丁等每千字二元。戊等每千字一元。一來稿不合者。立即退還。惟卷帙過少者。恕不奉璧。或如有詩詞雜著遊記隨筆以及美人攝影風景寫真惠寄者。本社無任感叙。一經採用。當酌贈本報若干冊。以答雅意。惟原件概不退還。其時撰稿者。如林紓。許指巖。徐卓呆。朱樹人。嘯天生。趙紱章。徐仲可。亞東一郎。悵庵。泣紅。心石。况梅。采南等。分圖畫。短篇小說。長篇小說。譯叢。筆記。傳奇。文苑。附錄。文言佔十之七八。語體祇十之一二。蓋俗尙如此。不若今日語體之普遍也。

### 鵝

禽類之伍高士者。其惟鵝乎。古之愛鵝者。皆稱王右軍。人亦舉羣以相贈。物歸所好。信然。不知尙有與右軍表同情者。辨正論云。瑯琊王襲之嘗養雙鵝。甚愛之。夜夢鵝口銜一卷經。鵝多異名。一稱舒雁。見本草綱目。又曰兀地奴。見清異錄。又曰蒼鵝。見爾雅。相傳倪雲林喜啖蒸鵝。法用肥鵝一。宰後洗淨。用鹽椒酒等拌和。塞入青葱。以填滿爲度。

鵝之外面。滿塗蜜拌之陳酒。鍋內盛清水及黃酒。上加篾架。置鵝其上。用桑皮紙糊封。燃茅柴二束。爛閉至鍋蓋冷卻。將鵝翻身。再燒茅柴一束。便熟。撕其肉。蘸醬麻油食之。稱爲雲林鵝。

閒情偶寄。述有告以食鵝之法者。謂昔有一人。善製鵝掌。每豢肥鵝將殺。先熬沸油一盂。投以鵝足。鵝痛欲絕。則縱入池中。任其跳躍。已而復擒復縱。炮淪如初。若是者數四。則其爲掌也。豐美甘甜。厚可徑寸。是食中異品也。予曰。慘哉斯言。余不願聽之矣。物不幸而爲人所畜。食人之食。死人之事。償之以死亦足矣。奈何未死之先。又加若是之慘刑乎。二掌雖美。入口卽消。其受痛楚之時。則有百倍於此者。以生物多時之痛楚。易我片刻之甘甜。忍人弗爲。况稍具婆心者乎。地獄之設。正爲此輩耳。

甬俗。鵝爲款待上賓之物，其珍貴不啻魚翅。我友沈君仲賢。嘗赴甬友之宴。主人殺鵝以饗。批成薄片。裝於碟中。奈爲清水淡煮。腥甚於魚。主人一再勸食。汪君勉進一片。幾爲陳仲子第二，且鵝肉下更墊連殼之大落花生。尤爲特殊。口之與味。其不同嗜有如此。

鵝色白。其雛則嫩黃可喜。故通稱黃色之嬌美者曰鵝黃。王安石詩。弄日鵝黃裊裊垂。謂柳也。菊譜。都勝出陳州。開以九月末。鵝黃千葉。謂菊也。林逋詩。秧田百畝鶩黃大。謂秧也。蘇軾詩。應傾半熟鵝黃酒。謂酒也。

鵝夜鳴應更。農家用以防賊。其機警如此。又不讓於韓盧黃奴也。



## 捕狼獵象法

狼爲豺屬。尖喙駢脅。野性難馴。捕之殊不易。相傳獵者以法獲之。其法掘地爲巨坎。人縛豕匿其中。上覆木板。板上鑿兩圓孔。人擊豕使叫號。狼聞聲至。以足伸孔中探之。人亟握其足。起立肩之而歸。狼隔一板。無所施其爪牙也。

象龐然大物也。產於炎地。馴養之。可以任重。可以代步。捕法。於曠地植木爲柵。柵凡三重。野象之出。必以羣。雌象又必以雄象爲導。捕之者。俟其近柵。縱一馴母象以誘之。野象隨之入柵。柵上設有啓閉之機捩。野象既入。卽閉第一重柵門。野象見不能退。姑隨馴母象以入第二重。又閉絕之。及進第三重。則立釋馴母象出。而野象悉困垓心矣。野象驚欲走。以鼻撼木柵。力絕巨。木柵往往爲毀。然毀其一而尙有兩重爲範。力已疲。不能再施橫暴矣。飢餓不使食。七日後。捕者釋一頭出。乘勢跨其背。象以長鼻反擊。捕者備有鋼鈎勾之。象負痛不敢崛強。更以鈎曳其耳。左右指揮之。然後徐與之食。而野性自馴。其他亦如法爲之。馴象可得善價。每頭易數百千金。皮毛皆灰色。白色者尤爲珍貴。古時以象作戰。需用更廣。蓋象革堅厚。戈矛不易傷。勝於戰馬。我國舊唐書真臘國傳有云。有戰象五千頭。尤好者飼以飯肉。與鄰國戰。則象隊在前。於背上以木作樓。上有四人。皆持弓箭。一自軍器改用槍礮。象已成爲落伍之物矣。

# 憶語拾遺

古來憶語。多纏綿悱惻之辭。世之所謂美化文學者是也。同社周子瘦鵲且彙編之爲憶語選。如冒辟疆之影梅庵憶記。陳小雲之香畹樓憶記。蔣藹卿之秋燈瑣憶。并近今王葦農之菊影樓話墮等。均在收輯之中。然據予所知。尙有魏塘余十眉悼其夫人娟君之寄心瑣語。王大覺讀而善之。謂是帙玉煙珠淚。能於疏宕中見情致者。奈爲非賣品。所印祇四五百本。貽贈戚友以爲紀念。未能廣事流傳。致瘦鵲亦未之採入。甚可惜也。予固寶藏一帙。爰撫取其雋逸悽豔之辭。錄之以見一斑。如云。嗟乎。天果知君而夭折也。曷爲生之而爲吾婦。重幃若夢。鏡檻欲冰。窗外梅花。冒霜破萼。若有人焉。在暗香深處而賺人清淚也。幽靈未泯。或寓於斯。又云。娟君來歸。時予新賦采芹。洞房夕啓。簾下秦樓。紫曲送香。銀燈搖夢。設令唱經堂主人見之。應歎個儂豔福不淺。自念他年白頭夫婦。良宵燈下。絮談却扇風情。得勿相與適然一笑。孰謂裙不留仙。塵緣遽撇。而予亦窮途侘傺。潘鬢成絲。故吾今吾。十年回首。能不斷腸一慟。又云。今夏予以暑假旋里。長夏無事。取郭頻伽靈芬館詩集箋註之。時娟君舊病初起。侍予於探珠吟舍。爇香擘荔。疊疊慰勞。君年來頗致力於學。得熟典籍不少。已能代爲攷查典故矣。桐蔭映牕。荷香入檻。蟬鳴高樹。相對幽然。值一僻典。攔筆湛思。忽然得之。歡愕相半。一章甫葢。而晚涼急雨。送來竹韻瀟瀟。娟君以爲趣。日日爲之無倦色。乃才豐命短。勿能待予終卷。夜寒如水。枯坐擁書。彷彿娟君在側。回顧不見君。只靈幃襲風。一鐙搖影而已。又云。去年小除夕。天寒微雪。庭梅

怒放。君具饌煖酒。呼婢移燈。促予同飲。暗香疎影中。冷醉微吟。不減灞橋幽致。曾幾何時。寒葩殘雪。猶是疇曩。而伊人不可復作。捨却羅浮夢裏。更從何處招魂。黃昏淡月。安得不向此冷蕊疎枝。持盃一慟耶。作至情至性語。不僅專仗藻飾也。

憶語佳品。寄心瑣語外。又有王大覺之咒紅憶語。其書殊僻冷。今且絕版。展誦一過。亦復好語如珠。悽情欲涕。蓋托諸其友咒紅生所述與秋蓉之一段綺事。與寄心瑣語雖有一實一虛之別。然異曲同工。不容湮沒也。如云。秋蓉瞥見予。乃嫣然曰。來何悄悄。予曰。頃何所思。而凝神若是。秋蓉曰。適閒吟得夜半打牕風雨急。可曾寒煞海棠花一聯。欲足成之。頃方在思索耳。予笑曰。如此苦吟。不數賈浪仙驢背推敲矣。秋蓉偶與予論詩曰。女子吟詩。性靈是尙。婉約輕清。別具神致。如雜花欲放。細柳初絲。便是佳作。若高譚李杜規撫蘇黃。曾亦思深閨弱質。胸中貯得幾許墨汁。能無遺詔刻鵠乎。猶之村婦。使珠衣鳳舄。以伍宮嬪。玉笛催歌。霓裳學舞。則艷不成粧。歌不成調矣。何如山花簪髻。夕陽勻面。行來陌上。野唱鶯和。使人亦道好好也。又云。歲暮大雪初晴。翁觴予於其家之借春園。秋蓉亦在座。犯雪疏梅。暗香入盞。清譚嬋嫣。不覺日暮。酒闌。翁以畏寒入內室。秋蓉易銀紅狐皮襖。踏雪入梅花深處。臨風半笑。攘腕折花。予遙望之。幽豔入畫。不覺亦信步而前。雪深香冷。疑非入境。秋蓉笑謂予曰。如此天寒。不知羅浮消息若何。借問今宵明月。曾照見萼綠華寂寞來耶。予曰。姮娥幾曾答汝。唯妹多情。則花當默感耳。又云。古今人不常以美人比才子乎。負氣傲人使酒罵座。原是才子本色。爲強酒而詈檀奴。因折花而笞小玉。無明無夜。乍喜乍嗔。何莫非美人真態。夫求才子。不必於宣尼廡下。豈得以一卷女誠。律天下古今之美人者。又云。予嘗見其作些子景。以矩形紫砂盆。疊小石爲山。

插矮卉爲樹。削竹爲亭閣。咫尺間。具有林木蕭疏嵐峯掩映之趣。予諦視良久。大喜曰。亭移至山麓。其左架以小橋。絕似寶石山之西部矣。秋蓉從之。客之曾遊錢塘者來見之。必詫曰。此西湖寶石山也。秋蓉喜甚。謂三山五岳。皆可攘而置之几席間。朝夕臥遊矣。又云。蒼茫宇宙間。唯我能知君。君能知我。卽他日君猶落魄天涯。而我已長眠地下。青草春深。白楊秋老。君能不忘舊情。搵涕一奠。悠悠魂魄。默感泉台。薄命人復何求耶。書有凌莘子加評。亦復可誦。

江東楊雲史才氣橫逸。曾從吳孚威戎幕有年。聞孚威詩。半出雲史捉刀。名句如自起開窗畫竹枝。大風壓竹拜梅花。酒香飛入洞庭湖。均已傳誦人口矣。其夫人徐霞客卒。雲史撰有謚妻記。有字裏花飛。行間淚滴之致。予誦而傾倒。歎爲不可多覩。如云。夫人伴坐萬綠。自課兩幼兒讀。終日相對於疏簾文簾之間。居一年皆能作蠻語。當夫山照欲晚。海色轉明。輕車駿馬。鳴騶出遊。徜徉乎僑商外國園囿。或海濱酒樓。蹴鞠之場。芳草之圃。衣香鬢影。掩映於霞光海色之間。顧而樂之。又云。幽居多暇。手自治理花木。日不暇給。夫人助余鋤耒之役。顧所臥室曰花木房櫳。每值春日。萬花怒放。如繡地錦天。當夫午韻烘欄。夜香浮月。我夫婦必煮新茗。踞胡牀。雙坐於千紅萬紫中。有人被花園住之句。囑作圖題詩焉。又云。予曰。昔我愛居華廡。卿則愛園林。今我愛園林。卿則愛田家。使我愛田家。卿將何愛。夫人曰。將愛禪悅。予曰。何卿乃必先我一著耶。又云。錦枕拋書。絮簾倦繡。花朝則坐看梳洗。雪夜則雙擁紅衾。綠窗繡幄間。但玉人相並。歡笑而已。又云。暮春初夏。風光尤媚。數與夫人乘畫舫作清遊。攜茶鐺肴核。放乎中流。容與終日。迨夕嵐無盡。煙花欲暝。乃攜魚蝦蔬果而歸以爲常。又云。一日雷雨驟霽。衆流皆響。夏木日出。爽氣撲人。予夫婦挈女孫。僕侍肩竹牀茶具。行半里許。憩息乎澗

水之涓。時暮雨洗山。沙水清冷。遠綠蓬勃。坐看殘雲。東歸太室。奇雲奇峯。濃碧如黛。重疊至無窮盡。夫人流連不言歸。又云。每夜靜戰息。出帳四望。見長城接天。星河垂地。山高月小。萬幕無際。則遠念深閨病妻。不知如何矣。塞上早寒。軍士枕藉酣臥。惟予孤坐不眠。但聞胡笳微引。海水駸駸而已。又云。夫人性仁慈。持殺戒二十餘年。祭祀外未嘗殺一雞鴨。市上魚蝦不買生者。尤喜種園蔬。宅邊餘地。畦町井井。自采擷於瓜棚籬落間。春雨剪韭。秋霜摘菘。以供廚餐。曰肉食者安知江鄉風味菜根香哉。雲史襟懷之澹泊。於此可知。雲史善畫工書。予處有雲史手札一通。作行楷頗可喜。

蟋蟀

以蟲鳴秋。蟋蟀其尤著者也。蟋蟀多異名。如王孫。見方言。如寒蟲。吟蛩。青蜩。見賈似道蟋蟀經。如秋吟螿。促織。見中華古今注。蓄蟋蟀者必辨形辨色。劉侗促織志云。號紅麻頭。白麻頭。青項。金翅金絲額。銀絲額上也。蟋蟀經云。其名色有梅花翅。琵琶翅。青金翅。紫金翅之類。俞允文蟋蟀賦云。翅鑠流金。翼凝點漆。頂渥丹砂。項墜青護。高承埏蟋蟀賦云。鐵首蜂形。金腰虎背。蓋形色兼備斯爲佳品。飼養之法。須擇古舊瓦盆。秋初。擇取首大腿重闊厚者。養之不可便鬥。恐元氣未足也。下盆數日。顏色變定。重色變輕者留之。輕身變重者去之。蟋蟀至中秋。如人到中年。不可與三尾共盆。否則晝夜呼雌。起翅過煩。蟲體有傷也。晚秋之時。蟲將衰老。餵養尤宜注意。或用羊眼豆煮熟。和飯搗細食之。栗子煮爛亦佳。如鬥後須隔三五日方可再鬥。費力着傷者。須去三尾一二日。不使之合。或以浮萍搗汁浴之。再用清水過淨。搗鮮蝦

爲食。又盆當按時變更。早秋宜用高大涼盆。中秋下土盆。深秋用磨光纖巧細盆。白露前收三尾。背黑頭小者。用土盆留之。再下三尾盆內。餵食宜飽。勿使失時。越三五日。須浴一次。蟋蟀亦易患病。如身熱。可將青草搗碎。絞汁入沙糖水。調勻浴之。再以河水過清。蟲生浮翅。欲去之者。將蟲入水中。以手提其翅。一掙自脫。過一來復。仍可復鬥。

我吳橫塘楞伽山諸村。產蟋蟀健鬥。明宣德中。有朱鎮撫者。進此得寵。遂加秩。吳一鵬作詩誚之云。朱鎮撫。吳四凶。誤國罪與朱勔同。巧將秋色媚天子。水晶盤虛籠小蟲。蟻陣布時蛙奮臂。九重笑看爭雌雄。大索令下浙西東。穴牆破柱充上供。禍機發至三寸舌。萬家飲恨悲霜風。前朱後朱誤國罪莫贖。貽累山川嗟汝族。願憑壯士挽天河。一洗吳人百年辱。

## 勇姓非中國人

我友俞君友清。在某刊物上。發表浙江勇姓之來歷一文。略謂勇姓之始祖。南宋時從岳武穆與金兵戰。岳武穆爲莫須有三字所陷害。卽退居浙之銅官山積石塢。遂傳至近今。予執教鞭於本埠國華中學。新同事有勇君耕昔者。乃叩其勇姓之由來。但勇君所談。與俞君文中所述頗多歧異處。爰錄之以待博雅君子之考證。勇君云。勇之爲姓。爲百家姓所未載。春秋吳夫差時。有大夫勇獲。黃池之會。帥師焚宋北郛。於是勇姓者。遂自承爲勇獲之子孫。實則不然。自春秋迄今。歷二千餘年。除勇獲外。無其他姓勇者見於典籍。可知勇姓之嗣續早絕。今之勇姓。非昔日之勇姓系統也。今之勇姓。非中國人。乃歐洲法蘭西產。於明季隨葡萄牙人。浮海來華。經營商業。

既獲厚利。不復思歸。遂世爲僑民。後與中國人通婚姻。於是化夷爲華。一切俗尙。均從華制。且讀聖賢經書。服膺古訓。所謂勇姓。蓋當時譯音也。今皆聚居江蘇之江陰。凡百有餘家。其他散居者殊少。雖有祠堂及家譜。然家譜上猶諱言法國所來。仍奉春秋勇獲爲第一代祖先云。

### 往日之吾園

滬上多園林。以人煙稠密。地價昂貴故。於是亭館化爲市廛。泉石夷爲衢路。如西園。宜園。董園。日涉園。露香園。非園。愚園。味蕪園。吾園皆是。予昔居滬南。附近有吾園街者。卽吾園之舊址也。王韜瀛壖雜誌。述及吾園云。吾園。李氏別業。在城西隅。本邢氏桃園也。後得露香園桃種。添植百數十本。峯巒錯疊。水木明瑟。舊有紅雨樓。帶鋤山館。瀟灑臨溪屋。清氣軒。綠波池。上鶴巢諸勝。桃花開時。遊人如蟻。主人李筠嘉筍香光祿蓄雙鶴。踰躑其間。於桃林中特構一亭居之。每歲生雛。蓄之可愛。當道多公饌於此。文酒流連。嘉賓輻輳。想見勝地名流遭逢之幸。道光初。割園之右偏。以爲黃道婆祠。沈炳垣曉滄司馬。獨遊吾園詩中云。繁華真轉轂。風雅久扶輪。感舊懷知。益愴然於昔日之盛。旋爲楊氏所得。改名托園。同治四年。就其廢址創龍門書院。又一則云。龍門書院。建自同治四年。丁雨生中丞在任時捐廉倡設。而應敏齋方伯踵成之。其地卽李氏吾園廢址。院中肄業諸生。定額三十人。每歲仲冬。例由觀察甄別其課程。以經史性理爲主。而輔以文辭。尤以躬行爲主。院中諸生於行事讀書。俱有日記。各置一編。蓋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固教育之正軌也。先後所延山長。皆品學素著者。如平湖顧訪溪明

經。萬清泉徵君。興化劉融齋中允。皆其選也。聞曩者龔定庵來滬。輒寓吾園中。往往盤桓數月始去。詩酒風流。猶令人想像不置。茲者吾園早無遺跡可尋。卽龍門書院。已改設某中學。莘莘學子。絃誦其間。不減舊日之盛。差堪喜慰耳。

## 吳山小記

我吳素稱東南勝地。春秋佳日。來遊者多。然所歷陟者祇虎阜。靈巖。獅峯。穹窿。七子。天平。支硎。玄墓。鄧尉。尙方。諸山而已。實則吳中之山。不僅如此。就予所知者。述諸於左。聊爲導遊之一助云爾。青芝山在鄧尉西。山多松柏。而春之梅。秋之桂。亦擅勝景。明袁宏道記。謂山間松萬本。參雲翳日。碧欄紅樹。與白波翠巘相映發者是也。又竹山。在青芝南。上有繆彤墓。又銅井山在鄧尉西。去青芝僅半里。一山兩名。北曰銅坑。相傳晉宋間鑿坑。取沙土煎之成銅故名。王世貞有銅坑看梅詩。南曰銅井山。東爲馬駕山。汪琬有記云。馬駕山在光福鎮西。與銅井並峙。山中人率樹梅藝茶條桑爲業。梅五之。茶三之。桑視茶而又減其一。號爲光福幽麗奇絕處也。清高宗南巡。曾駐蹕。北爲觀山。又北爲烏龍山。又安山在銅坑隔岸。東麓居民。多植楊梅。有錢武肅王廟。子孫世守其祀。附近有坳山。葛沙二小山。又西磧山在銅井西。北麓爲窰上村。多果木。枇杷尤夥。稱爲窰上枇杷者是。居民百餘家。有小邱曰熨斗。柄長百餘丈。斗入湖中。唐子畏爲繪圖。題曰黃茅小景。並系以詩。文徵明祝允明張靈諸人皆有和作。山之西南曰迪山。有程氏逸園。清高宗嘗臨幸其地。東南爲鐵山。石色如鐵故名。又光福山在鄧尉



西北。一曰龜山。山不甚高。市廛環繞之。西北爲虎山。中通一溪。跨以石梁。連東西二崦。風景絕勝。又彈山。距玄墓不遠。山徑高高下下。觸處皆梅。觀梅最盛處也。旁有小阜曰查山。以宋高士查辛隱此得名。俗稱茶山。一名繡球山。又蟠螭山俗呼南山。在彈山西南。山多桃花。縣志謂春日望之。如錦步幃。可見其盛。又自玄墓東麓。過柴莊嶺。爲米堆山。以形似得名。山半有五雲洞。東南爲呂山。俗所謂山西灣也。又漁洋山在呂山西南。上有董文敏公墓。清初王士禛登玄墓遙望。愛其幽勝。因自號漁洋山人。又法華山在漁洋西。山三面臨湖。峯隴幽秀。遊蹤罕至。自玄墓遙望。若翠屏橫列於前。天然圖畫也。又靈巖北有赤山。明詩人楊基家其下。基有赤山舊事詩云。曾向溪南盡藝麻。竹杠兜子一肩斜。秧苗尙短仍含穀。荷葉纔高已上花。蠶屋柘煙朝焙繭。鵲鑪沈火晝薰茶。而今風雨成拋絕。臥聽西園兩部蛙。山中情事。可見一斑。又焦山在靈巖西北。上爲白鶴頂。下有獅子口。自明嘉靖後採石。迄今數百年。剝鑿愈甚。與焦山毗連者爲馬鞍山。左爲仰天塢及無隱庵。右隔御道爲白羊山。一稱白陽山。明高士陳道復隱居處。一名五峯。亦曰清流山。迤邐而西。過塘灣爲廟山。近善人橋爲靈芝山。又秦台山在太平西。相傳秦始皇登此故名。其南則羊腸嶺。左麓曰雞籠山。又金山在太平東南。初名茶隴。晉宋間鑿石得金。易今名。五代隱士陸遜鑄最勝二大字於其上。又寒山在太平西北。明趙宦光廬墓隱此。築寒山別業因名。山中有千尺雪最勝。東爲章山。又華山與天平連屬。宋光祿大夫張裕家其下。蓮子峯爲絕頂。後始有天池石屋之名。北傍石鼓峯。相傳山上石鼓。晉隆安中鳴。乃有孫恩之亂。再北爲鹿山。爲伏龍山。又香山近太湖。昔吳王種香草於此。遣西施及美人採之。故名。東南爲胥山。以伍子胥故。又稱伍子山。見枚乘七發。又皋峯山在胥山東南。有石築吳王殿基。又堯

峯山在木瀆南十里。以唐堯時洪水汎濫。吳人避居於此。得名。自汪太史琬構山莊於其下。堯峯之名與漁洋並播天下矣。東南薛家灣有寶華山。迤北有紫石山。其別出花園山。北爲民山。又姑蘇山在木瀆東四里。或曰姑餘。或曰姑胥。昔吳王夫差得神木。築姑蘇臺於其上。俗曰和合山。又茶磨山在尙方東北。有石湖書院治平寺石佛寺。可供遊人憩息。又黃山在橫塘西。卽隋書所謂黃亭磯也。又何山在獅山北一里。舊名鶴阜。梁隱士何求何點葬此。前國務總理李印泉退隱吳門。遍探山水之勝。著有西山訪古記一書。異常詳盡。予所舉多掛漏。惜不得其書以證考之也。

## 昭陽趣史

前見漱碧君談昭陽趣史一文。甚爲詳備。然據予所知。尙有未盡者。其書雖名爲明人所作。實則明人原作。較爲短雋。茲已加油添醬而增益之。日前晤孫東吳先生。談及是書。先生謂筆墨不類明人。且於辭句中著有不可能三字。不可能爲時人所慣用。明人決不出此也。予笑頷之。北平某書社刊有昭陽趣史真本。爲予友周伯翔君所轉貽。全書分上下兩卷。祇數萬言。署豔豔生編輯癡生批。內容淫穢不堪。幾佔全書十分之四。最甚者。則爲飛燕召射鳥兒入宮裸嬉一段。更屬荒乎其唐。無怪書局主人。刊印之際。加以刪削。而字數不足。又必添加以湊之。有喧賓奪主之嫌。實則所謂昭陽趣史真本。與原本尙有些微出入。原本爲木板。予亦曾見之。書名爲趙飛燕昭陽趣史七字。附有圖幅。圖幅春色溢紙。惟雕繪粗陋不精。卷首有芙蓉主人序文一篇。每回有四

字標題。亦草率爲之。如云。狐精變化。春遊遇婦。用計潛逃。燕精聞報。土地訪精。羣燕慶賀。二妖大戰。真君收妖。二妖降凡。萬金得寵。酒動春心。書館偷情。萬金赴約。二妖投胎。詐病歸家。趙曼出使。萬金私探。課卜生期。計藏二女。飛燕偷書。萬金得病。長安受困。姊妹爭歡。雪夜偷情。侯門避難。獻美人圖。恩結二女。帝幸趙臨。花樓獻舞。下卷亦有回目。當時未曾錄存。不克備載。今之所謂昭陽真本。標題完全取銷。惟以詞一闋爲起訖耳。總之。此種淫詞小說。貽害青年。甚於巨蛇毒蝎。爲流傳計。不得不以潔本爲尙也。

### 吳中留園之名聯

金昌門外。有名園二。曰西園。曰留園。西園以空曠勝。留園以縝密著。凡遊吳中者。必涉之以爲快慰也。留園爲明徐罔卿太僕東園故址。清嘉慶初。劉蓉峯觀察葺之爲寒碧山莊。俗稱劉園。光緒二年。歸毗陵盛旭人所有。以園之可留遊蹤也。易之名留園。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無異昔之阿房宮闕。然亦有饒野趣。而綠草如茵者。曰又一村。猶憶我星社第一次雅集。卽假又一村以攝影。其時社友祇烟橋菊高眠雲廣夔明道君博守拙紀子及予九人。厥影尙藏敝笥中。偶出把玩。不勝今昔之感也。他如綠蔭軒。楫峯軒。小蓬萊。聞木樨香軒。石林小院。半野草堂。均極曲檻迴廊之致。更有截取昔人成句爲齋室題名者。如恰杭。清風起兮池館涼。濠濮想。修藏息遊。佳晴喜雨快雪。洞天一碧。仙苑停雲。少風波處便爲家。活潑潑地。梅花月上。楊柳風來。西南諸峯林壑尤美。安知我不知魚之樂等皆是。尤多奇石。曰濟顛石。岫雲峯。瑞雲峯。冠雲

峯。相傳爲朱勔花石綱故物。每年春蘭秋菊。結會品評。輒就峯下以爲陳列之所。不知招來幾許紅粉青衫。徘徊瞻賞也。園中多聯語。悉出名手。如園主人云。歷宦海四朝身。且住爲佳。休孤負清風明月。借他鄉一廛地。因寄所託。任安排奇石名花。朱寔清云。此峯疑天外飛來。歷劫飽風霜。負絕塵寰誰伯仲。斯地爲吳中最勝。後堂饒絲竹。婆娑歲月若神仙。張之萬云。卅年前曾記來遊。登樓看雨。倚檻臨風。俯仰已成今昔感。三徑外重增結構。引水通舟。因峯築榭。吟歌長集友朋懽。薛時雨云。迤邐出金閭。看青羅織屋。喬木干霄。好樓臺舊址重新。儘堪邀子敬來遊。元之醉飲。經營參畫稿。鄰郭外楓江。城中花塢。倚琴樽古懷高寄。猶想見寒山詩客。吳會才人。較諸顧子山怡園之集詞楹帖。毋多讓也。

### 記過去之青社

民十之際。小說雜誌。有中興之象。諸作家有集團之舉。杯酒聯懽。切磋文藝。法至善也。集團之負盛譽者。在蘇有星社。在滬則有青社。青社社友。爲天笑。瘦鵑。海鳴。塵父。寄塵。紅蕉。小青。桌呆。舍我。碧梧。枕綠。烟橋。西神。獨鶴。鈍根。瘦菊。茗狂。瞻廬。禹鐘。芙孫。倚虹。涵秋諸子。發起者。爲卓呆寄塵舍我枕綠芙孫。初次集合於半淞園。推天笑寄塵起草社章。枕綠爲文牘幹事。芙孫爲會計幹事。舍我爲庶務幹事。二次集合於天笑廬。開成立會。三次舉行敍餐於新利查西餐館。提議發行出版物。推天笑寄塵主任編輯。越三日又在瘦鵑寄廬開茶話會。定週刊名爲長青。第五次在笑廬開會。討論週刊進行方法。六次舉行二屆敍餐於東亞酒

樓。烟橋自蘇來。倚虹由杭至。烟橋以俗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之說。則彼此不啻從天而降。因成詩一絕云。一笑俱從天上來。湖山風雨十年懷。酒樓顏色從頭記。如此相逢有幾回。進食時。寄塵茹素。涵秋不慣西餐。往往爲異軍之特起。朋輩笑謔之。不顧也。週刊長青凡五期。發行所設於棋盤街著易堂書局。內容頗多精彩。如小青之偵探小說雜話。瘦鵲之紫羅蘭菴瑣話。倚虹之我之批評小說觀。卓呆之日本小說界幾個怪人。烟橋之小說之境界等皆是。而別開生面者。每月之社員作品。輒列一表。異常醒目。奈未幾因事解散。祇我星社爲魯殿靈光。迄今廿餘年不替。且青社份子。大半已隸屬於星社旗幟之下。則主持者范烟橋趙眠雲二君之力。洵有不可及者。殊足令人欽佩已。

### 桃花扇作者之歧說

桃花扇一書。寫侯方域與李香君一段豔事。兒女之情。緯以家國之痛。讀之頑豔蒼涼。不可方物。海上某影業公司曾以之搬上銀幕。雖人物悉合於時代化。而其輪廓則仍依據侯李本事也。書爲孔東塘作。孔名尙任。字季重。一字聘之。別署云亭山人。夢鶴居士序桃花扇云。云亭山人以承平聖裔。京國閒曹。忽然興會所至。撰出桃花扇一書。可爲明證。而無錫錢基博則肯定之爲顧彩之所作。彩字天石。與孔東塘相友善。作小忽雷傳奇。蓋亦才士也。基博引傳奇以考之。謂同縣顧光旭輯梁溪詩鈔。於彩傳獨云。桃花扇傳奇。則嫁名孔東塘者。桃花扇實出君作。而光旭於彩爲諸孫。聞見必確。其言當有所本。乃桃花扇後附云亭山人漫述此書本末。中一條云。前有

小忽雷傳奇一種。皆顧子天石代予填詞。及作桃花扇時。天石已出都矣。是當日亦有疑桃花扇之爲彩作。而山人此言若爲辨白者。然考之彩作桃花扇原序。稱歲在甲戌。先生指署齋所懸唐朝樂器小忽雷。令予譜之。一時刻燭分箋。壘歌競吹。覺浩浩落落。如午夜之聯詩。而性情加鬱。翌日而歌兒持板韻侍。又翌日而旗亭已樹赤幟矣。斯劇之作亦猶是焉。一二語。不惟小忽雷爲彩所譜。而桃花扇之譜。亦出於彩無疑焉。是彩雖不言桃花扇爲己作。而未嘗不認譜之自我出也。云亭山人於彩之一序。自始無異辭。而後忽云。作桃花扇時。天石已出都。輕輕將序中斯劇之作。亦猶是焉二語抹過。而又不斥言其非是。又因欲攘桃花扇之爲己作。不恤爲小忽雷畫供。而質言之曰。顧子天石。代予填詞。殆所謂作僞心勞日拙。欲蓋彌彰者非耶。觀此則二說相歧。爰揭之如此。亦稗史珍聞也。

## 英倫之東方菜

西人重衛生。一飲一食。莫不詳加化驗。中有蛋白質幾許。脂肪質若干。務使適合於我體之營養爲原則。頃據新自英倫歸國之馬方叔君談。彼方近來提倡種植東方菜。叢簇田畦。幾乎觸目皆是。醫學家一致公認是菜無論根莖葉。均富含鐵質。啖之有補血益體之功。尤以失血過多。及婦女產後爲宜。功效與牛乳雞卵同。有時竟或過之。實則所謂東方菜者。卽我尋常肴蔬中之菠菜是。是菜以乳油煮之。一白似雪。而微露紅根。不啻積素皚皚中。偶吐絳梅三兩花也。當耶誕之夜。各菜館紛紛以東方菜煮火雞爲號召。更推倫敦馬司街之安琪兒（菜館名）爲第一。蓋進啖之

頃。入口而化。清腴得無倫比。他家雖仿爲之。不能得其秘法也。考劉賓客佳話錄。菠菜本出西域頗陵國。因轉聲而爲菠薐菜。又曰。尼波羅國所產。唐會要。太宗時尼波羅國獻菠薐菜。類紅藍。實如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古人且入諸吟詠。如蘇子瞻云。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菠薐如鐵甲。豈知吾蜀富冬蔬。霜葉露芽寒更茁。劉子輦云。金簇因形製。臨畦發永歎。時危思擷佩。楚客莫紉蘭。皆是。其效用除西方醫學家所稱外。又具通腸胃。開胸膈。下氣調中。止渴潤燥。解酒毒等等。我人亦當提倡多食。毋以值廉產饒而鄙視之也。種植之法。八九月種者。可備冬食。正二月種者。可備春蔬。什九用籽種。上覆細土。旬日後。卽抽嫩芽。略施肥壅。甚易生長。每畝田可收三百斤左右。卽屋舍如有隙地。亦不妨爲學圃之樊須。隨時摘煮。以佐盤餐。嚼得菜根。以保家風於寒素也。

### 動物之變化

動物之變化。往往有出於事理之常者。如六硯齋三筆云。揚州獻黃鵠雛。頸長一尺。聲聞十餘里。汎之玄武池中。忽化爲龜。又俗傳鼈之腹頰者不可食。謂爲蛇變。若倒懸多時。則仍化爲蛇。某甲從市中購得一巨鼈歸。蓄諸缸中。以備明日殺而宴客。不料翌晨往視。則巨鼈不見。祇一蛇赤鱗鵠舌。蟠於缸內。遂深幸購歸未卽烹食。否則難免中毒矣。又岳家曩居吳中北顯子巷。巷口臨河。荆人幼時。常至橋上閒眺。一日。見一浣女坐於灘畔搗衣。忽覺水動生漚。疑而以杵攪之。則一鯽躍出。鱗鱗宛然。惟留有鼠足四。蓋變化猶未完全也。一昨赴謝姓家年宴。席間有

李子君梅者。崑山人也。謂崑山拆橋。渠曾親見工人於橋脚下獲一鯽。前半身為魚形。後半身為鼠形。謂鼠變鯽魚。不足為奇。且極易辨別。鼠所變者。體微帶金黃色。略似鯉。項下稍凹。若純正之鯽。則鱗黑。此所以人皆以烏背鯽魚為貴也。

## 參 話

席豐履厚之家。輒以人參為惟一滋益之品。參一作薺。多年生草。葉為掌狀複葉。花小色白。其根可為補劑。長者八九寸。或略似人形。尤為貴重。產於盛京吉林高麗等處。故醫方或曰遼參。或曰吉林參。或曰高麗參。參以野生者為貴。故又謂之野山參。經數十年至百年。始能採取。至古方所稱人參。則皆今之黨參也。舊產於上黨縣。即今山西長子縣地。長子舊屬潞安府。又稱潞黨參。人參透明。黨參不透明。故又謂人參曰明黨。

有清之初。人參悉以入官。一斑錄述有邸抄。盛京吉林寧古塔三處。解到官參。除分賞王公大臣外。餘照例發交兩淮鹽政粵海關監督變價。交廣儲司銀庫。歸入正款錢糧。近年參枝瘦弱。成色不足。變價壅滯難銷云云。

錢塘陸文謨著本草詩。有人參一首云。五葉三極別樣新。黃參上黨味尤純。瑤光星散天邊寶。人體精成地底珍。開胃助脾能補氣。寧心潤肺自安神。元陽可喚春回轉。虛實須教辨識真。蓋參多贗偽。不識者易於受愚也。

我友陸士諤先生。謂鄒潤安稱凡物之陰者。喜高燥而惡卑溼。凡物之陽者。惡明爽而喜陰



翳。人參不生原隰汗下。而生山谷。是其體陰。乃偏生於樹下。而不喜風日。是爲陰中之陽。在人身五臟之氣。以轉輸變化爲陽。藏而不洩爲陰。何者。肺主出氣。腎主納氣。心主運量。肝主疏泄。此臟氣之變化也。肺藏魄。肝藏魂。心藏神。腎藏精。此臟氣之藏守也。祇有人參爲陰中之陽。人參之力厚。人參之性醇。故舉安精神。定魂魄。而補五臟之徵驗具矣。婦女髮稀。有損美觀。煎參鬚成汁。拭於髮際。可使叢生。較之市售之生髮油膏爲有效。

哈士蟆生山野間。喜啖參葉。故捕而食之。亦補益人。

服參法。切參成片。文火煎之。飲其濃汁。或研末用溫水吞服。其效亦同。更有西洋參一種。產於美國金山。故又曰花旗參。性溫微涼。味清稍苦。如遇肝火上升者服之。自漸平順。兼治牙痛等症。值較人參爲廉。然每歲溢出金錢。厥數可驚也。

舊法以對口菌治咯紅症。據云。是菌產於棺木中。死者生前服參多。其氣蘊結於對口之板上。且須板之對口者。適有一節。否則亦散去不之凝聚也。斯真難能可貴者矣。

多啖參。亦足致病。或反傷生。前歲。滬上某甲購參四十金。一夕服之盡。竟腹脹而死。又前清慈禧太后病。御醫束手。乃請某名醫入京診治。某名醫先賄諸宦者。得覩御醫所處方。乃一藥而愈。或訝其神。某名醫曰。無他。太后多服人參。予不過治以蘿菔汁耳。

李竹嬾夫人善釀人參酒。竹嬾贊曰。紫團有精。肖形惟人。氣益我氣。神飲我神。元化大母。乳育羣生。醞釀一加。點滴俱春。使酒徒讀之。當爲之饒涎欲滴矣。

宋思陵得李伯時畫人參地黃二葉裝潢之。御書東坡人參贊云。上黨天下脊。遼東真井底。元泉傾海腴。白露灑天醴。靈苗此孕毓。肩膀或具體。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風雨隔。臭

味終祖禰。青椀綴紫萼。圓實墮紅米。窮年生意足。黃土手自啓。上藥無泡炙。齧齧盡根柢。開心定魂魄。憂恚何足洗。糜自輔吾生。既食首重稽。可知人參宋時已入宮禁。而丹青家更以之點綴絹素也。

某筆記載云。人參。肉桂。厚朴。雖稱上品。亦同常藥。前人有用人參煎膏者。可知非珍奇難致之物。至雍正年先曾祖年高。藉參滋補。云其時大參半觔。值元絲銀五十兩。後漸貴。至嘉慶初極貴。大參至三五百換。參之價值。於此可見。

### 設館教授英文之起始

上海爲通商巨埠。歐舶東來。貿易素盛。國人紛紛設館教授英文。青年子弟爭趨之。至今雖英文已列入學校主要科目。盡人得讀。然英文補習館之招揭。仍觸目於坊里間。考其起始。尙在前清同治二年正月。其時國人無不以談洋務爲時髦。李少荃尤爲深知洋務之一人。乃在上海設立所謂外國語言文字學館。當時曾有奏本。中有云。伏維中國與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達其意。周知其虛實誠僞。而後有稱物平施之效。我官員紳士中。絕少通習外國語言文字之人。各國在滬。均設立繙譯官一二員。遇中外大臣會商之事。皆憑外國繙譯官傳述。亦難保無偏袒捏造情弊。中國能通洋語者。僅恃通事。遇有交涉事宜。詞氣輕重緩急。往往失其本旨。惟知藉洋人勢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洋務爲國家懷遠招携之要政。乃以樞紐付若輩之手。遂至彼己之不知。情僞之莫辨。操縱進退。訖不得其要領。此非細故也。一洋人總匯之地。以上海廣東爲

最。臣愚擬請仿照京師同文館之例。於上海添設外國語言文字館。選近郡年十四歲以下。資稟聰穎。根器端靜之文童。聘西人教習。三五年後。有此一種讀書明理之人。精通番語。凡通商督撫衙門。及海關監督。應添設繙譯官。承辦洋務者。卽於學館中遴選云云。原文甚長。此其節略也。

### 蹕厲風發之民權報

三十餘年前。報紙中鼓吹革命者。除民立報外。當推民權報爲巨擘。民權報人才濟濟。由戴天仇主筆政。天仇卽今國府要人戴季陶是。其時少年氣盛。言論鋒利。某次撰文斥租界當局。被拘至巡捕房。雖卽釋放。然已作一夜之囚徒矣。厥後何海鳴自湘來歸。袁氏帝制之野心已暴露。於是攻擊更加激烈。經理周浩且在報上登一啓事。徵求昌言無忌之外稿。一切責任由渠擔負。更有頭可斷。言論不可屈等語。其橫厲無前。足使酸儒咋舌。其時小品篇幅。較今之春秋新園林而倍之。主輯者。初爲蔣箸超。繼爲吳雙熱。予之投稿。卽從此始。長篇小說有李定夷之霄玉怨。徐枕亞之玉梨魂。而雙熱之孽冤鏡。與玉梨魂間日登載。其他作家如劉鐵冷。徐吁公。韋秋夢。楊南村。胡儀鄒。沈東訥。包醒獨等。競以華豔之筆。寫小說雜文。今之新文化所斥爲鴛鴦蝴蝶派。民權報實爲發祥地也。隨報更附送有光紙之畫報一張。繪畫大都出沈泊塵張聿光錢病鶴手。特刊吳雙熱之哀情小說蘭娘哀史。深爲讀者所歡迎。旣刊竣。出單行本問世。銷數萬冊。梨園子弟且搬演之於紅氍毹上。以賺人眼淚。孽冤鏡玉梨魂霄玉怨槩刊單本。均極風行。厥後徐枕亞收

回版權。幾致涉訟。報館原址。在江西路廣東路口。宋漁父被刺。袁氏與趙秉鈞洪述祖往還手札。種種鐵證。由民權報首先鑄版披露。陰謀詭計。遂大白於天下。袁氏忌之益甚。不許銷行郵寄於外埠。予在吳中。渴欲讀之。則託人由民局寄來。彙訂成冊。以一再遷徙。散失殆盡。殊可惜也。

### 玻盎中蓄金魚法

蓄金魚於玻盎中。足以點綴書齋。動人觀賞。然頗易死。蓄者憾焉。但亦未始無法以免之。玻盎宜暢口。除綠藻外。置入略具邱壑雛形之黃沙石一。俾得吸收污屑。綠藻亦宜時易新鮮者。魚初入盎。不必飼食。俟二三日後始進水蛆。且以晨飼爲宜。麵包屑不及水蛆遠甚。蓋麵包屑往往沉澱發腐。於魚體殊不適也。盎位置於空氣極流通處。溽暑時每日換水一次。稍涼間日爲之。隆冬雖一星期換一次。亦無妨也。換水之先。當以桶盛新水。置一二小時。使其冷熱。與盎中相等。則魚不致有所感受。而傾水時須緩緩爲之。不可過於衝激。若魚尾拖糞。則消化不良之徵。不宜再飼食。否則腹脹似瓠。易於致病也。魚體發白斑。須以少許之食鹽擦之。別貯他器中。以待其愈。冬日魚易患寒疾。可將五十枝燭光電燈泡。以半埋於水盎中開放之。惟不可過下。否則易於走電。約一小時取出。則水得適勻之溫度。不致因凍而殭。又玻盎以四面通明故。魚大肆其遊潛。幾至終日不息。魚體過勞。有碍發育。最好須備一瓦缸。貯數日於玻盎中。亦貯數日於瓦缸。藉以休養。則數月後。魚自肥碩。不同尋常。又玻盎當置於高架上。使人由下上望。則以折

光關係。魚較鳥瞰爲大。而綠藻紛披。魚遊波動。自有江湖千里之思。蓄魚者不可不知之也。

### 談鼻烟

人之多好。耳接聲。目觸色。又復口之於酒。鼻之於烟。所以怡悅器官者至矣。鼻烟之始。攷之趙之謙勇廬閒詰云。來自大西洋意大里亞國。明萬曆九年。利瑪竇汎海入廣東。旋至京師獻方地。始通中國。清初西洋人屢以入貢。朝廷頒賜大臣率用此。其品以飛烟爲上。鴨頭綠次之。舊傳有明目去疾之功。故嗜之者頗多。亦謂之士拿。最佳者。每箱實十三罐。有十三太保之稱。士那補釋云。其罐式有八角者居中。長方式者八。箱之四隅。則以三角式者四以實之。合成十三瓶。美其名爲十三太保。其他尙有牙花瓶。金花瓶。拖金花瓶。立角瓶。菩提花瓶諸名色。質由瓶分。昔人辨別至精也。

貯烟以壺。舊以五色玻璃爲之。其後始改用套料。更有兼套至四五采者。雕鏤皆極精。以壺足題有古月軒字者爲最著名。其後以白玉及翡翠瑪瑙爲之。然賞鑑家仍以舊製之玻璃者爲上。

曾見抄本鼻烟源流攷。敘述甚詳。其辨色有云。色紫而黑者極陳。老黃者次陳。嫩黃者新。太保素罐色紫黑。太紫太黑則僞。牙花金花色老黃。若淺黃。則菩提拖金立角矣。水磨有紫者。有老黃者。西洋極粗者謂之桶烟。必黑必黃。而暗從瓶外觀。真者有寶光。僞者必黯淡。陳者必實。新者必浮。其論鼻烟。分時地人三大端。極雋永有致。使人玩索不盡也。如時云。春夏之氣舒。秋冬之氣斂。雨後雪時。風前月下。其味獨真。若暑日炎天。霜風煤火。雖有佳品。味亦或

變。雨多之時。烟入壺宜少。其性忌燥也。籠火之時。亦然。春夏間宿雨初過。涼風忽至。鼻觀與烟味相合。秋金動肺。往往有聞烟輒咳者。惟閒庭月白。幽室燈青。或可一嘗滋味。冬日嚴寒。重裘坐擁。皮毛之氣。與烟相攻。苾芬之真。隱隱不出。或小陽時節。或晴雪梅花。心曠神怡。自多佳趣。地云。東南卑溼。西北高燥。舟行氣空。陸行塵雜。洋樓腥羶。市廛溷濁。味亦屢異。卽名花滿室。異香薰爐。亦足掩其真味。惟窗明几淨。酒後茶餘。蘋果一盤。梅花數點。圖書古雅之旁。筆墨精良之外。蒲團趺坐。藤几睡醒。真諦獨標。羣邪不入。一室之內。自有芝蘭。正不必手浣薔薇。口含雞舌也。人云。富戶達官。收藏美富。不知味者等夷視之。其知味者。孟浪用之。庸夫俗子原不知味。爭相效顰。惡劣之態。可厭可憎。我輩幸際承平。經濟文章。正屬齋居之業。玩物喪志。壯夫不爲。然而保我虛靈。養我浩氣。或獨坐觀書。凝思以增智。或共談世事。舉手而移情。烟雲過眼。壺公容身。以小喻大。何非量沙籌米之意也。或者謂鼻烟益壽。語似不經。然歷觀蒼顏白髮之叟。氣象雍和。語言微妙。莫不手挹清芬。氣吹蘭麝。豈氣味相感歟。抑靜者之多妙也。人生世上。百憂感心。萬事勞形。一日之中。動多靜少。試思聞香入定時。心已寂然。常覺惺惺。是靜中之樂。卽長壽之徵也。大丈夫倚劍出門。經營宇宙。必先使二氣之厲。四時之邪。不中於此身。而後事業爛然。以酬高厚。參芪益氣。血食補形。酒養陽。穀養陰。皆得乎其中。始不流其弊。若鼻烟者。烟非烟外味。天地之以息相吹者。此其見端也。黃庭經云。隨鼻上下知肥香。又云。呼吸廬間見我形。神仙虛氣之說。可爲知者言。不足爲外人道也。撰者署名靜道人。不知其姓氏里居。及何時人。爲可憾耳。

前清宣統二年。朝廷嚴禁鴉片。有某給諫以鴉片旣在禁例。則關於煙類。無一不可申禁。於

是上奏於攝政王載灃。以禁鼻煙奏文中云。鼻煙原出自外洋。其弊害較鴉片尤甚。價值之貴。幾逾鴉片數倍。數百年來。全國臣民喜吸鼻煙。幾成痼疾。其銷耗之金錢。且不可以數計。以較鴉片之害。尤早而尤烈。或謂鼻煙功用。爲北地必需之品。初未一議禁革。况輦下風高沙盛。塵穢觸鼻。無鼻煙以抵抗之。幾乎刻不可耐。然臣攷之生理學。動物莫不賴空氣之生存。人亦動物之一。使塵穢足以害人。需賴鼻煙抵抗。則人以外之動物。當無一存者。今陸而犬豕。水而龜鼈。固比比也。豈皆嗜好鼻煙乎。臣以感佩禁除鴉片之盛典。是以連類及之。(中略)自經諭禁之後。倘有陽奉陰違。依然嗜吸者。當治以劓刑。(按卽割鼻之刑。)使失其嗜好之具。與古俗之犯姦而處宮刑者。同一命意。庶鼻煙之大患永除。攝政王載灃見之。以其言過偏激。不之采納。然此時已朝野傳爲話柄矣。

吸鼻煙有一豔史。據云。清乾隆時。有兩淮鹽運使高恆者。性嗜鼻煙甚。幾有不可一日無此君之概。高多侍姬。皆饒姿色。欲吸鼻煙時。輒令侍姬赤裸其玉趺。以趺心爲盛鼻煙之皿。高蘸之以指。隨蘸隨吸。樂乃無藝。洵怪癖也。

忘年交黃竹齋翁。吸鼻煙三十載。謂吸鼻煙有七宜。宜茗餘。宜夢回。宜浴後。宜午倦時。宜行旅中。宜與高僧談禪。宜共名士聯句。有六忌。忌聞花香。忌雜酒氣。忌忿怒。忌動慾。忌霉溼天。忌祁寒盛暑。當屬經驗之談。予生平不吸鼻煙。固未能領略其中奧妙也。

鼻煙於夏日吸之。可免痧疫。常吸可治腦漏等病。其佳者。盛之於白玉壺中。吸時傾取少許。不能以壺就鼻。否則烟味立變。斯亦奇已。

## 香烟畫片殉葬

殉葬之制。由來甚古。至慘者竟用人。如秦穆公死。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厥後始以木偶爲代。稱之曰俑。然孟軻尙以爲酷。因有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之歎。此外用明器。卽塗車芻靈等。寢至將死者心愛之物。以入棺斂。於是珠玉玩具。悉委黃土矣。同社屠守拙。其哲嗣孟長。喜搜集香煙畫片。所貯凡二三十冊。孟長患病卒。守拙哭之慟。以畫片之尤者爲殉。餘則焚化於靈前。守拙之喪明痛詞。病中畫片尙搜求。列冊珍藏未少休。今付丙丁并殉斂。不知能達冥中不。卽詠此也。不料孟長死後若干月。其婦燕如忽於夢中晤孟長。孟長謂焚付諸物。數悉收存。惟畫片一類。闕最心愛之釘球牌三冊耳。燕如醒而訝異。以詢家人。始知釘球牌畫片三冊。果以孟長生前視爲瓊寶。入棺爲殉。而當含斂時。燕如痛不欲生。固未之知也。然則冥冥中殆真有鬼靈。而殉從不如焚化之能入死者之手歟。奇已。

## 橫塘之唐六如墓

讀孟東野詩。未隨洞庭酌。且醉橫塘席。及賀方回青玉案詞。凌波不過橫塘路。令人神往橫塘而不自已。橫塘在吳中。爲越溪水與木瀆水所合流。橋上一亭翼然。顏曰橫塘古渡。凡作楞伽靈巖之遊者。必挈舟經此。蓋一小市集也。距市集一二里。地名王家村。爲明唐六如埋骨處。明



末。虞山毛子晉重修。清嘉慶中知府唐仲冕復封識其墓。紀以詩云。蘭若舊題藏後碣。菰蘆雅稱夢中身。橫塘十里秋聲館。合與茅園一例春。蘭若句。指桃花塢墓碣而言。民國以來。李印泉吳蔭培之保墓會。又加以修葺。四方文士。紛來憑弔。冷寂之王家村上。有裙屐連翩之概。金鶴望先生亦會同舒問梅往訪。作詩以寄酒丐云。顛旭舊號東吳精。埋骨不知青山名。醉唐後起八百載。模山範水筆有靈。男兒苦被盛名累。佯狂自污譏天刑。懸珠編貝傲方朔。岑牢單綽隨禰衡。狂名一被到今日。桃花庵裏尋詩盟。古來青衫紅袖兩不遇。賦命合與桃花爭。橫塘之山三尺高。隔河鬱鬱環佳城。秋來出郭踏曠野。老舒健步腰酒瓶。酌彼劉伶墳上土。地下醉魂知久醒。安得種桃三百樹。花開士女來踏青。花光山影妙圖畫。我亦年年絮酒澆清明。更捉酒丐當守護。月俸醇酒三百罌。惡詩行復不停手。與彼醉唐地下相逢迎。六如之爲人。悉於詩中見之。蓋當時受寧王宸濠聘。後察其有異志。佯放使酒。宸濠不能堪而放還。築室桃花塢。日與客般飲其中。自三笑因緣彈詞。流傳於世。以爲六如乃一風流放誕之人物。娶華氏秋香婢。不惜屈身爲奴。實皆烏有子虛之談。或曰。與六如同時者。尙有唐寅字伯虎其人。卽娶蕩口秋香者。六如住宅準提庵畔之秋香墓。乃華性未嫁女秋娟埋玉處。非秋香也。

### 吳中可園小考證

吳中滄浪亭。爲蘇子美之故居。一石一木。一亭一榭。至今遊其地者。猶令人景仰嗟歎於無窮。與滄浪亭望衡對宇者。則爲可園。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設於其中。自我友蔣君吟秋主持其

事。頗多規畫。園中有胭脂紅古梅一株。名重東南。是梅色澤穠麗。雖折枝表裏俱赭。橫斜池上。尤爲有致。吟秋因有梅花展覽會之舉行。益以名人畫梅。梅花圖籍。蔚爲大觀。惜予羈於俗務。不克前往參觀。引爲憾事。按可園之名。頻見於吳中唱和集。如云。朱蘭坡寓居可園。卓海帆假館近山林。皆在滄浪亭北。海帆曾繪憶山移談詩圖。又云。可園有藤木。附柳而生。而吳履剛吳中唱和集題跋云。可園始建。府志無考。惟學校門載嘉慶九年。鐵冶亭制軍正誼書院碑記。有以白雲精舍。及可園地爲基址一語。知園必在嘉慶前矣。肥揣尹文端公建近山林時。築園於旁。亦未可知。特文獻無徵。未敢武斷。此集中凡八見。俱標眉上。蘭坡先生主講正誼紫陽先後二十餘年。至己酉大水始歸。吳人至今能言之。先生先世本吳人。然則爲可園之寓公。卽以此爲可園之主人也可。光緒己丑秋。履剛記。觀此可知可園沿革之一斑。園中有博約堂浩歌亭諸勝。藏書甚富。凡三十三萬餘卷。洵今之金匱石室也。

### 巫山奇遇之訟

巫山奇遇。爲文言體之言情小說。本名濮陽奇遇。某書局主人以十金之代價。購得木刻本。謀翻刊之。易名巫山奇遇。藉以號召。而一般色迷者流競購之。是書寥寥祇一二萬言。署有廣野居士述。北郭遜叟校。居士遜叟均不知爲何許人。記高仲容高叔達與鄰女瓊英謙謙之相暱事。筆墨雅潔。絕無淫冶誕妄處。卽敍仲容與瓊英繾綣。亦蘊藉出之。如云。瓊低聲告仲曰。妾未諳。兄毋啣枚疾驅。直擣黃龍府。仲曰。向日能使紀信誑楚。今復能倩人耶。姑稍試之。庶可異日堅

壘而對。瓊曰。郎出銳師攻之。妾請焚舟濟河。仲曰。囊沙背水陣何如。瓊曰。野戰有期。今第爲探哨以謀之。如此一段。已爲全書之精采。無怪色迷者流。讀至終篇。不饜所欲。大呼上當也。有指是書爲穢褻。控之於法院者。越日開庭。審問某書局主人。主人謂小說不毋有風趣處。若嚴格而論。則水滸紅樓均所難免。然水滸紅樓不但普遍流行於民間。學校且有採之爲國文教材者。况巫山奇遇描寫風趣處。尙不及水滸紅樓之甚。當然不可列諸穢褻書中。主人延有律師某。亦起立謂法國文學。直可稱之爲戀愛文學。其文學書中。動輒述及男女之私。不以爲奇。而博物院中。更有陳列貞操帶以供觀覽者。可知世界趨勢之一斑。我國禮教雖嚴。然男女之愛。談之者自古亦不乏其書。請推事以文學眼光觀之。若易以法律眼光。則文學小說。不將體無完膚。是猶請文學家來批評六法全書。犯病亦正相同也。及判決。某書局主人竟無罪。巫山奇遇被抄者。完全發還。一段公案。遽爾了結。翌日。各報未載隻字。予在院旁聽得知其始末如此。是亦說苑珍聞也。

### 我國裸體畫之導師

西人尙裸體畫。蓋摹寫人之肌肉。以顯其意態者。在希臘時代。卽已盛行。降至近今。美術學校且雇模特兒。藉以研究曲線。於是解衣登台。捧心撫乳。極俯仰之妙。盡臥立之姿。蓋公認爲神聖之藝術。不得以穢褻詆之也。我國禮教雖嚴。然古之丹青中。亦有作裸體美人者。其人爲唐之周昉。前此未之有也。周昉字仲朗。京兆人。好屬文。窮丹青之妙。畫士女爲古今冠絕。廣

川畫跋云。嘗得周昉畫按箏圖。其用工力。不遺餘巧矣。媚色豔態。明眸善睐。後世自不得其形容骨相。况傳神寫照。可暫作阿堵中耶。余曰。此固唐世所好。嘗見諸說。太真妃豐肌秀骨。今見於畫。亦肌勝骨者。昔韓公言曲眉豐頰。使知唐人所尙。以豐肌爲美。昉於此時知所好而圖之矣。又清河書畫舫記云。傳聞昉畫婦女。多爲豐肌秀骨。不作纖弱娉婷之形。今圖中所貌。目波澄鮮。眉無連卷。朱唇皓齒。修耳懸鼻。輔鑿頤頷。位置均適。且肌理膩潔。築脂刻玉。陰溝渥丹。火齊欲吐。抑何態穠意遠也。觀此。可知周昉作畫。固以肉感動人者。後世仇十洲繪漢宮春色圖。不過師其故智耳。

## 大理石

我國舊時几案坐具。輒以紅木紫檀嵌大理石爲之。尤宜於盛暑憑凭。一涼澈骨。爽適無倫。佳者製爲短屏。厥文疏密濃淡。自具畫意。不知者幾疑爲倪迂手筆也。予曾見學友劉澹如家藏石屏凡四。皆爲天然山水。一作柳汀小泊。一作寺樓山雨。一作楓林晚坐。一作踏雪尋梅。蓋具四時之景。而柳之翠。雨之黝。楓之赤。雪之白。均色澤逼真。造化之妙。非人工所得而及也。劉君更有漢宮春色圖十二幅。縱三寸。橫二寸。極淫褻之致。亦爲大理石所成。聞其代價共三千金。彼扶桑人士欲得之。君以祖傳之物。未肯割愛也。大理石爲滇之大理縣所產。縣有點蒼山。因名點蒼石。又號大理山。前襟榆江。背環漾水。盤亘三百餘里。爲雲南形勝要害之地。雲南備徵志有云。點蒼山一名靈鷲。梵語耆闍崛。蒙氏封爲中岳。漢書曰。邪龍雲南。其山如扶風太

乙。上有馮河。周迴萬步。五月積雪皓然。卽此山也。有十九峯。夕陽峯居中。其高直上五十里。登其巔。復有大山。高五十里。度嶺西行。達永昌界矣。山色蒼翠欲滴。奇花異卉。徧於巖谷。四時不謝。早起開爽。日出後卽雲霧覆之。至七八月。雲霧收淨。惟一白縷橫截山腰。旦夕皆然。所謂玉帶鎖蒼山也。其下多文石。三塔寺後產者乃佳。餘皆白石而已。溪間積雪厚數丈。盛夏兒童椀盛賣之。和以糖蜜。可療飢。但多食則生癭。嵐瘴所結也。每歲三月十五日。四方商賈來山下。謂之觀音市。賣石者麇集焉。按諸礦物學。大理石爲石灰岩之變性。有白色雜色二種。白大理石。爲火成石灰岩。由粒狀之結晶質。集合而成。爲造像碑坊之用。亦名寒水石。雜色大理石。爲水成石灰岩。膩如切脂。含鐵及黏土等不純物。有黑黃青等彩色。片琢之。具山川雲物之狀。亦可以人工製造。稱人造大理石。價值則遠遜。聞美利堅人頗喜我國古物。豪富家輒佈置華式廳堂。廳堂上大理石案椅。爲必備之品。我棄人取。不僅大理石爲然也。

### 鹹水妹考

海上淫風扇蕩。無所不有。有粵娼專接外人者曰鹹水妹。虹口一帶。有黛眉脂唇。御半夷式之服裝者是也。一般碧眼水手爭趨之。顧其命名。不知何所取義。考之日本人所著之支那風俗調查。謂鹹水妹三字。爲英語 Handsome maid 之譯音。其義爲美女。但尋常稱美女。則多不用此字。其他關於鹹水妹之記述。尙有餘墨偶談云。上海蛋戶之爲海娼者。人呼之爲鹹水妹。而吳趸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小說中。載之尤詳。如云。鹹水妹這句名詞。是指的甚麼人。香港初

開埠的時候。外國人漸漸來的多了。要尋當妓女的也沒有。爲甚麼呢。因爲他們生的相貌。和我們兩樣。那時大家都未曾看慣。看見他那種生得金黃頭髮。淡藍眼珠子。沒有一個不害怕的。那些婦女。誰敢近他。只有香港海面那些搖舢舨的女子。他們渡外國人上下輪船。先看慣了。言語也慢慢的通了。外國人和他們兜搭起來。他們自後就以此爲業了。香港是一個海島。海水是鹹的。他們都在海面做生意。所以叫他做鹹水妹。以後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之通稱。這個妹字。是廣東俗語。女子未曾出嫁之稱。又可作婢女解。現在有許多人。凡是廣東妓女。都叫他做鹹水妹。這就差得遠了。據此可知鹹水妹確爲蛋戶之變相。餘墨偶談之說爲不虛。按蛋戶一作蠶戶。本作但。南蠻之一種。淮南子。使但吹竽。使氏厭竅是也。今閩粵沿海尚有之。以舟楫爲家。以漁爲業。亦名龍戶。自唐以來。計戶輸稅。明洪武時。編戶立里長。設河泊司於廣東治之。舊律不容陸居。清雍正間。始準與齊民同列甲戶。然仍視爲賤族。民國初。申令開放。一切權利。與國民平等。然以生計維艱。不得已遂以賣淫爲其副業。抱惻隱之心者。當作哀鴻一例看可也。

### 銅圓之珍藏

我國之有銅圓。在前清光緒二十六年始。其時兩廣總督李鴻章見英仙士銅錢。無孔而值大。謀仿鑄之。奏請設局鑄造。每枚當制錢十文。以紫銅九十五分。白鉛四分。點錫一分配合。每枚重量二錢。一面鑄光緒元寶四字。內加清文廣寶二字。周圍鑄廣東省造。并分鑄每百枚換一圓之

字樣。中有蟠龍紋。附有英文。譯曰廣東一仙。翌年以制錢缺少。不敷應用。而銅圓行於粵省已具成效。乃諭令沿江沿海各省仿造。於是各省咸有銅圓之鑄造。其時予尚幼穉。先大父錦庭公自市間易得一二枚歸。予獲之大喜。珍藏有如瓊寶也。從此銅圓遂代制錢之用。制錢漸見斷絕。以後各省督撫大吏。莫不藉銅圓餘利。以爲興辦地方新政之用。競相鑄造。各立門戶。進而鑄有黃銅一枚當二十。五十一百者。民國肇興。更鑄開國紀念幣。以嘉禾及黨國旗爲圖紋。普遍於市廛。袁氏帝制自爲。又有洪憲紀念幣。則所鑄不多。外間少見。有得之者。居爲奇貨。其他分門別類。共有八百餘種。聞收羅銅圓。最初爲一西人。西人名華德。曾在上海西門開設共和大戲院。每日所進銅圓。華德必親加剔選。并出巨值收購。所貯之富。可以首屈一指。編有圖譜。載於美術雜誌中。國人奉爲圭臬。華德有一友曰羅史。所藏亦多異品。與華德堪稱一時瑜亮。同居孫君子山。對於銅圓。頗有研究。每日餘暇。輒檢視銅圓。而以擴大鏡照之。蓋往往驟視了無異狀。照鏡後。圖文竟有殊常或倒列者。近得一黃銅奉天光緒元寶。癸卯年鑄。而其中心滿文左行者。以爲得未曾有。卽華德圖譜中。亦未之有。蒙以見示。甚爲得意。蓋玩銅圓。已爲一時風尚矣。

### 張南皮之言行

前清名公巨卿中。思想新穎。一洗迂腐頑固之積習者。當推張香濤爲第一。張南皮人。名之洞。香濤其字。又字香巖。號壺公。又號無競居士。同治進士。屢督學典試。在兩湖最久。京漢

鐵道。漢陽鐵廠。萍鄉煤礦。皆其所創辦。此外所創新工商事業。多不勝舉。光緒末爲軍機大臣。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卒謚文襄。有廣雅堂集。

香濤兄之萬。官東閣大學士。工書善畫。盡得王時敏神髓。時鈐小印曰二品教官。蓋官漕督時所刻也。與香濤甚友愛。香濤夫人性極慧。偶以某事忤香濤。香濤怒蹴之。中要害竟死。幾致成訟。子入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後。回至武昌。在督署前墮馬殞命。死後。殺馬以殉。文襄曾爲聯挽之。香濤雖多姬妾。然皆不育。香濤尙儉。故姬妾不敢御綺羅。布衣樸素以爲常。有赴戚家酬酢者。往往挾華服於輿中易之。仍易布衣而歸。

香濤生平最怕薙髮。家人知其如此。往往乘其熟睡時爲之。某次。祇及半而醒。香濤不許續薙。然髮修短不一。乃加風帽於首。人不之注意也。

一日。香濤讀姚姬傳之古文辭類纂。見所分十二類。曰今日中國文體。可增二類。曰電報文。曰報館文。

春秋佳日。喜設宴招賓。客有以燒酒起於何時爲詢者。時候官陳石遺在座曰。今日之燒酒。殆元人之所謂汗酒。香濤曰。不然。燒酒晉時已有之。陶淵明傳云。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稻。種稻以造黃酒。秫以造燒酒也。石遺爲歎服。香濤以觀人醉態爲樂。故每宴必以巨觥勸飲。客盡酩酊。則高吟衆人皆醉我獨醒之句。吟畢大笑。聲震屋宇也。

香濤與王湘綺友善。常談文藝。間及聯對。湘綺戲以張香濤開臭溝爲無情對。一時傳爲笑柄。一日游岳陽樓。立撰一聯云。呂道人甚無味。八百里洞庭。飛過去。飛過來。一個神仙誰在眼。范先生殊多事。數十年寒士。偶爲將。偶爲相。萬般憂樂枉關心。亦雄渾。亦風趣。非能手。



不辦。

香濤頗自負。應考不作第二人想。殿試時。對策過長。溢出程式。轉至反面。因抑爲第三名探花。痛憤之餘。幾欲自裁。幸由其表兄衡山再三勸慰。始已。

每晨五時卽起身。臨顏魯公書二百字。讀通鑑十餘頁。下午稍飲酒。半斤爲度。暇則讀杜工部詩。晚猶作詩以自課。嘗著勸學錄一書。以勉青年子弟。印行萬本。散發各校。

督鄂時辦湖北義賑券。爲今日彩票之濫觴。香濤以署中案牘忙。欲添聘一文案。久無人應者。訝而詢其故於鄭海藏。海藏曰。凡辦理文案。非公事嫻熟。卽文墨優長。試問公事嫻熟。有似大帥者乎。文墨優長。有似大帥者乎。二者之長。惟大帥能兼之。他人不能也。則人之聞而卻步。無怪其然。香濤主持文衡數十年。得士綦多。謂衡文一道。比治獄更難。治獄有誤。受禍者不過數人數家。其爲患尙淺。若真才壓抑。濫取不才之士。則其患甚長。一則學風有變。啓人幸進之心。一則不才濫竽。有誤天下蒼生。故凡文字之發皇正大者。其人必去忠不遠。而言之無物。專以靡麗膚泛成文者。其人必鮮氣骨。以此爲衡。雖未必盡得真才。然亦雖不中。不遠矣。香濤能十餘日不睡。當督學蜀中時。一日游浣花草堂。集杜詩爲楹帖。欲繫以跋。坐而屬思。稿十數易。終不愜意。然已三晝夜不睡矣。侍者更番當值。猶稱困不置。而香濤自若也。然又無論何處。皆可酣睡。接見僚屬。往往所談未竟。卽鼾聲起於几席。僚屬不敢行。有候至夜分。飢寒交迫者。於是某太守每值轅召。必僕被備食而往。某日。香濤往謁巡撫。巡撫延入。及停輿。香濤不出。揭簾視之。已遽然入夢矣。

## 隨園詩話中之紅樓夢

紅樓夢一書。考證者多矣。然言各殊異。莫衷一是。隨園詩話亦述及之云。康熙間。曹練亭爲江寧織造。每出。擁八騶。必攜書一本。觀玩不輟。人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百姓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也。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得。及陳獲罪。乃密疏薦陳。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明我齋讀而羨之。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豔。我齋題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魯迅考之云。曹寅字棟亭。雪芹之祖也。此誤。猶憶予曩時輯金鋼鑽小說集。有署名一得者。惠投我亦談談紅樓一文。略云。隨園詩話。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下。尙有中所謂大觀園者。卽余之隨園也數語。幼時所閱未刊本。確有是語。及至海上繙印鉛印本。則已將此語刪去。嘗於楊柳樓台晤隨園老人之孫倉山舊主。以此疑質之。據云。此書之作。實我祖所授意。而雪芹主稿者也。以授意有自。未嘗自居於作者。其引證故事。由甲及乙。誤彼爲此。朝代官爵。穿插附會。顛倒錯亂。此本作小說者有意爲之。然其微意之所在。卽有可窺見者。園名大觀。拓地既宏。締造又精。當時江浙兩省。豪貴人家。均無此大好園林。舍隨園莫屬。書中之主人翁寶玉。卽我祖也。我祖最重一情字。有無情何必生斯世。有好都能累此身之句。自乞養歸隱。優遊林下。至五十年。卽寶玉鄙視利祿。不求仕進之意也。按紅樓中人物。悉有寓意。如甄士隱賈雨

村。卽真事隱去。而爲假語村言。其他妙玉者。妙喻也。晴雯者。情文也。賈芹者。假勤也。賈政者。假正也。單聘仁者。善騙人也。卜世仁者。不是人也。卜固修者。不顧羞也。秦鍾者。情所鍾也。吳良者。無良也。則當時或皆有其人。而出於隱射歟。

### 從隨園之訟說到袁翔甫

首都隨園後裔。以五台山畔二百二十畝之隨園基地。涉訟公庭。半載有餘。始告終結。而訟詞中頻及袁翔甫。前輩孫漱石先生與翔甫頗相熟。其所著滬壖話舊錄。曾述及其人云。倉山舊主袁翔甫先生祖志。前上海縣袁又村大令祖惠之弟。袁子才太史枚之稚孫也。博學多才。文思敏捷。洋洋數千言。可對客揮毫。立時而就。其舊居在南門內花園弄。而賃廡於福州路胡家宅之東。門前有柳樹。因顏其室曰楊柳樓臺。以爲友朋敘晤之所。地以人傳。一時竟以此地作楊柳樓臺名。販夫車役皆知之。殊不易也。其著述有滬城備考。及上海竹枝詞等。風行於時。而手編袁隨園全集。尤爲煞費苦心。晚年總持新聞報筆政。議論風生。多中肯語。至花甲後。以精力衰憊。始辭職養閑。返花園弄舊邸。與故舊漸疏。予亦不能朝夕復聚。旋老病侵尋而逝。袁氏無遺丁。祇一甥王少懷。供職於淞滬釐捐局。聞耗奔喪。爲之料理喪葬諸事。一代文人。不圖無後。良可悲也。黃夢畹之隨筆。亦云。四馬路西。得小樓一椽。綠楊幾樹。搖曳迎風。雖門外紅塵。車馳馬驟。而門內則湘簾棊几。幽雅絕倫。客至此。幾忘結廬在人境也。往年。倉山舊主建詩社於此。名曰楊柳樓臺。一時珠玉紛投。多至千百家。壇坫東南。於斯爲盛矣。又予曩輯鑽報。有署

名一得者。以雜作一篇見貽云。楊柳樓臺。在四馬路浙江路之西。今一枝香舊址。祇賃樓一楹。下設瓷器雕刻肆。因南有外人別墅。楊柳數株。掩映其前。取故名以此。嘗至此晤倉山舊主。謂紅樓夢之大觀園。卽其祖布置之隨園。一生心力。盡瘁於此。故愛隨園殊甚。臨終遺囑中有云。吾身後。汝二人能洒掃光鮮。照舊度置。使賓客來者。見依然如我尙存。如此撐持三十年。我在九原。亦可瞑目。今其後裔紛爭如此。袁簡齋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也。按翔甫所著書。除上述外。尙有隨園瑣記。談瀛錄。而袁氏一門之名著藝林者。更有袁桐。爲簡齋從子。字琴甫。號琴南。官通判。能詩。善隸法。類陳鴻壽。亦精篆刻。又簡齋弟袁樹。字豆村。號香亭。乾隆進士。知肇慶府。善畫山水。精鑒別。工詩。有紅豆村人詩稿。其詠香句。衣籠徹夜香薰透。故意鉤人立上風。尤爲膾炙人口也。

### 既往之江南製造局

江南製造局。爲曾滌生李少荃輩所經營締構。成立於清同治四年五月。初在海上虹口。六年夏。始移城南高昌廟鎮。蓋有鑒西人槍礮之利。特設此以仿製者也。其中組織。有機器廠。洋槍樓。汽爐廠。木工廠。鑄銅鐵廠。庫房。煤棧。公務廳。文案處。報銷處。支應處。議價處。汽錘廠。繙譯館。廣方言館。造礮學堂。黑藥廠。鍋爐廠。水電廠。且逐年改進。人材輩出。直至辛亥革命。先烈陳英士與伶人潘月樵。偕數十健兒。冒死進佔。駐軍旋即反正。翌日白旂卽飄揚於滬市。而東南爲之奠定。其得失之關係大局有如此。及孫總理以總統位讓於袁氏。袁氏摧殘憲

法。帝制自爲。黨人因有二次革命之舉。猛撲製造局。駐軍發礮抗拒。時方炎暑。一至夜分。雙方鏖戰殊劇。槍礮聲不絕於耳。予隨先大父錦庭。登樓外樓屋頂眺望之。往往探海燈一加燭照。而轟然砲發。巨彈墮地。火光迸裂。俱了了可觀焉。其時周浩戴天仇等發刊民權報。爲革命軍人張目。讀之者無不深望製造局之卽下。奈兵少援絕。卒致失敗。而製造局附近之居民紛紛逃入租界。晚間無以寄宿。皆據衢路階沿。以爲避難之地。事後以製造局爲戰事所必爭。海上乃通商繁盛之區。不克再見兵戎。遂將局中各部。移至他處。而局址爲廢。當光緒三十一年秋。有魏允恭者。爲輯江南製造局記。計圖一卷。表五卷。略四卷。都十卷。由石印行世。其中要目。有職官表。考工槍略。考工礮略。考工火藥銅引子彈略。考工鍊鋼略。仿造克鹿卜礮說。凡內部之構造。藥料之配合。以及功用弊病。言之綦詳。今人提倡國防文學。而此江南製造局記。洵國防典籍也。

### 蘇小妹攷

蘇小妹。世傳爲東坡之女弟。嫁詞人秦少遊。此說乃由今古奇觀蘇小妹三難新郎一則而起。非事實也。考之前人筆筭。如戒庵漫筆云。俗訛小妹爲秦少遊妻。考淮海集徐君主簿行狀。徐君女三人。以文美妻余。則少遊妻乃徐氏。非蘇也。又按老泉祭亡妻文。歐陽公蘇明允志。東坡與李方權東。老泉之女。皆亡於東坡兄弟未得第之前。而秦少遊則東坡旣仕之後。相與而莫逆者也。又梅溪筆記云。或有問於余曰。俗傳蘇小妹嫁秦少遊事有之乎。余謝曰。不知也。時余適

遊高郵。翻閱淮海集。乃知少遊之夫人姓徐氏。爲里中富人徐天德之女。天德字賡實。號元孚。有義行。少遊爲作事狀載集中。而舊志竟未及。案墨莊漫錄。菊坡叢話俱載。東坡止有兩妹。一適柳子玉。一適程璿之子之才也。而張霞房紅蘭逸乘。所紀皆吳中事。云西街道遙街高殿庵。比邱尼居之。秋日桂花頗盛。遊屐紛紛。中有古墳殘碣。苔封不可辨。尼云。宋蘇小妹埋香處。我友周子瘦鵲居西街附近。又程君瞻廬熟於吳中掌故。予因詢之。均云不知有是事。所謂埋香處。亦子虛烏有之談也。按小妹嫁秦少遊事。除今古奇觀外。又有東坡禪喜集亦載之。如云。東坡妹。少遊妻也。一日妹歸集宴。因食焙栗。妹謂坡曰。栗破鳳凰見。（借意縫黃。）坡思天下未嘗無對。數日竟未能。佛印來訪。問坡有何著述。坡曰。欲作一對未能也。因舉前事。佛印應聲云。藕斷鷺鷥飛。（借意路絲）東坡禪喜集。爲日本東京出版之禪林叢書第一編。日人森大狂所編。原輯者徐長孺。此書恐後世好事者之所爲。亦決不能以爲憑信也。

## 着 甲

着甲。鱖鱉魚之俗稱也。一名鱮。長一二丈。無鱗。背有骨甲。口近頷下。有觸鬚。脂與肉俱爲黃色。產江河及深水中。可與豚肉同煮。味絕腴美。吳中諸野味店。均置於砧上。分段出售。故小說家許指嚴頗嗜是物。每遊吳中。輒以着甲佐酒。

着甲生於淡水。漁人網之。既長且大。慮其倔強難制。則以鹹水當魚頭一衝。魚卽暈去如死。乃起得之。一任宰割也。

此魚元時已有之。稱阿八兒忽魚。產遼陽東北海河中。見飲膳正要。清尹文端公家廚善治着甲。常煮以宴賓。嘗之者無不讚美。當時有尹家魚之目。外間諸肴饌館紛紛仿爲之。然終不能及也。

着甲忌與牛乳同進。進則凝滯不能消化。吳中有體育家某自恃體健。不之信。一日竟盡着甲一簋。牛乳一器。食畢而睡。夜半腹痛如絞。從此委頓者月餘。進藥後始漸健適。

着甲可以紅燒。亦可蒸食。紅燒則先切片。沸油煎之。次將醬油黃酒及繹粉等汁傾入。并加火腿片熟香菰生葱結白糖。再燒一透。即可起鍋。若蒸食。則先將魚燒煮一過。除去大骨。切肉成小方塊。和薑片筍片火腿片香菰同蒸。將熟時。加入白醬油黃酒少許。及食。蘸麵醬麻油。甚爲香美。且須乘熱。稍冷卽腥氣觸鼻矣。

### 籠 鈎

鳥籠必須有鈎。所以便懸掛也。然一鈎之微。有窮極精巧者。最初有凌鈎。爲前清乾隆間貢生凌大安所製。凌爲浙之秀水人。能文善書。并喜參禪。精於內典。固學道有得之士也。愛蓄楊繡鳥。以祖若父之世設銅錫舖也。乃自煉桃花雲白銅。創作羅漢鈎。用刮刀法製成。評之者謂爲神品。比之釋石濤之畫。有法自我立之妙。今人傳稱十八粒羅漢珠鈎者。卽凌鈎也。道光間。錫山有張阿天者。亦用白銅製絞絲雨夾雪細紋鈎。鈎絲仿凌式。不知者常誤贗爲真。實卽一朴一陋。大相懸殊也。與凌鈎媲美者。厥爲徐鈎。徐鈎爲忠明所製。忠明別號鐵癡。設鏗刀舖於滬城

穿心街。早年所製者。悉爲鐵鈎。既而始製青銅鈎。菜花銅鈎及冲古銅鈎。仿凌鈎得其神似。忠明雖不學。然所製脫盡俗匠氣。鈎之盤或鑿人物走獸花果。無不各具意致。其梗則蟠龍也。陰陽文字也。亦曲盡其工。忠明老眼昏花。不復以雕鈎爲業。授藝於其婿李萬章。卽今市上所售之萬章龍鈎是。萬章往往以己作託忠明款。以求善價。但明眼人不難辨也。又槎谿徐華卿盧榮生兩氏。亦擅製鈎。雖不及忠明之渾雅。然煉銅之法絕精。日久不致銹爛。忠明尙遜一籌也。得佳鈎而配以古窰壇香錠之食缸。姚直甫所製之異品籠。則烏如士之登龍門。聲價自然十倍矣。

### 編影戲劇本之老前輩

編影戲劇本殊不易。意義自當力求高尚。然觀衆程度。高低不一。又不能不雙方兼顧。加之電檢會取締甚嚴。動輒阻礙。而限於人選。道具。地點。束縛重重。縱有天才。難以發展。因是各影片公司雖登報徵求劇本。而劇本之荒如故也。拙鈍似予。居然亦廁身編劇之列。前爲上海公司。藝華公司。聯華公司。編有糖美人。三生石。妹妹我愛你。金鋼鑽。新婚的前夜。國色天香。桃花夢等。既皆一一公映於銀幕。予親往觀之。覺一無是處。爲之愧汗涔涔。甚矣編影戲劇本之不能與撰小說及草小品文字相提並論也。按編影戲劇本。有一老前輩。此道祖師。舍其人莫屬。其人李姓名灌。邵陽人。字向若。幼警敏。明崇禎舉人。甲申難作。薙髮爲僧。浪遊太華黃河間。與李二曲李天生齊名。號關中三李。入清累徵不就。詩文清奇。自成一家。嘗榜其室門云。清風未能吹動我。明月依然來照人。藉以寓意。著影戲劇本若干。情節之佳。得未曾有。惜



今不傳。馮若飛君之綠鸚鵡軒隨筆。曾述及之云。秦中舊有影戲一種。或稱燈影。其制設帷長丈餘。廣約五六尺。中置巨燈。優人攜鼓樂居帷中。不令人見。暗持傀儡而舞。透影紗上。雜以笙歌。頗可娛悅。傀儡以牛革爲之。長不逮尺。而鏤錯極巧。並施色彩。身臂手足。各分數段。成環節狀之活動。舞者兩手可持若干傀儡。生旦淨丑。悉自動作。紆徐進退。俯仰如神。至於儀仗景物。亦甚自然。恆於中宵演之。而劇情多奇巧。往往出人意外。留連於佳人才子之離合。而終歸於正。夜闌更盡。動心蕩思。令人有江上峯青之遐想。影戲劇本。半出名手。大都爲蹭蹬功名之人。殫精力而成者。摛藻選材。一依於稗史或叢書筆記。如御溝紅葉。人面桃花諸往蹟。均列入劇中。此製清初始有之。邵陽大儒李灌所著劇本爲最有名。此種影戲。略具規模。然在西洋電影之前。而能匠心獨運。殊不可及。固不能以幼稚嗤之也。

### 拇戰起始考

考拇戰之始。謝肇淛五雜俎云。後漢諸將。相宴集爲手勢令。其法以手掌爲虎膺。指節爲松根。大指爲蹲鴟。食指爲鈎戟。中指爲玉柱。無名指爲潛虬。小指爲奇兵。腕爲三洛。五指爲奇峯。然蒲留仙聊齋筆記云。唐皇甫松有手勢酒令。五指皆有名目。大指名蹲鴟。中指名玉柱。食指名鈎棘。無名指名潛虬。小指名奇兵。掌名虎膺。指節名松根。通五指指名五峯。按今之拇戰。俗稱豁拳。頗類於是。則唐時已有此戲矣。一一說分歧。不知孰是。聞明袁福徵有拇陣篇。當有詳述。惜不易獲此書一讀耳。

## 麗則社之韻事

有清末季。海上詩人蔡魯熙謝其璋等。創麗則吟社。公推楊古醞爲社長。一時入社者將及千人。且在南社之先。惜不久卽散。致聲譽未能遠播。雖善談海上掌故之徐蔚南。亦無有隻語及之者。殊可憾也。魯熙名眉良。家洞庭山。別署黃葉村農。築草屋十數楹。著黃葉村莊詩集八卷行世。其璋名企石。世居南匯。曾以漁洋秋柳韻詠春柳著名。一時有謝春柳之號。其春柳詩第三首最膾炙人口。如云。強對東君鬥舞衣。客中顏色鏡中非。兩三點雨眠纔起。廿四番風信尙稀。雙槳盪波船入畫。一鞭馳陌馬如飛。倘教少婦登樓望。脈脈應憐心事還。社友多才藝。如何春旭之駢文。奚燕子之小詞。陳蝶仙之南北曲。葉玉森之古詩。梁又銘之繪事。張三江之書法。戚飯牛尤有三絕之號。他如汪處廬。別署閑閑居士。善談諧。以社友胡藐廬號天贍閣。戚飯牛號天問閣。陳蝶仙號天虛我生。曰此所謂靠天吃飯。爲之哄堂。性又恬淡。慕西湖山水。置地築屋其間。有燒完篋裏三千券。贏得湖邊十畝桑之詩。案頭供陽羨粗瓷一盞。中貯頑石半拳。雜樹細竹。嘗謂人生百歲。不能走六合。看五嶽神奇。撫此小點綴。聊當清遊而已。其襟懷可見。然好交友。家以是貧。鬻文海上。嘔血死。胡藐廬文杰。善作北魏書。著有病春館詩。其佳句如月明漁火小。岸闊酒樓遙。礎潤應蒸雨。山多易作雲。王祖餘別署谿西漁隱。某次雅集。祖餘賦無題一律云。轉憶當年事渺茫。應知自悔太郎當。八行書信雙行淚。六曲屏風九曲腸。竹簟牀空秋蔓遠。薜牆花發曉衣涼。滄桑變易有時盡。惟此相思不敢忘。一座歎服。戚飯牛滑稽玩世。喜謳

歌。甚至在某校授課。於課室中亢喉歌新製曲。學子無不歡迎之。前年一病幾殆。迄今猶未恢復原狀。見人靜默寡言笑。與前判若兩人。其哲嗣冠六辦青白眼科醫院於愛文義路。奉父以居。予曾爲輯飯牛翁小叢書。有牧牛庵筆記。綠杉野屋詩話。紅樹樓吟草。雙魚館尺牘。天問閣雜俎。凡五卷。風行一時。諸社友之晚景較佳者。當推陳蝶仙。從事實業。早告成功。經營之餘。猶不廢翰墨。洵難得也。

### 戒食羊肉談

羊反芻類之家畜也。古人祭祀燕享。謂之少牢。有綿羊山羊二種。綿羊毛長而捲曲。牝無角。牡有小角一對。捩折如螺旋。山羊一稱吳羊。毛短。色多白。角向後彎曲。性嗜鹹味。元和郡縣圖志。其水鹹苦。羊飲之。肥而美。號爲沙苑細肋羊。又晉武帝掖庭並寵者衆。莫知所適。乘羊車恣其所之。宮人乃取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此張簡宮詞所以有簷前不插鹽枝竹。臥聽金羊引小車之句也。羊肉爲家常之食品。党家之淺斟低唱。美酒羊羔無論矣。而楓窗小牘。謂舊京工伎烹煮擅名。如羊肉李七兒。薛家羊飯。清異錄謂馮翊煮羊膏。嫩第一。言飲食者推馮翊白沙龍爲首。而近來市上之涮羊肉。尤爲老饕家所樂道。不知羊具美德。詩小序有德如羔羊之說。而獸經稱羊爲義獸。又跪乳不失爲孝。此古三代之際。所以天子有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之制也。而羊又與祥同。古吉祥之祥字或作羊。且羊字更爲善字之頭。江康觚講善生十箴。卽首戒食羊。因動物被殺時呼號之聲。能使後殺者聞之而恐懼。恐懼之餘。血液中便起一

種毒素。人啖之有害。而羊被殺。呼號尤慘。其毒素亦愈烈。羶氣卽毒素作用也。聞首都將有不食羊肉之宣傳。果成事實。羊之生命得以保全。未始非仁者之心也。

羊多別名。庶物異名疏。羊亦名卷婁。述異記。古人說羊一名胡髯郎。又名青鳥。古今註。羊一名髯鬚主簿。抱朴子云。山中未日有稱主人者。羊也。

世皆知趙子昂畫馬。不知偶畫羊。亦殊神韻生動也。袁華題之云。趙文敏公爲仲信寫二羊。展卷間如行河湟道中。與旃裘索帶之牧羝奴。逐水草而棲止。昔稱廊廟材器。稽古入妙者信矣。羊之見於古人筆札者。如雞肋編。靖康之亂。人相食。婦人少艾者謂之不羨羊。名目固妙。其如慘酷何。雲仙雜記云。每使數百羊散於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點綴也。如此主人。的是羊之知己。東坡外紀云。魯直戲東坡云。昔王右軍字爲換鵝書。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鱗。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公書爲換羊書矣。

### 吳中之漁洋山與白陽山

凡誦秋柳詩者。莫不傾倒王漁洋其人。王諱士禎。字貽上。號阮亭。清順治進士。由揚州司理。累官刑部尙書。後人避世宗諱。改名士正。謚文端。詩與朱竹垞並稱。善古文。兼工詞。有帶經堂集。漁洋詩文集。精華錄。予嘗見其所書立幅。行楷絕流利。惜旁藝皆爲詩名所掩耳。曾遊吳。登玄墓遙望。愛漁洋山之幽勝。因自號漁洋山人。漁洋在太湖之畔。屬香山區。與法華山相連。上有董文敏公墓。附近有呂山及小黃山。小黃山麓有教場。相傳伍員練水軍所築。亦曰教

場山。山木蒼蔚。春日望之。諸山綿亘。似列翡翠屏障。毋怪阮亭詩人愛之不釋也。

又從事丹青者。作花卉輒喜撫白陽山人筆意。所謂白陽山人者。明高士陳道復也。按圖繪寶鑑云。陳淳字道復。又字復甫。號白陽。文衡山門人也。善花卉。山水亦淋漓。不落蹊徑。又丹青志云。道復天生秀發。下筆超羣。尤工寫生。一花半葉。咄咄逼真。予藏有陳之墨菊便面。雖寥寥數筆。而逸氣充溢。自然可喜。按白陽山一作白羊山。又稱五峯山。又名清流山。爲吳中靈巖分支。陳曾隱居於此。北有金井隴。東南爲博士隴。隔御道與獅子巖相值。予曩時在蘇。春秋佳日。輒喜蠟屐登臨。獨此漁洋白陽二山。未履其地。深願乘春日假期。前往一攬其勝。或覓得一二遺蹟。以發思古之幽情。非特人生一大快事。亦及時行樂之意也。

### 剡溪之戴墓

昔王徽之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忽憶戴逵。時逵在剡溪。便乘小舟訪之。按剡溪浙之曹娥江上遊也。以訪戴故。亦名戴溪。今屬嵊縣境。戴逵譙郡人。少博學。善屬文。工書畫。能鼓琴。其餘巧藝。靡不畢綜。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遂徙居會稽之剡縣。徽之夜訪。卽其時也。今嵊縣之北一里許有戴墓。不知者以爲逵之埋骨處。實則乃逵子顓葬地。墓年久荒穢。茲已修葺一新。學弟夏乃疇。擬託嵊友撮取墓影以見貽。果爾。則益確切可證矣。逵有子二。長子勃。字長雲。有父風。善琴。父沒。不忍復奏。乃造新弄。義熙初。以散騎常侍徵。不起。桐廬多名山。與弟顓共游之。因留居止。幼子

顒。字仲若。有高名。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抱羸疾。赴剡縣以居隱。勃卒。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以居之。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注禮記中庸篇。永和元嘉中屢徵不就。逃於吳。後復還剡。尋卒。年六十有四。惜不知達與其子勃遺骸所在。顒獨得葬身於名勝之地。殆亦有幸有不幸耶。

### 滬南小掌故

予曩居滬南阜民路。然阜民路之名稱。殊欠普遍。每雇車還。必須告以陳箍桶橋。始能達目的地。實則喬家浜已填塞。闕爲喬家路。無復有橋之遺址可尋。然習俗相沿。仍以陳箍桶橋呼之。陳箍桶不知何許人。叩諸父老。亦鮮詳知者。一昨偶閱毛對山墨餘錄。載有陳箍桶一則。始悉其人之來歷。亟錄如下。亦小小掌故也。陳箍桶失其名。宋末隱士。居浦濱。以箍桶爲業。跣足蓬頭。冬夏一衲。不滌亦不穢也。鬚鬢斑白。雙瞳湛如碧玉。能言徽欽時事。而貌僅如五十許人。常來江浙間。蹤跡無定。性懶。而好酒善睡。一日醉臥浦灘。潮適大至。順流五六里。鼻中猶齶齶作聲。人以是咸目爲仙。時元右丞相伯顏。渡江東下。破常州。以江南盜賊蜂起。積屍遍野。煙火斷絕者經月。而陳獨安然。日仍醉臥街頭。竟不知何從得食也。里有某氏。爲陳舊鄰。母女恐被賊迫。陳遂挾與俱行。羣賊緊追。終不及。怒以火銃擊之。陳復以身左右蔽。竟無所損。卒免於難。洎元貞之初。華亭陸正夫猶遇陳於江寧。後遂不知所終。邑有陳箍桶橋。乃其遺蹟。今人呼爲陳顧同橋。謂是二姓所造。真臆說也。

喬家路有所謂九間樓者。相傳爲有明徐光啓所建。光啓字子先。號玄扈。上海人。崇禎初。以禮部尚書入閣參機務。從意大利人利瑪竇學天文算法火器。盡通其術。而尤專精於曆。與意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等修正曆法。以西人之慣居樓屋也。遂特建此九間樓以爲研究討論之所。至今雖留有故址。然已一再易主矣。附近有徐公祠。藉以紀念光啓。春秋祭祀時。往往於神前燃點洋燭。餘無他供。蓋光啓從利瑪竇游後。篤信天主教。曾行洗禮。取名曰保祿。子孫祭祀。所以循教例也。

### 報紙刊載長篇小說之創始

報紙所負之使命。無非主持正義。爲民喉舌。上至世界大事。下至社會瑣聞。莫不有聞必錄。所載務詳。然莊辭讜論。易取人厭。於是乃別闢小品文字一欄以調劑之。是欄必刊一長篇小說。以致有每晨報至。不閱專電要聞。而先覽長篇小說者。更有逐日剪存黏訂成冊者。又有爲撰索隱。謂書中人隱射某某者。當民國二年。民權報以登徐枕亞之玉梨魂。報之銷數爲之激增。某讀而愛之甚。不及待其刊竣。而向枕亞函徵全豹。枕亞作書答之。謂大凡小說家言。其動人者。每令人不忍釋手。已略得其端倪。便急欲窺其究竟。而作小說者。洞悉閱者之心理。往往故示以迷離徇悅。施其狡猾伎倆。時留有餘未盡之意。引人入勝。耐人尋思。如十三四好女兒。姍姍來遲。欲前仍却。不肯遽以正面向人也。故作報章小說者。與閱報章小說者。其性之緩急。成一反比例。堯夫詩曰。美酒飲常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竊謂閱小說者。亦當存如是想。常留餘

地。乃有後緣。日閱一頁。恰到好處。此中玩索。自有趣味。山重水複。柳暗花明。惟因去路之不明。乃覺來境之可快。若得一書。而終日伏案。手不停披。目無旁瞬。不數時已終卷。圖窮而七首見。大嚼之後。覺其無味。置諸高閣。不復重拈。此煞風景之愴父耳。非能得小說中之三昧者也。報紙刊載長篇小說之妙旨。盡於數語之中矣。報紙所登之長篇。據予所記憶者。如大共和報之廣陵潮。新聞報之俠鳳奇緣。魅鏡。好青年。皆李涵秋之著作也。民立報載陸秋心之葡萄劫。凡三年始畢。申報刊載程瞻廬之衆醉獨醒。及畢倚虹之人間地獄。尤爲膾炙人口之作。他如新申報刊海上說夢人之歇浦潮。生活日報刊葉楚傖之壬癸風花夢。亦皆備受社會人士之歡迎。頃據老於此中掌故者談。長篇小說刊載報紙。當以野叟曝言爲創始。蓋其時蔡紫巖受聘字林滬報爲總編輯。取夏二銘之野叟曝言。逐日披露之。旣開風氣之先。於是各報紛紛摹仿。而長篇小說乃日新月異云。

## 雪

仙人衣裳雲不染。天人顏色玉無瑕。此崔德符詠雪之什也。雪之爲物。霏霏雰雰。洋洋灑灑。忽凝忽消。可茗可賞。洵極造物之能。盡化工之巧已。

幽夢影云。樓上看山。城頭看雪。蓋取其據高臨下。一覽無餘也。予謂若乘飛機。俯瞰下界。一白無垠。精光蕩射。覺此塵世。不復有些子齷齪。則更足快人意志也。

相傳有忌白者。遇大雪。卽閉戶不出。以其色也。抑何可笑。



昔鐵脚道人赤脚走雪中。嚼梅花滿口。和雪嚙之。如此行逕。不必燒丹鍊汞。已足羽化登仙。

古人詩詞中。往往以瓊比雪。如裴乾餘云。霽日雕瓊彩。李商隱云。已隨紅令誇瓊樹。唐太宗云。凝瓊遍雪華。晏殊云。一一瓊干十二樓。張正見云。雲夢起瓊田。然困學紀聞云。瓊爲赤玉。詠雪者不宜用之。

頃檢一斑錄。載曩年之大雪云。江浙冬寒。遠遜北地。雪未有及尺者。道光十二年己丑。罕觀。乃來年辛丑冬。常昭雪至二尺。路斷行人。開而通之。略似金川維西之雪牆然。南路。湖州南潯等處尤大。杭城更大雪及尋丈。市中開一丈。需錢三百五十文。房屋多遭坍塌。室中晝亦燃燈。出門莫辨方向。窮民凍餓死者甚多。從來所未經也。較之此次美國喬治亞州與紐約州之雪災。街車全停。電燈電話被毀損。用掃雪夫役四萬五千人。剷雪機二千架。不相上下也。

### 送竈小考證

蘇滬人士。迷信神權。有所謂竈君者。必於臘月廿四日供祀之。謂之送竈。亦有廿三日舉行之者。顧鐵卿之清嘉錄述之甚詳。如云。俗呼臘月二十四夜。爲念四夜。是夜送竈。謂之送竈界。比戶以膠牙餈祀之。俗稱糖元寶。又以米粉裹豆沙餡爲餌。名曰謝竈糰。祭時。婦女不得預。先期。僧尼分貽檀越竈經。至是填寫姓氏。焚化禳災。篝鐙載竈馬。穿竹筍作槓。爲竈神之轎。昇神上天。焚送門外。火光如晝。撥灰中篝盤未燼者。納還竈中。謂之接元寶。稻草寸斷。

和青豆。爲神馬秣具。撒屋頂。俗呼馬料豆。以其餘食之。眼亮。蔡雲吳歆云。媚竈家家治酒筵。婦司祭廁莫教前。劉柴撒豆餵神馬。小小籃輿飛上天。按諸論語。王孫賈問孔子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可知祀竈始於周。又羅隱有送竈詩云。一盞清茶一縷煙。竈君皇帝上青天。是送竈則起於唐時。竈神究屬何人。其說不一。唐段成式諾皋記曰。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一曰。竈神名壤子。後漢書陰識傳注引雜五行書。亦曰名禪字子郭。而不言姓。並有衣黃衣。夜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而呼之。可除凶惡。宜市猪肝泥竈令婦孝之說。而五經異義。則謂姓蘇名吉利。夫人姓王名搏頭。淮南子則謂黃帝作竈。死爲竈神。鄭康成注禮器。謂竈神祝融。是老婦。莊子竈有髻注。竈神名髻。狀如美女云。其他祀竈之見於典籍者。如史記封禪書少君言上曰。祀竈則致物。致物則丹砂可化爲黃金。於是天子始親祀竈。干寶搜神記。漢宣帝時陰子方者。臘日晨炊而竈神現。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周處風土記。臘月廿四日夜。祀竈。謂竈神翌日上天。白一歲事。故先一日祀之。馮應京月令廣義。燕俗。鑄竈神於木。以紙印之曰竈馬。吳俗呼爲竈界。以紅紙銷金爲之。一年一換。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年夜貼竈馬於竈上。以酒糟塗抹竈門。謂之醉司命。今俗不以糟以餛。吳自牧夢梁錄。廿四日。不以貧富。皆備蔬食餛豆。祀竈。此日市間及街坊。叫賣膠牙餛。凡此種種。悉屬陳腐之俗。及今科學昌明。從事新運。宜如何革除陋習。一掃而空之哉。

## 龍涎香傳說之紛歧

龍涎香古稱珍物。民間不易得見。謝肇淛五雜俎。載有龍涎於諸香中最貴。游宦紀聞云。每兩不下百千。次者亦五六十千。近海旁常有雲氣罩山間者。龍睡其下也。土人相約更守。或半載。或一二載。雲散則龍去矣。往跡之。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又言大海洋中有旋渦。龍伏其下。涎常涌出。爲風吹日曬。結成一片。嶺外雜記云。龍枕石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予問嶺南諸識者。則曰非龍涎也。乃雌雄交合。其精液浮水上。結而成耳。果爾則腥穢之物。豈宜用之清淨之所哉。今龍涎氣亦異腥。但能收斂諸香。使氣不散。雖經十年。香味仍在。故可寶也。頃據生物學家某君見告。謂龍涎香乃用鯨魚腸中積糞製成。非真所謂龍涎也。說爲前人所未發。姑誌之於此。以待研究。



國家圖書館



002568289

中華民國36年6月初版

—書名—

掌故小 淞雲閒話

—售價—

—著者—

鄭逸梅

—發行者—

日新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樓323號A

—上海經銷處—

福州路東華里6號 教育書店

中東路209號 正氣書局

... 9號 博覽書局

北京西路614號 宏文書局

中正北二路87號 新甞書店

福州路320號 大眾書局

河南路179號 百新書店

日新版權不准翻印

Handwritten signature and red stamp